

星 生 火

八

月

號

第

一

卷

第

四

期



版出社藝文火星海上

1 9 3 5

錄日期二第刊本

錄日期一第刊本

• 說小作創 • 龍頭 (長篇連載) : 辛爾
 關於造謠事件 : 楊邨人
 青花 : 甘永柏
 廣告 : 潘非
 午後 : 陳瘦竹
 母子倆 : 林希雋
 馬店 : 耶草

• 言論 • 「爲人類」的批評 : 孤鷹
 話劇沒有出路 : 拓人
 「偉大的作品」 : 江遊

• 文散 • 公公回來的時候 : 希雋
 一夥人 : 仵仵
 終南山之夜 : 蒨蒨
 長春道中 : 戴平萬
 白話文的厄運 : 楊邨人
 批評與罵 : 拓人
 兀奮 : 桀犬

• 言論 • 前致辭 : 本社同人
 論翻譯古書 : 巴山
 日譯書不可靠 : 侍桁

• 詩 • 關於勃蘭兌斯 : 侍桁
 文藝創作的若干問題 : 蘇汶
 嚴冬 : 林庚
 壁畫 : 吳汶
 爬行 : 沈聖時
 雨後小曲 : 常任俠
 漁歌晚 : 李心若
 無題 : 李象賢
 港 : 番草

• 說小作創 • 作家的主觀與社會的客觀 : 蘇汶
 我怎樣走上文學之路 : 侍桁
 室家 : 徐轉蓬
 太陽 : 耶草
 廟祝老六 : 方之中
 八珍梅 : 劉飛
 漁人 : 萍草
 被祖國遺忘的人 : 流冰
 五百番 : 辛爾

• 文散 • 大自然的禮讚 : 李長之
 四等車中 : 戴平萬
 拾來的紙 : 高植
 身稅字 : 凌英
 讀者園地
 投稿人的私願 : 張一樸
 賣文者日記鈔 : 青萍
 讀者通訊 (二篇) : 鄭君明等
 附編者答語 (七則) : 巴山
 文壇偶語 (三幅) : 羅士
 文壇漫畫 (三幅) : 羅士
 編輯室談話 : 侍桁 楊邨人

• 詩 • 藍天 : 林庚
 街頭神女 : 王一心
 苜蓿 : 吳汶
 下工 : 柳倩
 路 (長詩一篇) : 番草
 文壇偶語 (七則) : 巴山
 編輯室談話 : 編者



星火

文藝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警告文學編者傅東華……………本社同人(四二五)

● 言 論 ●

- 時代精神與流行病……………杜 衡(四三〇)
- 文壇三家……………巴 山(四三二)
- 備忘錄之類……………柳 葳(四三四)
- 關於大自然的禮讚藉此論到
未名之流的「掂斤較兩」……………李長之(四三六)

藝術之道德的
及社會的任務(居友作)……………于煥璿譯(四六九)

● 說 小 ●

- 相對論……………耶 草(四四〇)
- 鴿……………張一樸(四五四)
- 加克……………郭良夫(四七七)
- 騎士長……………林寒流(四八五)
- 長春老叔……………林希雋(四九九)
- 極物篇……………辛 爾(五二六)

論「所謂雜文問題」……………申去疾(四九三)

● 文 散 ●

- 在海洋中……………流 冰(四六二)
- 打撈……………凌 英(四六六)
- 住宅……………魏竹同(五一一)
- 七十二峯齋隨筆……………李象賢(五二四)
- 蓄(外四首)……………李象賢(四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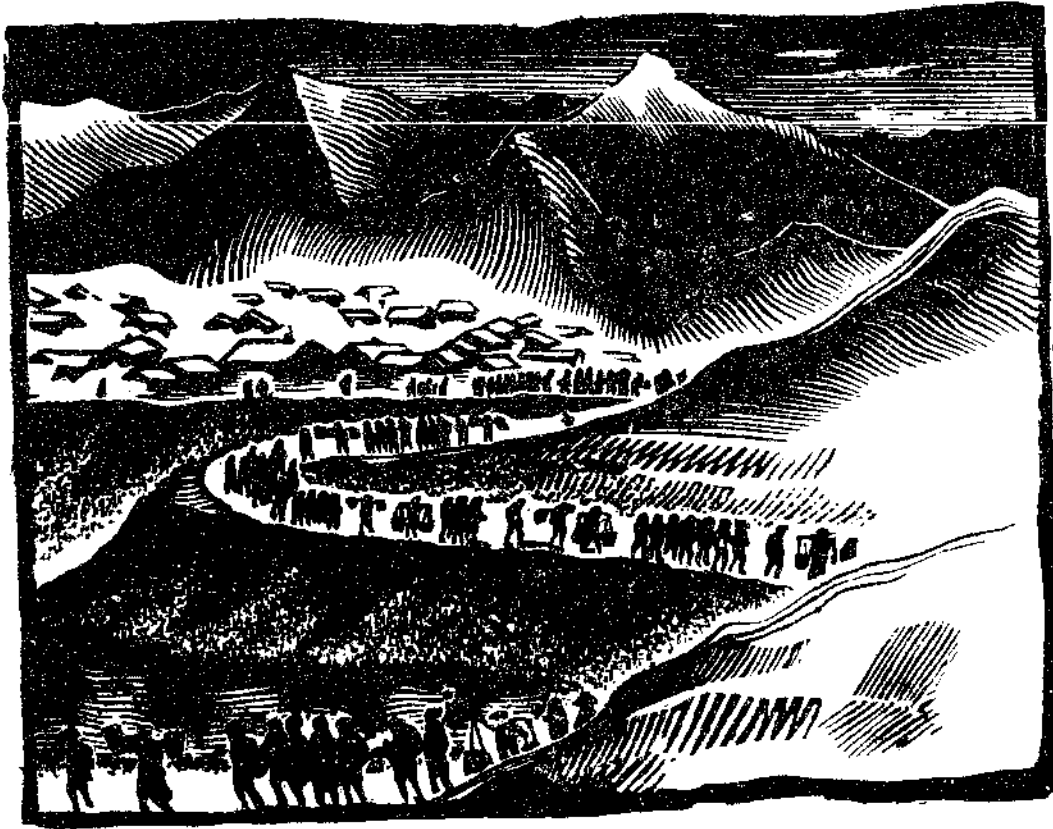
● 歌 詩 ●

- 囚……………侯汝華(五二六)
- 幻想……………路易士(五二六)
- 匯山碼頭所見……………沈保正(五二八)
- 湖邊夜景……………厂 民(五二九)
- 都市之野……………尹 麗(五二九)

文壇偶語(五則)……………巴 山(補白)

編輯室談話……………杜 衡
侍 桁(五五四)
揚邨人

木刻一幀(馬達作)



饑之奔流

馬達木刻

警告文學編者傅東華

本社同人

八月號文學的論壇裏有一篇題名『文藝自由的代價』的文章，署名『揚』字；這篇文章，表面上像是並有所專指，但實際上，卻無疑是隱射着，而且是惡毒的污蔑着我們的星火的。第一，它所污蔑的對象是上海的一種『白掏腰包』出版的文藝刊物，而是由多數同人合力負擔的，據我們所知，那就除了星火之外沒有第二種。第二，那文中有『自己的園地』字樣，并加上括弧，而本刊的確曾表示過成爲新進作家『自己的園地』這一類的話。第三，那文中又說，『他們又有人參果似的主張，就是文藝自由』，這種主張本刊雖然從未提出，但這話又無疑是指着本刊編輯人之一的杜衡，因爲近來並沒有旁的一些人提出這主張過。從這幾點看來，那篇文章是對星火而發，已成爲顯然的，也是文學編者所無可抵賴的事實了。

文學會經聲明，一切編務均由傅東華負責，而從本期起，又將前編者鄭振鐸先生的名字除掉

，那麼這隱名的所謂「揚」某，姑不論是否傅東華的化名，其責任還是應由傅東華擔負，也是毫無疑義的事。

那篇文章是這樣說的：

「他們有冠冕堂皇的招牌，就是不靠書局來出版發行，他們自掏腰包；有如人參果似的主張，就是文藝自由。又有巧妙的自拉自唱的方法：白天見鬼似的說文壇上有什麼秦姑皇，而自許爲唯一的頑強的反對者。這樣，他們自以爲巧妙極了，然而用顯微鏡來一照，卻只是插草標待價而估罷了。文壇上也有買空賣空的經紀人，這是新儒林外史中很別緻的材料。（甲略）海上滑頭商人常有一手把戲，——徵求職員，但應徵者須繳「押櫃」若干元或入股若干元；「押櫃」或「股款」繳進以後，你的職業到手了，而且那「店」或「公司」成爲你「自己的園地」了，但不無遺憾的，不久就以老板捲逃失踪聞，而且你既失了職業，甚至還須負責任。（中略）這把戲鑽進文壇據說卻是最近的事。據說是在學校中廣開法門，凡有投資五元者就可以享受「投稿而且被登出的權利」。（中略）他們居然給青年作家開「方便之門」——先化了鈔來註冊發表作品，不過既然得化五元，那麼出不起五元的青年還是不能沐德懷恩；再者，不知道化了五元之後是否就由這「五元」來代替了編輯先生的眼睛，只要冊上有名概予「榜揚名？」」

而最後那文章是自以為非常俏皮的結束着：

「向來只聽得有人詛咒着文壇上有人把持，以致作品不能自由發表；現在好了，『自由』有代價了——大洋五塊！」

像這一類的話，如果登在下流的小報（較高尙的小報還不至此）上，我們倒可以一笑置之，而現在，却竟出現在儼然『權威』刊物的文學上，這真令人不勝遺憾。

我們星火，因為是自費出版的原故，以前曾向社員徵收按月三元（暫以三個月為限）的出版費，以作基金，這是事實。但是我們對於新社員的加入，向來就十分嚴格，既沒有隨便拉招，亦不會公開徵求，祇以社員的友朋之志於文藝者為限；即在星火出版以後，投稿者或讀者常有來函自願加入為『同人』者，我們為鄭重起見，或祇登稿件，或通信談話，迄今還沒有一個正式被通過，被我們承認為社員，而向他收社員所應負擔的出版費的人；同時，我們星火誰然是略帶同人性質的刊物，但所登稿件，却決不以本社社員為限。出錢的社員的稿件，如內容不佳，仍是不予登載，甯取較好的外稿。星火已出三期，所登載二十餘題的外稿即為明證，事實俱在，決不是傅東華所能任意抹殺的。我們試問傅東華是不是跟這二十幾位稿件被星火刊載的投稿者認識，知道他們都曾經繳納過「大洋五塊」呢？或是知道他們都被我們要索過「大洋五塊」呢？或是知道

他們都被我們拉成（或企圖拉成）社員呢。如果不是，那麼他所刊載的文章裏所說我們對不給錢的青年作者都不給登稿的那意思，便顯然是最惡意無恥的造謠。

該文學編者傅東華，自己既有商人的錢可拿，以編雜誌，理應對於「自掏腰包」的什誌加以同情的扶持，乃竟無中生有地認為是「插草標待價而估」的「買空賣空」的手段，甚至謾罵我們竟會「捲逃」。像這樣惡毒的用心，直同嫉忌同業的書賈，傅東華才是「滑頭商人」型的市僧。自然，傅東華所以出此惡毒手段的動機，我們是清楚的，他是在企圖着破壞我們星火的名譽，使我們為文藝的愛好者所非議；同時他是在企圖着離開我們的社友，使本社無形消滅，以達到他的統一文壇的卑劣的野心，所以他才採取這種下流的手段，竟在文學上刊出了這種稍有自愛心的人所不屑為的文章來！

據說，青年作者們為苦於各「大」雜誌的門羅主義的壓迫因而自己湊錢辦刊物，即使同時還請求同情於這態度的文藝界同志給以經濟上的幫助，或甚至於募捐，（以前新詩歌社辦新詩歌月刊即是湊錢與募捐的），祇要這個錢並不是拿去飽私囊，便都是極正當的事。而我們星火在創辦的當初爲了籌劃印刷經費，我們同人却還甯可自己節衣節食，在窮困的生活費用中勉強湊出這錢來，輕易不肯向外人要求幫助。因此，星火竟籌備半年之久，始行出版，出版之後，依然經濟困

難，社員除無報酬地供稿之外，不時還要繼續墊錢。我們爲維持星火，所經過的困苦艱難，決不是坐在安樂椅裏替商人製造利潤的編輯家所能夢想得到的。乃事至今日，我們的態度，不但不能獲得所謂『先進者』的同情，竟還受到無理的侮辱，酷毒的破壞，那真是凡有血氣的人都所不能忍受的。因此我們特在這向該文學編者傅東華提出嚴重的警告！

傅東華是故意在文章裏不顯地指明星火，以圖逃避法律的裁判；但是，雖能逃避得法律的裁判，卻逃避不了正義的裁判。他不要在得意忘形之餘，以爲弱者可以任意的欺侮，壓迫，甚至於污蔑；他應該知道，祇要我們還有嘴，祇要我們還有筆，祇要我們還有爲正義的憤怒，祇要我們還有抵抗暴虐者的熱情，事實俱在，我們是隨時都可以大聲疾呼，請全國的文藝同志們，都來清清楚楚地認一認傅東華，他這猙獰的市僧面目的。

傅東華既然知道有人認他所編的文學爲文壇的秦始皇，那麼，我們正可以在這裏告訴他，即以強秦兼併六國之雄，亦還不能把手無寸鐵的陳勝吳廣壓服下去啊！

論言

時代精神與流行病

杜 衡

「時代精神」這個字，本來曾經是一般人所樂用的「口頭禪」之一，不過因為名詞也有流行性的原故，近來是比較少用了，它已經成爲不甚時髦的東西。但這個字表面上雖然在逐漸死去，而它的精神，却仍然憑着別一種表現方法繼續存在。譬如現在說：「適應大眾的需要」仔細意味，那意思也跟前幾年所謂「把握時代精神」沒有什麼大的區別。不過因爲「大眾

」二字流行，文章裏多用一些，自然會在不知不覺之間顯得漂亮一點。理論的修正往往祇是一套名詞的改變，於本質上本沒什麼顯着的不同。

我們現在且不管它應該說是「適應大眾的需要」或應該說是「把握時代精神」，且放開名詞的糾紛，談談這口號的本質。

自然，這個話如能夠正確的去理解，那無疑是正當的，而且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是正確的。不過，我們發現它被正確的理解的時候是少，而被誤用的時候却是多。它是慢慢的有變成「趨時」或「迎合一般嗜好」這一類說法的同意語的危險。因爲現在，一般人對於「我們這時代的精神是什麼」的問題，或「大眾客觀的需要是什麼？」的問題，並不能憑着自己的精密的認識來解答，而祇是張開眼一看，什麼東西流行，那麼他認爲那東西便一定是「合乎大眾的需要。」

定是「合乎時代精神」了。他根本沒有想到，像他這樣的拿流行爲自己的意志，他真能把握到時代精神的機會是非常少的，倒是染到「流行病」的機會却是很多。

一時代的文學所流行的風氣，有時候是的確可以代表着這時代的精神，到後世，即使這時代是過去，而它的影響是留存着。但有時，這風氣卻也會祇是一種毫無理由的流行，等到流行一過，即成爲歷史上的陳跡，不復爲後人所記憶。我們追溯到過去，文學的黃金時代往往是合乎前面的那種條件，但有些冷落的時代，在當時，也未始不是有着它獨特的盛極一時的流行，普遍的傾向，但我們却會覺得那時代是冷落了。對所謂「時代精神」，黃金時代可以求諸「朝」，冷落的時代却祇能求諸「野」，祇能讓後人在不爲當時所注意的作品中去發掘。

我們對於流行，是應該極精密的去判斷，去選擇的。甚至，對於同一個東西，我們還應該辨別出其中那一種成份是好的，是合於時代精神的，應該接受，那一種成份却不免祇是一種流行病，應該去掉。而更重要的，乃是這種判斷，這種選擇，是必需根據於我們自己對於這時代的認識。

文壇三家

巴山

有人在分析中國文壇，說是「暫時大約還要被兩大類子弟，就是「破落戶」和「暴發戶」所佔據。」而說「暴發戶」因「時勢的飛速的變化」，「暴發不久

，破落隨之」，又多了一戶——「破落榮發戶」，故曰「文壇三戶」。結論是：「使中國的文學有起色的人，在這三戶之外。」然而，我於此有感焉，作文壇三家。

那三家？教授作家，版稅作家，編輯作家是也。

一般的講，「凡是弄筆墨的人們，他先前總有一點憑藉：不是祖遺的正在少下去的錢，就是父積的還在多起來的錢。要不然，他就無緣讀書識字。這是不錯的」。但文壇上的作家之所以成爲作家者，却并不一定因爲他先前總有一點如上所述的憑藉，如得了官費出洋留學鑲了金鑲了銀回國以後弄筆墨成爲作家的人，他就不是憑藉着「祖遺的正在少下去的錢，或是父積的還在多起來的錢」。這一種人，他所憑藉的是作教授，——因作家而成教授，或因教授而成作家，無以名之，姑且名之曰，教授作家。教授作家

著作成書或是作雜誌的撰稿人，廣告上必登他的頭銜曰某某大學教授，以資號名而廣招徠，至少他的學生亦買得一本，生意是比較沒有頭銜的勝一籌的。這在商業的生意眼上，教授作家作了書店老板販賣的野人頭。教授作家既然成了書店老板販賣的野人頭，而之所以能夠成爲書店老板販賣的野人頭者，在於有教授的頭銜；這樣一來，教授是喜歡弄筆墨出賣貨品希望作爲作家，而作家亦喜歡到處鑽營企圖成爲教授的。如今此風已見日長，影響到教育界的行政上去了，教授作家不但成爲書店老板號召顧客的野人頭，已經成爲學校當局廣招學生的野人頭了。因此教授作家亦名曰野人頭作家。

教授作家於學校中得巴結學生（如看戲吃飯之類），奉侍當局（如送禮應酬之類），生活亦很苦，文壇上另有一種作家，自由自在，優哉遊哉，出則「雲

飛「汽車，住則洋樓整座，不但不用巴結人，而且有人去巴結他，甚至有的還成了「文壇聞人」收徒弟作「老頭子」，他是靠版稅過活的人，名曰版稅作家。這一種版稅作家，名利雙收，倚老賣老，不幹創作，而且利已得，名更重，雖生活已如貴人，言論編要激昂，而其實正是掛羊頭賣狗肉，欺世盜名之輩吧了。照「文壇三戶」的說法，這一種人可以說是「暴發戶」，他們「意在用墨水洗去銅臭」，「以自附於「風雅之林」，又並不想另換一轍，因此也決不標新立異，」只是一味跟着激昂青年亂喊亂叫；「但仔細一看，却是屬於別一本戶口冊上的，他究竟顯得淺薄，而且裝腔，學樣。」在激昂青年看來，大模大樣，儼然導師，而他們見算計已舊，莫不「沾沾自喜」，比較教授作家於名於利都是居於上風；而在書店老板的眼底看來，亦是足以號召主顧的野人頭作家了。

版稅作家之勝於教授作家誰都知道，但兩者彼此各自奔向前程了無交涉；與版稅作家及教授作家有密切關係者，又有編輯作家。編輯作家者，有因作家而成編輯，有因編輯而成作家；其以作家而成編輯的人原本還是一個作家本文不論，只有因編輯而成作家的，才是特殊的人物。這一種人本來不學無術，創作既沒有，理論亦不懂，只因善於逢迎拍馬，侍候於版稅作家教授作家之門，偶得機會，作為編輯，拉得版稅作家教授作家的片言隻語短文小篇以後，大登廣告自吹自擂，而自己的不像樣文章合野人頭作家的在一起，自己便亦馬上登龍名列作家之林，「小篇三」一躍而為「暴發戶」了。從此以後，不管自己辦的刊物兩三期而夭折，但投稿雜誌，廣告大吹曰某某刊物編輯，頭銜既立，編輯作家的盛名亦遂赫赫然炫耀於文壇之上了。

然而，文壇三家最可憐者厥唯編輯作家。這一種人對於野人頭作家侍奉唯謹固無待言，甚至還得拜老頭子，自認門徒；但如果稍一不慎，有所得罪，那就磕頭哀求，亦是很難給你面子的。比如他再要野人頭作家的稿子的話，給是給的，却無端應該忍受一個「情同綁票」的罪名，成了噁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論「文壇三戶」者結論是「使中國的文學有起色的人，在這三戶之外。」如今三戶之外的文學求之未易得；無已其唯求諸三家之外吧。

備忘錄之類

柳 葦

一九三五年的藝壇，由業餘劇人於演出娜拉時，提出作為中國婦女的備忘錄一語，這備忘錄就可成為藝壇上的某一作用的妙語，至少在跳加官這齣不出聲的戲，也可加以備忘錄之類的字眼，而被提高至若干程度。

「備忘錄」，不錯，提出來似乎還很客觀的自白。當着大隊人馬在十字街頭上，趕着婦女回家庭去的反常時代，叫女子去建起個人人格的防禦線，是頗吻合國聯在中日事件之後所提出的備忘錄的情調。不過，打脈不開方的易卜生時代，已成過去的了，正如一般人所說的易卜生給他的時代限制到只有那樣的認識，所以娜拉就成功了他的最高水準。現在這個時代，要合着備忘錄的本旨，是應該指示女人去建築多方面的防禦線；明白說，就是除了個人的，家庭的種種壓迫以外，還有更劇烈的社會的人吃人的制度下所產

生的多樣性的壓迫，做時代的娜拉的應如何去認識。

備忘錄的提出者，在說着強調了柯樂克和赫爾茂，娜拉和林敦夫人的對比，來打破這個劇的沉悶以後，還說要在「演出上」有了極少的變通「來」適應現代觀衆的理解，「並且不肯」做易卜生某一些成爲問題的思想作了應聲蟲，可是這些提出，不特不能射着真靶子，就他們所認爲目標的假設敵的近身紙靶，亦還差得一些。

這裏，除了所謂「強調對比」「打破沉悶」的劇本之問題的思想範圍內，得由導演予以若干寬度的放大不具論外，所謂「現代觀衆」的類型，究竟被塑成什麼樣子，這是我們不能不予以注意的。南國社時代，一個士兵會提出「你會在顛標中提出遺產制度的問題，還有勇氣去提出私產制度的問題麼？」去質問出演，現在隔着這麼多年的時間，被備忘錄提出者所塑

出的觀衆竟是需要「問題的思想」的應聲蟲以外的變通，才能有了解，這不能不說是奇蹟之奇蹟了？

在過去，建設大眾語，建設普羅文學，或者建設什麼大眾文學，畢竟在書房內創造出來的大衆，並不像書房以外的大衆，於是文學到了大眾手裏，還是只有學院出身的大衆才得懂。隨後就只好詛咒大眾不靈了。

我們的文壇有提拔作家的編輯老爺，可是轉個屁股，却又代表了所有的讀者，否定農村題材的存在，甚至於連措理題材之自由權也被否定。這種出於一型的「適當現代觀衆的理解」的包辦勢力越發展，我們的文壇和藝壇，越有被擠入牛角尖的危險。

客觀力量，潮湧般沖到我們的編輯家的象牙塔邊來，我們的編輯家還是未肯睜開眼睛，那末鄂省七百萬災民的題材，即要作爲題材備忘錄而「登記」，也

怕是遭到「毋庸多說」之批評罷。

要澄清文壇和藝壇的污濁，先要不在自己警戒線內，設下虛擬敵，亂攪一場。

關於大自然的禮讚：

藉此論到未名之流的

「掂斤簸兩」

李長之

大自然的禮讚，是我的一篇散文（發表在本刊第二期上的），但這關於大自然的禮讚，却成爲一篇論文了，也許有人以爲是雜感的吧；然而我不那末想，這總是自己看着自己的東西鄭重之所致了，但另一個原故，却是由于我最近的一種覺悟：往常每以爲敵

人有大小，拍一拍蒼蠅是還不足以列爲同處除三害之類的事件的，但慢慢知道是錯了，美好的東西，便是被蒼蠅給沾污了的，而且他們有「羣」，一個沾污不算，又統統來沾污，我的好好的白書，就有牠們的許多黑點。不過我身受其害的，却還不是蒼蠅而是臭蟲，其陣法不同，我曉得，而渺小，卑劣，却是可以相提並論的。我原先以爲有什麼功夫收拾不了，再說所有的功夫作什末事不比捉臭蟲有價值，然而慢慢成羣結隊的向我襲擊了，白天不出來，好像用假名的英雄，攻擊是在暗處；而且略一審視，牠們就躲在衣被的褶縐處，彷彿又頗文雅了，它們自然也有言語，然而太小了吧，我們總聽不清在說什末，只是從姿態上看起來，大抵既愚且妄，十分暴橫，又有些糾纏，倘若「盡各言爾志」起來呢，則在像賺錢的雜誌，是吸取人們的一點血。我厭憎是厭憎了，然而偏不回應，

這點固執就又不是功夫問題了，乃是；「看你怎樣」，而給這些渺小的敵人以從容佈置的機會，說不定因此而受唆了，我却像一個旁觀者，覺得還略有一點滋味，——可見自己對自己有時也是「隔岸觀火」；然而借此賞鑑愚忘，渺小者的嘴臉的意思，却也未始沒有的。

這樣，我鑑賞到了有化名「未名」者在太白第二卷第十期的對於我的大自然的禮讚的「掂斤簸兩」了，果然用了假名，是「未名」。一看「掂斤簸兩」這四個字，似乎是頗客氣的，好像說並不是大舉，只是一點小挑剔而已，然而我們仔細看的結果，却仍然是在自吹，那裏是「掂斤簸兩」，乃是比「斤」「兩」還小的分量；用成語說，就是商人市儈所慣了的「計較錙銖」。然而就這回的「掂」「簸」論，却是錙銖也沒計較得着的，乃是「無理取鬧」。

因為，照了通常的陣法（用得着陣法兩字了，如臭蟲之陣法不同于蒼蠅的陣法的陣法），是對於排印錯了的字，加以奚落，上回周木齋先生攻擊我的批評梁實秋就是咬定我援引孟子的話，把「以意逆志」的「逆」字記成「迎」字的可笑的，這名文是見之于太白第一卷第十期，不知爲什末隔了一卷，又到十期了，而未名先生的攻擊，却竟連周木齋還不如了。好歹周木齋是根據我發表出來的文章的，雖然咬錯了衣角，倒使讀者看了，還像不枉費猜猜之聲，未名者却更低能了，在本文裏喚不出什末來了，連排印的錯字也瞧花了眼了，於是轉到新聞紙國內要聞上去，于是看到「水災淹沒了半面江山」，於是再一轉，也許轉到社論版上去了，便來了個「國難臨頭」，這樣就對我如以諷笑了，指爲「隔岸觀火」，似乎是水災和國難，都是因爲我寫批評；最後乃惡狠狠地說，我是「

自由自在地在北平寫着天才的批評文章」了，在北平也成了罪狀，從前的殘暴的君主不過罪及九族，但這回却連同一地方住的人，也連累了。

不多日子之前，新月派詩人方瑋德死了，便有不少的應景妙文。其中有一篇是文學季刊的編者章靳以先生的，要義是在指明方瑋德死前一位好友並未到場的可惜，不用說，是怕死人把這件恩怨忘却，特意代為記憶了的，我就驚嘆慣于挑撥離間者之用心，真是至矣盡矣了，但也不如宋名者。因為章靳以的辦法，充其量，不過護方瑋德化為厲鬼，向那一人報復而已，宋名者却是讓是災民的知道我在「隔岸觀火」，讓不是災民的知道我消閑，而災民與非災民倘若一欲作志士，則似乎我是置「國難臨頭」而不顧的冷血動物，于是，滿意了吧，而「拮斤鐮兩」成功了。

只可惜一件事，就是宋名者所葬的，並不是我的

文章中所有的。所以以心迹而論，固然好像比章靳以雄大了，以技術論，却是不如周木齋。

以中國與西洋比，西洋的文學家是容易對大自然有所了解的，我們看歌德有多少論自然的文章，即在創作小說中，也不時流露對於大自然的感印的意見，中國的文學家却注意的是人間的事情，而且極其瑣屑，極其鄙俗，大概只有如章靳以之挑撥死人恩怨，如周木齋之指責排印錯字，如宋名者之揀空的「拮斤鐮兩」，才庶幾乎免于「隔岸觀火」的過咎。

這也是愚忘者慣用的一個例子了，你作一件甲事就問你爲什末不作乙事，反之亦然，所以愚妄者永永嘵嘵不休，小規模的則是這類的「拮斤鐮兩」。然而抒寫抒寫我在陝豫之遊的對於自然的觀感，竟責問到國難，水災上去了，這似乎也是只有「前進」的愚妄者才有這副本領。普通愚忘者，是「愚」不到如此，

也『妄』不到如此的。

我寫到這裏，本來還有許多話要說的，因為感到未名者之流是必不放過的，『不可與之言而言，失言』，于是我就暫且留下了。只是學了惟一捉妖的方法，我要指明未名之所以如此，不過因為前年文學創刊號出版時，我指出了他們『一張菜單』的荒謬來，就一直悻悻然到如今了，此之謂令其『現原形』，我想今後就不至再作怪了吧。然而，我是並不如紳士名人之流，說什末下回我可不答覆了，那末涵養，那末作

優的，至于一定等一槍還一槍，當然也還不肯出那末大力，原故就是在我覺得敵人太渺小了時，是不大去理會的，因為費了功夫，也有傷幽默，倒是從容鑑賞的好。一旦高興，就也戰一起，對于蒼蠅，臭蟲，未名者，是一視同仁着。希望某先生還來『搗斤簸兩』，否則化許多假名，或指使若干小卒都來也無妨，說句令某先生掃興的話，我却也可以不管，因為，我還會『隔岸觀火了』。

念四年八月十五日

相對論

耶 草

這是一整個馬家屯人們所公認的：金山是個無用的兒子。

晚餐畢，飯碗一丟，他便邁著大步若無其事地向那莊外走去，面帶喜笑，有如閒散的公子哥兒。

有著一個冬瓜似的腦袋的馬大爺，當兒子向外走去，他是輕手輕腳地跟著，躲在鄰家牆角一邊，用猜疑的目光凝視著兒子的背影漸漸消失。

起初，金山左膀子中了彩，從活埋了二百多人的泥坑，被外人認為是死地的那兒逃回來，周身敬憐，

形狀狼狽。而馬大爺卻像一般的父親似的，給這受了傷的兒子安慰，拿歷年縮衣節食所積累起來的一點私蓄給兒子診病，讓兒子睡在屋內最好的地位，喫著自己向來捨不得喫的食物。待兒子的傷勢慢慢痊愈，馬大爺那對由於過勞而減褪了光澤的眼內是流露著慈祥的喜悅。可是，兒子一叙起叔父和哥哥的遭遇：那同著兩百多個弟兄，葬在泥溝裏的活埋；馬大爺便立刻變了副陰沉的臉像，一言不發，白瞪了眼，直望著遠處。好一會兒，纔輕輕地，以那失望中尚有一線希

望的語氣讓道。

「你總算是回來了。……」

然而年輕人可老沒個準兒。……

傷一愈，馬家便摸不著金山的影子。做父母的每餐飯全等候著他，情念和顧慮著兒子的行止，祇稍聽見一點兒響聲，從黑暗的深夜，他娘便很快地跳起床來詢問。

直到第三天，在那飄落著微雨的黃昏裏，金山纔

頓頓地撈回家。

爲了過於興奮，娘突流出了眼淚，她一下拉住了兒子的手。「乖乖！當你又是……」

馬大爺一半動氣一半關心地問道：

「劣種！罪還沒受夠嗎？……」

「是到外祖父家去吓了。」

「歎三天，你幹什麼來？」

「抹幾回紙牌。」

說了，兒子趁勢溜到廚房去，娘跟著。安詳的態度，使做父母的並沒生什麼疑心。

停不到幾天，金山在做父母的不注意中又走出去。這以後，常常是如此。黃昏時走出，夜半或者傍晚回來。每次出外，三天，也許五天纔回家，至少是一個通夜。到了家，一若平時一般，安然無事地坐在地，和做父母的談天。

習慣地，當兒子向外走去，馬大爺老愛輕手輕腳地跟著躲藏在鄰家牆角一邊，貯望著消逝在黃昏中的兒子的背影。然後低聲卻粗暴地咒罵起來。

「賭鬼呀！賭鬼呀！」

幾個月後，親戚，鄰舍們和馬大爺一樣，鄙夷地，大家一起咕咕著金山的行止。結論是：像金山這樣年輕人，是個十足無用的兒子！這話，首先是由他父

親嘴裏吐出來的。

他！馬大爺，這個五十以外的老人，性情溫和，而且可親。體軀魁梧，生了雙粗大有力的手腕，一個東瓜似的腦袋。待人們好意地問起他兒子的行踪，他總是搖著腦袋回答的。

「那個沒出息的嗎，賭啊！」

恰和平時相反，他一點沒有笑。隔上一兩分鐘，他又接著說：

「往常呢，他哥哥跟叔叔在時，什麼事全用不著我來吩咐，該做就動手。活兒做得敏捷，也乾脆。現在呢，好的偏死了，祇剩下這個可惡的孽障，游手好閒，整天賭博。飯還不能管他喫，還有衣服。我說啊，養狗倒還可以看家，要兒子……」

不等他說完，人們便明白他話的含意了。於是，大家同聲勸告著。

「年輕人大了就會變好的。」

「你得好好地說說他啊！」

兒子是照例地時常走出，邁著大步若無其事地離開村落。

但是，待小麥垂了它細長的葉子，呈現著成熟的狀態，黃了的一片歪立在田中時，金山一天到晚在家裏，取這拿那，幫助爹娘做活兒。

太陽還沒爬上地面，金山便喘起來了，拭把臉就動手作事。但一遇著馬大爺，他總現出不信任兒子的神情，調笑著：

「起來幹什麼呢？太陽還沒晒著屋脊子啊！」

像往年，兒子們不在家，收穫和下種是全依賴著戚友們幫助；二十來畝小麥，老夫妻費盡了心力一日也不過割下來一兩畝，眼看著成熟了的麥子一粒粒跳到地上，然而又非到這個時候戚友們都顧不得來，他

們是割完了自己的纒會過來；馬大爺心上給無數的針尖子刺著似地，落一粒麥子便痛一次。可是這番有金山做助手，不到三天小麥就一起搬進晒場了。

從事實裏挽回了馬大爺對於金山的失望，他是重新恢復了對兒的疼愛。

然而當晚風帶了田野的氣息送了過來，他們父子赤著上身坐在晒場上，叙起閒話；兒子告訴他許多時局的新聞：到處是義勇軍的抗戰；鬼子在那兒屠殺了老少又強姦婦女；人們，恨鬼子就恨入骨髓；而這馬家屯雖尚沒有捲進戰爭漩渦，在不久的將來，所有的居民，會在鎗和利刀的監視底下，一個不留的被撵掉！這以後，當然祇有在陌生的異鄉飄流，或者，在破廟裏安設臨時的家；平野上支起火灶，撈著飢瘦的身子逃亡！

「是從糞堆裏拾出來的嗎？爲什麼好話都從你嘴

裏說出來！」馬大爺暴戾而且鄙夷地說。

「你還沒有聽我說明白啊！」

於是，做父親的再扭過剛纒調過去的腦袋，看戲似地把視線集中在兒子臉上，祇稍微留點意，便可發現他是帶幾分志氣的。兒子態度沉著，非常有次序地說著他要說的話。

「這全是替別人忙啊！」開始是這麼說。

他重重地吐口唾沫，接著，他說道：如果當真覺得現在是真命天子出現了，那完全是一種很大的錯誤。而現在的天子只是木頭般的玩藝兒呀，一切全依賴著鬼子的扶助與指揮的。說減少稅租嗎，那幾乎完全是騙人！況且，這馬家屯，地位處得尤其危險，在不久的將來，這兒，甚或一千里以內的地方，所有的居民，準會在刺刀尖監視底下，一個個離開經營了人老幾輩的家。去處嗎？怕只有天纒知道。然後，江那邊

的人成批的佔住了我們的房子，他們自己的家呢，是留下來給鬼子去住。

「這算是什麼呢？」出乎意外的，馬大爺忽然這麼發問著。

「是，是，」金山想了好一會，面上有著發愁的樣子，「是殖民政策啊！」

「芝麻盛草。」老人笑了。

「不！你聽錯了。」

兒子也給馬大爺的誤解逗出了笑。然後，他以一種莊重而且嚴肅的態度，解說著什麼是殖民政策。

金山很費力的述說，却祇換得了老人冷笑的代價。而馬大爺又斜著眼睛瞧望兒子。

「那來那麼多鬼話啊！」

「什麼？」老人們執拗，使兒子突地感到厭煩，他聲音裏稍微裏點怒意。

「我是說，你少說些鬼話！」

「鬼話！」

「對啦。真命天子而前不准胡說的，你不怕雷轟嗎？」

「雷轟麼？」兒子的態度漸漸輕鬆下來，對於自己爸爸的幼稚是禁不住內心裏發笑的，「是您老人家做夢罷！他，那個鬼子的影子，就為著說他雷會轟麼？天曉得！」停什麼一兩分鐘，接著：「爸爸，你說，他好處究竟在那裏呢？」

「哼！多著啦。你知道麼？每個真命天子出現，國泰民安。現在不正是麼？今年，不整整只纔要過一回稅麼？比起……」

「人家初來呵，這是玩點子。」

老人吐口痰道：

「沒你懂的多，劣種！」

「空口說白話，那是沒有憑據的，爸爸你記著，我說：我們的痛苦在後頭哩。」

「嘩，記著，就記著！」

馬大爺意氣地扭過腦袋，不看也不理會兒子了，這光景差不多，延長到半點鐘，直到他去睡，口內纔咕嚕著。

「真命天子出現，國泰民安。毛頭小子知道什麼！」

自這天後，他們父子間自然滋長起一種互相對立的形勢，各人就如前線上的兩方戰士似地，都緘默着。祇要一有機會給他們講話，而無意中牽涉到從前所談的那問題上時，馬大爺立刻就會像炸彈一般，開始那執拗的爭辯。這與其說是他們父子間情感的不合，就不如說是新舊思想相對的背切了。

麥季剛剛過去，隨着落了一場非常適時的小雨，

高粱飛似地長起來，綠的稈，綠的葉已經邁過人們的頭頂。對於這突起的青紗帳，馬大爺父子全有着那種由於興奮而流露出的真實的愉快。

天黃昏，金山又偷偷地溜出去。

天明兩個漢子將他架着回來，衣服骯髒破爛，滿身火藥味。左胳膊受了傷，白天也躺在家裏，呻吟，輕聲的叫罵。

一個麥季勤勞，金山漸漸地消去了不好的混名。鄰舍們的長輩或婦女，已由鄙夷地瞧視他恢復到看重，大家是用看好孩子的眼光來看他。一個老頭兒，坐在榆樹根上喫午飯，對着相距不遠的馬大爺微笑着說：

「我說罷，兒子長大就好了，可不是，看你家金山。」

在預料中，老頭兒原以為馬大爺必然有一番謙遜的

回答，可是結果呢，只是冷冷地一笑。

有位算命先生，掛着辨別路途的竹桿，從通到市鎮的官道兒上拐過來；馬大爺和另外一位老頭兒遠遠地就招呼着。

「張先生從鎮上來嗎？」

「是啊。那裏出了亂子呢。」

「什麼？」

「鐵橋炸啦。」

「這準是些年輕人幹的。」

「義勇軍啊，不是他們是誰！」

「年輕人啊，平安日子全不準人們好好地過的

！」

馬大爺是踩着腳說的。

第二天一大早，人們纔端着飯碗蹲在牆跟旁邊兒，遠遠地搖幌着三個身形，彷彿將向他們這兒來的，

模樣是愈看愈清楚了。

三個人，走路的樣式有如討債還走的債主；驕傲，趾高氣揚。細看時，可以分辨出來：兩個保長，一個大兵。

馬大爺很有禮節的迎接着他們。

「老總早啊？有什麼貴幹？」

那個老總沒有理他。接上說話的是保長。

馬老大，你早是知道的，現在的義勇軍，到處……」說錯了似的，很快就把話收回來。「現在的匪呵，到處都是的。前天夜晚，竟然將鐵橋炸斷！這還成個什麼樣子！隊伍呢，人分配不開，而且地方也不爲咱們熟。所以上邊有個命令，說像古時候征兵一樣，咱們這兒，誰家有兄弟兩個呢，就得派去當兵。這原因當然還是爲了我們自己，你想想，我們有誰不願意過安請日子呢。」

「沒有兒子呢。」

「自然可以不去。……」

「祇有一個兒子呢？」

「如果祇有一個兒子，話是這樣的：乾當兵去更好，不然，就得跟沒兒子的辦法一般，要出一個人的錢，噉，說錯了，——你們只須出一半。這是上邊規定的。」

「一半是多少呢？那一半誰出？」

「一半嗎，噉！二十五塊。那一半是，是由地方上籌。」

「噉！可從來沒見過這樣鮮事！」老人緊鎖眉梢，是種不快的樣子。沒兒子還要貼錢！是想欺咱們老實人嗎？」

老人直爽的談吐，使保長感到侮辱自己那樣，立刻，眼睛發呆，面色飛紅。

那老總又插上嘴來了。

「不——准——你說話！」

馬大爺可沒把鬼子兵放在心上，這一來，那有着和氣的本質的他也難以制止得住動怒了。

「現在天下太平啦，真命天子就要登極，我不信會……」

「怎麼，你以為我是騙子嗎？」

保長氣憤得口吃，簡只說不出話來。他在捲袖口，做出要打人的神氣。

老人依然是一點不留情面的嚙噬着。

「君子怕什麼？賊心才虛哩！」

保長目光遲鈍，眼白通紅。可是他並未失去感覺；一對着大兵，是在本能的地方眯着眼睛，那傢伙會意後直衝到老人面前，拍地就是一個耳光，

「你要——造——反嗎？」

儘管打，馬大爺可仍然據理爭扎着。鄰舍一個個走來，觀衆們也就漸漸加多。起先呢，大家祇是聽着看着；處在這歷來平安的場合，憑着各人的那顆光明的心：對於這，我們認爲似乎是違背天子意志的逼款舉動，大家早感到不平了，加之老總這末一揍人，大很便騷動起來。

「不講理麼？」

話好慢慢說啊，動手做什麼？

「少和他們嘮叨！把姓馬的帶着！」另一個保長着說，他伸開右手，對着許多觀衆告訴你們，我後天再來。要出錢的你們得爭先準備好，不然，馬老大就是個例子。」

說過，夾着馬大爺踏上官道兒，走了，大家肚皮裏注滿了怨恨與惱怒的火藥，只一觸便會爆發的；然而現在，這上面還糊了層薄幕，那便是：他們對於天

子的信賴却並未完絕望；剛纔的事變，說不定祇是保長們搗鬼。於是，大家吊着悵惘的眼臉望着馬大爺走去。

喫中飯時，馬大爺低着腦袋從路上，拐過來，慢頓頓，一步一歪地，如同負了傷的戰士。鄰舍們早進不下食物，丟開碗筷，接上去。

「到那裏去了呢？」

「局子裏。」

一證實事情是真的，大家便緘口無言了。一種真實的絕望使他們深陷於極其悲哀的境遇裏。你望着我，我瞧着他地儘呆着。

「打人麼？」

「你們看啊，鞭子呢，老人露出他的傷口給人們看。」

「後天津來麼？」

「當然。」

在夜裏。

馬大爺負了傷的身子躺在牀上，週身發熱，筋骨酸痛，傷口尤其難受，他怎樣也睡不熟。他太息，不斷地輾轉着，思想像干的海潮似的湧上來。這一次，由於他信賴天子的心過切。和他們爭辯他是以天子的公平來作為根據的，但是結果，天子的部下却認為他是瘋子，而且爲要逼疑，於唾罵之後，又加之一頓毒打。

經過一陣猛烈地帶了氣憤的思想，他的神經緊張，頭暈目眩，眼前是成千累萬的金花。在裏面，有天子的皮鞭，打手，審判者面相的；接著：一些含淚求救的人們，那麼一大堆，與開了雙手，用盡了力量吼喚，祈求！眼看著這些傢伙子的被難：一割一割的泥土揮到他們頭上，幾百隻含滿了淚水充盈著恐怖的眼

珠子閃爍著，這中間，有他弟弟的，有大兒子的。……一些這，可更加深了他的苦痛。

過了好一會兒，他的神經纔漸漸鬆弛下來。人一清醒，實在這樣的境遇，可更覺淒傷了。他立刻感到自己可憐，以一個五六十歲的老人，尙遠不及兒子對人生對社會認識的清楚！他痛恨自己心腦的仄狹，自兒子受傷後，他是不會去理會過的；想起了已往對兒子的態度，自己更是傷心！兒子不常說嗎：「人家初來呵，這是玩點子」，「我們的痛苦在後面哩！」這話才說了幾天呢，就竟然兌現了。

馬大爺慢慢地坐着起床。再慢慢地踱到金山床邊，坐下來。

「金山！」

「爸爸！」金山知道爸爸受了傷，夜裏並沒能合眼。

「我說，我覺得我素常認的老理錯了！」
沒回答。

忽然，一股火藥味冲上老人的鼻腔，他歇斯迭里

地問道：

「孩子！那大橋是你們炸的嗎？」

兒子依然沒回答。半晌，金山纔說話。他告訴了爸爸人家爲什麼炸鐵橋，用意究竟在那裏，他並沒談到自己。可是結論是這未說的：

「人家死了，全是爲了我們大家呵。說起來，炸了橋就不妨我們了嗎，也不是；這樣做，一則可以替大家出出氣，二則可以叫鬼子知道我們並不是沒力量！……」

「這辦法，我這會兒有點覺得對了。」

兒子繼續著道：「比方，今天他們來要錢。怎樣也是不能給他們的。要是給了我們，待會兒逃荒我們

喫什麼？我說的逃荒是指我們掙掉以後的日子呵。這是很難料到的，說不定就是明天！什麼真命呀，天子呀，全沒那回事，鬼子說怎麼就怎麼。」

「對啦。」

被吵醒了的金山的娘可說了話，她是那麼溫和

地：

「睡罷，話留著明天說好了。」

天纔發亮……

老人忘了痛似地從床上跳起來，用手中拭去眼屎，拉開門拐出去了。鄰舍們正蹲在門外洗臉，他跨大了步子走向這羣人竊。

「明天就來啦，怎麼辦那？」

人們全明白他是指昨天那批人。然而大家是愕然著，誰也想不出一句適當的答話，因爲馬大爺的被打，索款者明天的到來，自己的命運，這種種，早

將他們的神經攪亂了。

「我說呢，如果祇繳這一次，那還沒有什麼；可是。你能保障下個月或者下半年不討第二次嗎？……：……唉！」馬大爺說話時的臉色很難看：蒼白而且無光。

聽眾們依然沉默著。於是老人再說下去。

他將金山的話有條理地告訴了鄰舍們。他的聲調很低，內裏滿蘊了真實的悲痛：這充量使這些忠厚無主張的人們更其傷神了。

「你們相信我的話嗎？」

「當然相信的，是大爺說的啊！」

「不由你不信，說不定什麼時候會臨到我們頭上來！」

「那到底怎麼辦呢？」

大家共同地，有著那被撞掉的苦痛的預感。

「不繳呵！」老人揮著粗大的右手「大家不繳呵，看又怎麼著？繳給了人家，我們將來逃起荒來喝風嗎？」

「對呵！」回答著，彷彿語音裏尚存留著顧慮與畏縮。

到約定的日子——

那些傢伙來了。這回只二人，一個保長。一個大兵。

照時間，人們是應該往田裏料理莊稼去了。然而，大家沒心外出，似乎已經有了周密的準備，在等待著機會的到來了。大家散坐在門口和場上。

那兩個傢伙帶了惡意，直奔向馬大爺面前來。

「喂，你準備妥當了嗎？」

老人沒聽見似的望著兒子。

索款者怪沒趣地退後兩步，拐到面外幾個人面前

站住，由於剛纔的打擊，他改變了說話的聲調。

「你們全弄妥當了罷！這是愛國的事，要人家來盡力的。」

然而人們的目光無調向別處。金山在他爸爸——向那人們中的一個嘶嚷：

「六叔，你聽阿，大暑天那來的瘋狗叫！」

人們互相呼聲，彷彿有些以爲金山的話是多餘的。

那保長立刻飛紅了臉轉過腦袋，看著大兵。他自言自語般的吵著：

「早些撞倒掉像好點，反正遲早要撞的。早撞掉倒好些！」

鬼子兵點點頭。

像晴天的霹靂似地——早些撞掉倒好些，——聽了人們由信這話的真實而轉爲一種恐怖了。內在裏，

是充滿了勃不過的憤怒！

事實一證實馬大爺昨晨對人們的預言，大家覺得信賴他了。

拉著大兵，保長直跑到老人身邊，用腳踢著老人腰部，嚷道。

「老烏龜，怎麼啦？聽屎噎住了嗎？」

金山跳起來：

「打人嗎？瘋狗！」

那傢伙惡犬般地朝金山臉上就是一拳，給伶巧地躲過去，他索性仆向金山了，金山受了傷的膀子給抱住，那傢伙儘管在他肩上咬！

人們一起站攏來，一個夥子一夥繫住保長腦袋，那傢伙暈過去了。大兵正在拉開槍機裝子彈，可一下給兩個農人拔摔了。用繩子縛住了這兩個傢伙的四肢，吊在粗樹枝上，以綿絮塞住了口；大家一同地，睡

罵揍，拿刀尖子刺鼻空，任意地幹著。

大家是已經深深地感到生存的危機，縱日後不死

死去！

在仇恨之鞭的亂撻下，這兩個，是活生生地給揍

於飢饉，現在亦將會喪身在天子的或者大兵的槍刀底下的？對於一個壓迫者的凌辱，在自己的力量尙有可
能反抗，誰也不會再容忍的了。

老年人機警且急忙地取出麻袋，泔些石塊將死屍裝進去，不待吩咐，少年人便兩個抬一個，踏入通向大江的小路上。

「你孫子才不揍你！」

回來時，一整個馬家屯的人們全流露著勝利的微

「你覺得你身子值錢嗎，……現在已經不是時候啦！」

笑。

文壇偶語

巴山

一個刊物的封面所用的顏色，與圖案，這與刊物的內容並沒有什麼關係的，可是本刊創刊號用了綠色的封面，亦竟造成了罪狀，天下事誰能預料得到這無妄之災禍？

要造謠中傷於人，我想至少亦應該說得有點道理的。像這樣胡說八道，不是笑歪了讀者的嘴巴麼？

假如封面的顏色可以構成刊物的罪狀，那末，八月號文學的封面，你說它是什麼呢？難道是編者傅東華先生想要「鳳袍加身」麼？——那就不但讀者不相信，就連傅東華先生亦要啞然失笑了。而你們第二期雜文的封面，是以蘇聯作家做招牌，意在表現自己像蘇聯作家一樣的偉大的麼？

鴿

村裏很安靜，狗兒在牆根頭臥着。

爸爸和哥哥們都在田間。

留住兒的鴿子在他家南樓頂上繞着圈子，像一片五彩的雲，飄過去飄過來，哨子响得嗚嗚的，從半空中傳出來，鑽進村裏的每個角落。响聲籠罩了一切，村裏是很安靜的，街上的土都不見飛揚。

三秃帶着惶張的樣子，頭一邊向天上瞅，足一邊跑，跑到留住家紅油色的大門口，癡呆了一下。

「留住！」頭探進大門縫裏，「留住！」

半天。一個小長工出來：「不死雞種！」

「有野鴿子，快喚留住！」

「哪裏？」小長工眯眯眼睛，又回到大門裏去。

三秃仰起頭來，半天裏巡察了半天，「呵，在！——他從頭上抹了一把汗，心焦急着，可是留住還沒有出來。他一眼看見一隻花貓從留住家水渠裏鑽出來，他正想把它捉住，花貓飛快的爬上老槐樹上蹲在樹叉裏，對他挑戰似地叫。他便又仰起頭去看那羣鴿子。

終於留住出來了，遲疑的神氣：「野鴿子？」

音和他的瘦削的身體相像。然後半睜開濃糊的兩隻眼向天空望望，黃白色的臉皮像禁不住中午的太陽照耀似的，癢癢着。一隻手遮在額角上，「哪兒？」

「合了羣：快看！那不是！」三秃頭仰着，手指着半天。

「噢！」留住口張得圓圓地。

「那不是！那隻鐵牛。」

「噢！三秃，你進來！幫我捉！」

三秃楞了一下。心裏怪不悅意，可是足却終於邁進這座紅油色的大門裏了。

一羣鴿子在半空中繞着圈子，繞着繞着便低落了下來，翅子一比，落在南樓室頂上。真的像一片彩色的雲，紅，白，黑的顏色的羽毛，被太陽光照着，格外映放出一種淨潔光瑩的眩目的色彩來。

「哈！快看！通身沒有一根雜毛，通身全黑，通

身全黑的一隻「鐵牛」！快看！快！」

「噢！」留住口張得圓圓地，「慢！你慢！」

鴿子在南樓室頂上走着小步，頸子一上一下地抽動着，嘴裏吐出來「咯咕咯咕」的叫聲。三秃的眼睛釘着這些鴿子：「爆花」，「紅沙」，「灰翅」，「兩頭紅」，「欄干」，「背子」，「鐵牛」，紅黑白的顏色在他眼裏格外顯明，肥脊的身幹，光瑩淨潔的羽毛，映在日光裏真是透亮不過的。

「咯咕咯咕」的叫着，一個睜着一個的頭頂。一個從樓頂上飛到樓窗口上，鑽進去了，其餘的便也陸續的跟着鑽進去。很順利，野鴿子，「鐵牛」也跟着進去了。於是，留住款款地將拴簾子的繩子放開，便把樓窗堵住。然後，飛快地跑着上了樓，並且照護三秃：「快來！」

「鐵牛」是金眼，毛爪，戴帽，短嘴，通身全黑

，通身沒一根雜毛，尾巴上拖了一架八音京哨子。它被家鴿子追逐着，啄它的頭頂，它有意無意地抵抗着，回敬它們「咯咕咯咕」的幾聲叫。三秃一把手從它背後過去，它的翅膀「拍拉」，便被他捉在手裏了。他一隻手理了理它的羽毛，光亮的毛滑到手心裏使，他感到了一種燙心的熨貼，好像把手心給吸住似的，怪好受。

「噢！」留住瞪大眼，兩隻手舉起來，「快！拿來！慢些！」

三秃一隻手理了羽毛，一隻手又展開翅子。又用兩個指頭套在頸頸上，「鐵牛」便將頭前後抽動了兩下。

「呵！公的！公抽母撥練。抽哩！抽哩！」三秃拿眼睨着留住。

「噢！拿來拿來！快些！」

「瞧！公的！」三秃手心像和羽毛膠住似的，那種膩滑的美感使他不願意暫時離開。

「死你媽！老子早知道公的！」留住一把手却曉三秃手裏搶了了，去「母的還掛哨子麼！老子就不曉得？」

「這是我瞧見的，「鐵牛」。我從田間趕起來，合了羣，我跑回來。」

「老子領你的屁！」

「你從前說，你得給我，「鐵牛」，我的。」

「噢！你的？死你媽！」

「前一回捉住「樺子」，你說再捉一個一定給我，你說的！你憑甚麼又不給！」三秃心裏冒着火，可是口裏老不能要強多說，臉逼得火紅，心舉拍舉拍跳。

「你快出去！快！我家裏！」

「我要拿這隻『鐵牛！』」眼裏睜住兩眶淚，「不走！」

「不走？」留住便往樓下走，「好！」

三秃沒了主意，心抖地一跳：「不要又是叫他老子來揍我吧？」便飛快的也跑下了樓，一直跑出了紅油色的大門。腦袋怔怔地，像給誰打了一根悶棍。

街上靜悄悄的，狗臥在牆根頭。拐灣處，頂頭過上了黃頭。

「你在那兒？快看我的鴿子去，我舅舅給我的。

尋了你半天尋不見。」

「鴿子？」

「白的，一隻白的。咱們養起來，慢慢的怕不和

留住的一樣，一大羣。」

「臊他媽！」三秃臉還是通紅，眼睛怔怔的。

「怎麼了，你？」

三秃搖著頭，不答理。黃頭領着他到了自己的家。

黃頭與頭頭從一個朽爛了的木櫃子裏掏出一隻鴿子來：白的，頸頸和尾巴上雜幾根黑毛，秃頂，大長嘴，爪子上沒有毛，右翅膀用一根藍布條綁着。

「勁兒很不小哇！你看！」一邊說着一邊遞給三秃。

三秃接住，兩個指頭在鴿子頸頸上捏了一把，那鴿子便左右擺了兩擺。

「母的。」三秃用老行乎的聲調說，「可惜那隻

『鐵牛』，臊他媽」

「鐵牛？」

「鐵牛。和這隻正是一對，配上了準生『兩頭』

。」

「咱倆配了吧！配了生『兩頭黑』，『兩頭黑』

生爆花，慢慢的」

「留佳硬搶去了，不說理，又叫他老子出來揍我！臊他媽！」三秃噙住了氣，半天又說：「好了！你如今有一隻就好了，咱們拿這隻做了『誘子』，咱們有一隻『誘子』就不愁。」

黃頭從大襖裏抓了兩把麥子裝到衣袋裏，三秃却說：

「不，不要麥子。鴿子是喜歡吃玉蜀黍的。」

於是，黃頭又從衣袋裏把麥子倒出，由另外一個大襖裏裝起玉蜀黍來。很小的把，一把可抓得很實在的，一把，一把，玉蜀黍從手縫中滑露出來，落在地上，他可看都不看，很張慌地，顛了顛布袋：

「穀麼？」

「穀了。」

太陽已經跑到頭頂上，正是爹和哥哥們從田間回

來的時候。皮鞭子鞭在老牛身上的聲音，犛子拖在地上的聲音，和後生們唱秧歌的尖脆言調混雜着。

……五月裏，天氣熱，家家戶戶把麥子割，嚼着了吃喝，

——好哇！

……梳小奴家青春一十六，無有一個女婿兒心裏着急，清早起來無有做的，梳一梳頭來纏一縷腳索

嚙嚙。

嗨——！德行！

灰土濺起來，飛佈在空中，像霧般籠罩看全村。

狗也有了精神似地，開始汪汪汪，汪汪叫叫着。

三秃和黃頭偷偷地躲在村邊，一個糞堆上落着他們的那隻『誘子』，它是一隻腿上被拴着一根麻繩，繩子另一端拴在一塊磚頭上。他倆蹲在離糞堆有三丈多遠的一顆老柳樹後邊。

時時抬起頭來看看天上，天上除了一顆紅紅的太陽直射下熱的光綫而外，一隻老鴉，一隻麻雀都不見飛的。村外更見不到一個人的影子，雖然他倆是在村邊，然而他倆深深地感受到孤獨的悲哀。

「往日留住的鴿子整天在頭頂上嗡嗡的飛，這時候偏他祖宗不見了！」

「一會兒總會飛出來的。」三禿跑到糞堆上理了理他們撒的網子，又丟了一把玉蜀黍在上面，看了一眼那隻他們的「誘子」。

他忽然有一種感覺：「你說留住能活大麼？」

「唔？」黃頭眼正在天上盤察，「留住鴿子還不見飛出來……」

「你說，留住能活大麼？」三禿沒有等得答覆，又繼續着說，「留住是活不大的。爹說過，留住的老子不要看他有錢；有錢不修好，死了狼吃了。養了三

個兒子都沒活大，都是十二三歲上死了，他還氣得哭，他說天瞎了眼睛。他還揍我，老雞種，狼吃了！留住是小女人養的，他怕留住死，所以名字叫留住，說留住就能留住麼？到時候準死！留住一定活不大，爹說的。」

「看！鴿子飛起了！」

鴿子整羣在頭頂上繞圈子，鴿子的聲音嗚嗚地開始傳播出來。黃頭和三禿屏息在樹背後，呼吸都像要斃住似的，靜待着。可是鴿子飛得那麼高，毫沒有落到糞堆上的心思。頭頂上的太陽漸漸向西倒落下去，爹和大哥們又去到田間，後生們唱秧歌的聲音，從遼遠的方向被風傳送過來。糞堆上那隻「誘子」不時地向天空瞭望，那樣子，顯然感到孤單的寂寥了。

「飛低些了……」他倆有時候低低地發出這樣一句像是問話又像是肯定的話來。

鴿子並沒有飛低。

「不落？」黃頭愛慮的聲調。

「慢慢的就落，留住的鴿子平素常在這糞堆上落的。別性急！我真是可惜那隻鐵牛，咱們總有一天捉住那隻『鐵牛』。」

彼此沈默着，好久，好久。

「看，呵。」黃頭失聲高叫出來，「低了。」

「慢……」

黃頭心卜卜跳，臉通紅。

「慢……」

一羣鴿子在糞堆上繞了兩個圈子，鴿子噏的一聲，便都落下來。

這樣，一隻『燭花』很順當地入了他們的網，它尾巴上掛着一架京四音哨子。三禿把它捉住，將翅膀一扭，便塞到懷裏。

他倆回到黃頭家裏，午飯是早誤了時候，他們還

受了母親的譴責，可是他們肚裏今天並沒有覺了餓。

三禿捉住『燭花』的兩隻足，它便很勇敢地擴開了翅膀預備要飛的樣子，接着他又輕輕地把翅膀抑下去，一隻手撫着它的細潔的羽毛，並將它圓圓的頭附住他的臉蛋，做出種種愛護的樣子。

「咱們圍了吧！明天再去網那隻『鐵牛』。」三禿說了便回到他自己的家去了，

黃頭將兩隻鴿子都圍到櫃子裏，裏邊攔上玉蜀黍，又放了一碗水。然後，用竹篾在櫃子外邊插住，又拿了繩子拴住，不過櫃子却没有閉得紋縫兒不透風了，因為空氣不流通，是會把鴿子悶死的，黃頭很明瞭這個。

一黑夜，黃頭爲許多事情纏繞着，心老卜卜地跳。如留住不會知道的吧？不會知道了打上門來吧？將

來一大羣鴿子掛着京哨子在屋頂上飛別人不會向我搶吧？將來到外村裏放起去，老遠的道路也能回來吧？

……一類的問題老得不到解決。

第二天，天還沒亮，他急忙地起床來便跑到櫃下

前櫃子的門開了，鴿子一個也不見，有幾根鴿子毛掉在櫃板上。

在各處找尋的結果，從草堆邊找見了「爆花」尾巴上掛過的半個四音京哨子。

文壇偶語

巴山

提起化名的問題，我說過我最佩服張光人先生的用法，可是，張光人先生說我是「以化名攻擊化名」，這是未免誤會了。我在本刊創刊號所說，並沒攻擊化名之意，原文可查；張光人先生因為祕法被我公布，殊不甘心，於是乎反唇相向，恨不得我受了罵這才心裏舒服罷了。

那末，索性就將張光人先生的化名一起公布罷，你要恨我就聽你去恨好了，反正你已經不甘心。張光人先生造謠中傷破壞別人的名譽者用化名阿四，站在「前進」的立場上發表具有理論領導之作用的論文者又用化名胡風，翻譯反「前進」的社會民主黨的論文者，又用一化名張果，而參加「前進」陣營的名字，亦竟用一化名谷非，（翻譯洋鬼即用此化名也）。

在海洋中

流冰

從十五歲那一年起，我便開始了流浪的生活。腳隻踏出了校門以後，我便從這一個都市流浪到那一個都市。每一個城市里，我沒有逗留過一年以上的時間。生活把我鍛鍊成一個強頑的傢伙，我沒有牽掛，沒有憂惱。終年流浪着。

坐過無數次的長途火車和輪船，旅途中的一切經驗，使我特別愛好着海洋。在我心坎中，海洋是偉大的，光明的。因此，我留戀着海洋生活，我愛讀那充滿着海洋氣息的帶着流浪性的小說。

這一次，我又踏上了龐大的「康德羅莎」輪的吊梯，懷着一顆熱烈的心情。這時候，七月天的午後的太陽，殘酷地在灰藍色的天空中睜着火眼，赤道上的都市被灼熱的得和一條喘息着的水牛。碼頭上擁擠着的人羣和煎在鍋壁上的螞蟻一樣蠢動着。可是，我這時反而覺得清爽起來，我扶着船邊的鐵欄，望着陽光下成了金綠色的幾乎就要伸手抓住浮雲似的椰子樹，心里微笑地惋惜着：

再會吧！新加坡。我要漂流到那北邊的祖國

去了。

第二天，被旅客們的談笑聲嘈醒了，船身一起一伏的顛波着。便夾着高爾基的「馬爾伐」跑到甲板上去。扶着鐵欄望着周圍深綠色的海面，新加坡早已被船身後面的白浪淹沒了。

回顧身邊，龐大的輪船，變成了浸在水桶中的甲蟲似的。它冒着淡灰的煙，在深綠的海面上向前衝着，尖銳的船頭，切着平坦的海面，好像一把裁縫的剪刀在剪裁着一張無盡長的大大幕布，這幕布被風吹得飄忽不停。

天上，灰白色的雲塊，在陽光底下，向着船身的後面，迅速地往後退，可是，它老是跨不過船尾。好像船上有一個磁石把它吸住了。

正望着無邊際的海的邊緣。環着天腳畫成的極大的圓周，忽而一顆流星似的陰影，在我頭頂掠過，隨

入海中，剛到海面，它又傾斜着向天空中躍起。接着，第二個流星，第三個流星，從海中飛起，在海面上迴旋映着深綠色的海水，耀着銀灰色的閃光。這是數十隻海鷗掠過了船頭，在海面的上頭，繞着蔚藍的天空飛舞。

這這時海闊天高的感覺在我的心里浮起，我看見這些飛舞的海鷗，爲自由而歡笑，他們無顧忌，無阻礙，在偉大的海面上盤翔。我又聽見它們在天空之下唱着自由之歌。

扶着鐵欄，看看這偉人的海景，心里湧出一種抑止不住的歡欣的情緒，不知不覺地，我對着飛舞着的海鷗微笑了。

「明天，明天就要到七洲洋了。是吧？」我身邊，忽然有一個陰沉的聲音。不知什麼時候，這位說話的老人和我並站在鐵欄邊，望着海洋。

「唔。」我慢慢地應着他。看着這位老人，銀灰色的頭髮被海風拂着，額上刻着生活的痕跡。在他那帶着倦意的深凹的眼睛里，我知道他是有過許多的生活經驗的人。

「你也愛海嗎？」這位老人問我，却沒有看我一

眼，眼睛瞭望着天與海的交接處。

「唔，我愛海，我愛牠的偉大。」

「可是，你也知道它偉大的所在嗎？」這時，他才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忽然，他伸出右手，指着茫茫的海面，繼續着說：「你看，看到最遠的地方去，你就會覺到你自己的偉大。除了海洋中，你不能發現你自己的偉大。因為，你在茫茫的海洋中，你可以看到世界的邊緣。你看到極大的圓周時，你會這樣想過嗎？是的，那就是世界的邊緣。我們現在正向着這世界的邊緣前進，可是，你前進着，前進着，一輩子

也走不到那天海交接的地方。甚至你的前路會被煤煙氣味的陸地阻止着。這就是海的偉大的地方。」

「可是，我愛海洋的朝陽，它比我們在陸地上看見時更加鮮明。早晨，我扶着鐵欄，望着離海面一丈多高的金黃色的太陽，它和一團鮮明的火把一樣，又和一枝豔麗的海棠一樣，發出萬道金光，抓着每一個波濤，把它撕碎了，成爲泡沫。深綠色的海面閃着金紅色的三角光波，和許多碎了的五彩玻璃片似的在海面上散着閃光。而我們的船，就在這金波上，向着鮮明的太陽前進，這時，我心里激起了一種興奮的情緒，我覺得我的前途是明朗的。」

「朋友！這樣你已經太遲了。」我的老同伴把深凹的眼睛釘住我。「你知道嗎？你應看着黎明時候的海景，朝陽和黑暗搏鬥的場面。那時，天空和一大塊沉重的鉛塊一樣，壓着深黑色的海洋，好像要把輪

船壓到海底下去一般。忽而，鉛塊起了一道暗紅色的光影，而黑暗的波濤又把它衝倒了，過一會，一道紫色的光映到天空中，宣示着黎明將來臨，那時，波浪將更加涵勇地澎湃着，忽然，幾百隻長爪，從海底伸出，和波浪搏鬥着，飛濺的泡沫染了深紅的血色。海面染成了紫色了。慢慢地，一顆深紅色的圓球，從波濤中衝出，剛一露面，又給波浪淹埋了，但是，終於圓球再跳出來，在海面上伸着十萬支金手，閃耀着

使你對着他睜不開眼睛。然後，它打敗了波濤，變成了黃金色的朝陽，昇到空中去了，朋友！你應當知道黎明時的光明與黑暗的鬥爭。你要知道這些奇蹟，就要起得更早，你應當醒得比黎明的第一道光還要早，你應當比太陽先起來。

聽了，心里覺得非常的興奮低聲喊着：

「是呵！明天要到中國海了，我要起得比太陽更早。」

菱塘岸(詩集)

吳 汶 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打撈

凌 英

天剛發亮，一波熾微的晨光，從黝黑的木窗上透進來，房間里的一切簡陋的陳設，很清楚地都可以瞧出它的輪廓來。週遭的公鷄，狠命地提高了嗓音，有勁兒的喔喔地唱奏着，怪刺耳的，聲音尖銳和悠長。

這時，躺在床上睡得正香的林三麻子，給公鷄的叫聲吵醒了，翻過身來，睜開了朦朧的睡眼，下意識地朝向滿蒙着灰塵的黝黑的木窗望去，「唔：唔：……媽媽的，辰光已是不早了！」低微地嘟囔着。隨後，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忙伸出兩隻醬黑色的指頭，

揉一下滿孕着眼囊的惺忪的睡眼，臉也不洗，迅速地從臥床底下拉出來早已準備好了的粗麻繩子，匆匆地出了家門，朝村口的河邊走去了。

林三麻子是一個身體結實的年青的小夥子，他有兩條能舉兩三百斤重的石頭的胳膊，胸脯挺直起來，全身都蹦滿了粗筋和粟子兒肉。他每天跟着村上那些過着吊兒郎當的生活的傢伙，專門在村前的江上打撈着從上游飄流下來的樹枝和其他的零碎的東西。這幾天，上游多處的堤岸給山洪衝毀了，淹沒了許多村落

，飄散着許多傢具和箱篋，這自然給予林三麻子這些人的打撈的絕好的機會，因此，幾天來的江邊，人是熱烘烘的，還有許多幸災樂禍趕熱鬧的鄉人，瞧猴猴戲般的，圍繞着，觀賞着，嘩哩嘩啦地叫喊着。

當林三麻子走到江邊的沙坪去的時候，沙坪上已站滿着許多熟識的鄉人，團團地圍繞着打撈起來的雜物，嘻嘻地談笑。那個癩着頭頂的玉清老二，濕淋了半下身兒，很得意地跳躍着。

「林三麻子，你這傢伙又和阿花纏不清了嗎？怎麼這麼遲出來，哈哈，懶囚攔！」玉清老二走近前去打着林三麻子的肩膀，嘴角低垂，格格地笑着。

「老二，今早的生意定蠻好吧。回頭得做個東道，到之興的店里去，請我痛痛快快地喝他媽的幾盅白乾兒。」林三麻子雖則這樣的插科打諢，但他的貪婪的眼睛，却彷彿饑餓似的，對江心儘管留神着，着彎

背脊把袴管兒高高地捲起來。

「麻子，楊阿五這囚攔今早才碰着好運氣，撈起了一只大皮箱，沉沉重重的，里面不知道裝的是黃金或白銀，咳：咳：」他咯咯地嘶咳了一陣之後，又繼續地吐着羨慕的語調，說：「許多人都叫他打開出來瞧一瞧，媽的，像開他娘的烏棺材，死命不肯，其實也沒有人想要和他分點肥。你看，——他高興的連上衣也都忘記帶走了，這囚攔真是有點兒歡喜的發瘋！」

林三麻子聽得也有點動心了，涎沫在口里交澆着，他懊悔不該多貪一刻兒睡覺，不然，那只皮箱子準是他的，楊阿五那有他的靈氣力，和水上打撈的本事！想到這里彷彿肚子里有着一股鬱氣，一上一落地打滾着。

「喂，你們看，河心里又似乎有東西在浮動地流

着。」

「是呀，好像又是一只箱子？」許多人同聲地嚷着。

「喂，讓開點兒等我來！」林三麻子連衣服也不脫出來，一溜烟似的跳進一波波滾滾的洪流里去了。

當林三麻子把箱子慢慢地帶到沙坪的淺水來了的時候，看熱鬧的人馬上又發現箱子的一隻耳朵拖着——

根粗麻繩子。

「林三麻子，箱子那邊還有好東西啦！真好運氣！」鬧哄哄地叫喊着。

於是，林三麻子把繩子拉起來，「嘿，我以為是什麼好東西，原來是他媽的一具小孩子的死屍！」他憤恨地說，接着毫不輕意地順勢又把死屍推到河里去了。

文壇偶語

巴山

有一位新文抄公周某，將某書局出版好久的外國散文譯本中一篇改了題目，改了幾個字以後，便在自由談上發表，文人無行一至於此，可嘆觀止。

然而，這周某，却是一位「前進作家」，最近還在某畫報上為文「前進」，看來，「前進作家」是未免太過容易於「前進」的了。像這種人物，自己不「自我批判」一下，却來批判別人；你想，這叫人如何甘拜下風接受領導的呢？

某君的大刀闊斧，一下子就開除若干人的手段，我想是應該「再來一個」的。

藝術之道德的及社會的任務

居友作

于煥璿譯

文學與藝術是道德的還是非道德的呢？這雖是常被提出的問題，但在這裏是可以從一個新的見地來檢討的吧。在此首先應該知道那為文學和藝術的基礎的性質，即所謂社會性，原來是在怎樣的程度上而且是要以怎樣的累進的差別才可解釋的這事，是要緊的吧。實際上，在社會性的過于急驟的增大和那一切社會的本能的純粹的形式之間，是有着一種矛盾律的。第一，人數過多的社會，勢難成爲只是精選的人物。其次，社會性的增進和活動的增進是並行的。而且這種活動愈盛，結果種種繁雜的途徑便愈開展起來。然而那些途徑不一定就是「正道」。藝術也是如此，不斷地慢慢地擴大牠的關係，終于使我們得以接觸了像左拉所描寫的種種的人物。在十八世紀藝術上的貴族主義之領域內，動物差不多是不準加入的。自然的景色，山和海，也幾乎從那領域裏被擠出來。只有十七世紀的拉·封探，他曾把動物的生活，自然和自然味表現了出來，可是對于他的這種表現，佛那戈和十八世紀的人們所給與的簡單的批評，現在我們還能記得吧。他說：「他豈只是沒有用十分

高尚的形式來寫，就連他的寫法本身也還是不十分高尚的呢！』到了現代，藝術漸漸變成民主的了。于是非但惡人的社會成了比善人的社會更喜歡被人擷取的東西，甚至藝術漸漸地使所謂人類的激情活躍起來了。然而在其中是潛伏着不少的障害。人為地刺激着一定的激情或是激情的之一定集團這種事，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是一種淨化或美的純化的接觸作用，在同時又有惹起對這種激情的傾向，而使其與其萌芽漸漸相背地發達着。內面平衡的破壞和在新的方面的意志的變化就是從這裏發生的結果。詩人和小說家的作品，乃是把情緒，情慾，罪惡，經悟性把牠們形式化了同時用感性使牠們活躍了的東西。倘使不借用這種力量，那些東西就只有停在漠然不活躍的狀態中了。我們所要求的言語，是在文學作品中說了出來。只是張開而尚未發音的弦，要借着這種力量，才能開始使牠發音的藝術的作品，作為優秀天才的發動的意志，形成一個重力的中心，如果說拿破侖那樣的英雄，是能吸引人的意志的，那麼柯爾奈和雨果那樣的人，他們的方法雖不同，而在吸引人的力量之點上並不劣于前者的。重要之點，是在兩者所包含的方向如何而已。總之，文學作品乃是一種暗示，而其暗示的力量越是包含在一種單純的逼真的形式裏，也便越是偉大的。而且這種暗示是可施引於善惡兩方面。過去和現在被暗殺小說教唆過的犯罪人的數目有誰能知道呢？誰又能知道被淫蕩的繪畫所誘惑的蕩兒的數目呢？社會及藝術的根本法則之一的模倣的原理，實在是無論對於善或惡都同樣地體現着藝術力量。縱然就在高尚寬大的激情的場合，藝術由共感作用，只把那一切可以滿足激情的餌食，在實在以外供給着的點上，還多少含有危險性。我們試把描寫着有勇氣的，雄壯的或是寬仁大度的那樣的作品拿來一讀，自己便也很容易

變成一種勇敢的雄壯的或是寬大的心情。但是隨後當我們到了有必要把這樣自己讚美的優越的性質實現了的場合，到了這純然「想像的」能力的運用變成一種實際上活動能力的運用的時候，往往是微弱的遲鈍的。終於對於倫理的以至社會的德義，只有純然抱着精神的愛而已。總之這種藝術的癡痺的效果，由那些爲了過分地使「用默思和想像能力以至失掉了活動能力的人們，事實上已屢被證明着了。最後，藝術又有惹起某種強度感情的必要，——特別是寫實的藝術——所以在社會的集合體中便有把這種必要的強度訴諸于那或可成爲最普遍的激情的傾向。然而這樣的激情，說來總是初發的，原始的，本能的激情。因此其結果，正如社會學者所指摘的那樣，藝術，特別是寫實的藝術，往往顯示出使人類多少帶着卑野的「間歇遺傳的傾向」——即使人類迂迴在憎惡，復仇，憤怒，嫉妬，怨望，肉感的圈內的傾向。總之藝術是這樣地促進文明的手段，而同時又是維持着「一種野蠻的方面而使其停滯的手段。」

果然如此，則一切的基本東西，就在藝術家爲我們起共感作用而選擇的社會的類型之如何了。這便是過去的社會呢，現在的社會呢，還是未來的社會呢，以及在那樣種種的社會裏，所選擇的是怎樣的社會的羣衆呢，這些事決不是可以等閑看過的問題了。如上所述，在文學之中，連那以我們與非社會的人物，癡狂者，神經病者，呆子，犯罪者等起共感作用爲目的的東西也是有的。這正是極端的藝術的社會性，終局反把道義的和社會的結帶弄成一種薄弱的場合了。藝術必要和美學及倫理具有共通的關心而選擇社會不可的。本來我們不能要求一個藝術家必得提出自己所主張的倫理學說來；或是把那作爲藝術的手段而所要達到的一定的倫理的目的

提出來。也不是要以「那只是發揮着除去自己以外別無目的的詩的才能」這類話來責難。但是，那內心裏孳藏着的最高尚的思想，由我們看來，因為其爲偉大的詩，或偉大的藝術之主題，所以我們把它看爲詩的內弱側面，不，我們寧可看爲詩人和藝術家的靈魂的要素而表示的，假設那詩人達到了可能以外之目的——教化，功利，則我們就敢和叔本華用同樣的話來說了吧：意志的企圖對於藝術作品沒有任何的價值。所以詩人的道德性和他的天才都必要是自發的。不，牠寧是必要和其天才融合起來不可。然而藝術的內容決不是沒有差別的這一意見和反道德的藝術即使在美的觀點上，還是屬於劣等階級的這一意見，依然不失其真理的存在。

美的感情因爲大部分是被歸還到神經的感染的，所以強力的文學天才其所以更喜歡描寫出不道德方面的理由，從此也便可以理解了。不道德是在個性上支配着激情的場合而起的。然而激情在其性質上是一種特殊感染物，而且激情愈強烈時，愈不檢束時這種感染愈是顯著。在肉體方面疾病比着健康狀態的傳染性强；同樣在精神世界裏，憤怒和色情等和正義的人心的冷靜性比較起來，前者是更感染的東西。道德在成爲小說和戲曲的目標的場合，特別是在成爲作家們普通嗜好的方面，道德的情的要素，便是哀憐，歸依和其他的感情。然而不幸道德的激情，對於藝術所能提供的東西，僅不過是比較着被限制住了的珍域而已。對於作家，道德也是和他的感情相同，與其他相並列的一個激情而已。加之道德作爲普通的傾向，若除掉某種異常的英雄行動的場合，生活的攪亂分子，並不助長那戲曲的分子，反到成了抑制牠的東西。所以道德是一種比其他感染性少而有着發生優雅情緒的傾向的東西。特別是小說家和戲曲家，其所以放棄道德性格而寧要選擇背道德的性格者，正是

爲了這種緣故。而且道義性這種東西是完全均衡地存在于各種激情之間的，可是支持住這種情形是極困難的事。行爲的正義是從氣質的均衡而來的，道德是有着像金剛石那樣的單純性的；要照人工地把牠製造出來是必
要失望的。最後，道德性格的發達完全是內在的東西。但是，一個人物的墮落有的是被千百個戲曲事件促成的，所以小說家和戲曲家，若僅把單純的道德生活，毫無蹉跌地，毫無曲折地，只是一直的描寫着進入向上的路途，那麼，怕就要把那活動範圍的大半都失掉了。

近代的文學家，不獨是常常醉心于不道德和強烈的激情，甚至走上了殘廢畸形的研究之上了。這也有着種種的理由，第一，是科學的興味。我們在某種類之中見到一種變態或是「稀有的現象，」無論誰都要感到一種極大的好奇心，這是很平常的事。不僅如此，而且近代科學——生理學或心理學——等對於病態的研究似乎漸漸賦予了極大的意義。因爲這種病在事實上把我們種種性能的墮落給捉住，而且證明了那抵抗力最大的性能，于是可以像對於健康者一樣地設定那有價值的物質和精神的生活的法則。這種關係恰如那由于記憶力和人格的部份的缺陷而把普通的記憶在人格的形成之上提出了重要的法則是同樣的。第二原因是因爲描寫特殊的存在和特別奇怪的事物，乃是最容易博得衆人的憐憫和發笑的。第三原因是因爲沈淪于這種題材裏能夠很容易地獲得無恥的成功。採用這種題材時從然惹不起人們的興味，至少也能夠把人們的好奇心刺戟起來。例如，魔術師對於花了眼睛的觀客們，把雙頭的小牛來給他們看，假設這小牛即使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牛，若僅生有一個頭，在這種場合，也就不能博得觀衆的喝采。總之如以前所說的情形，藝術若把牠的目的放在其內容以外（我們

不是單說形式而已）那就是使藝術萎靡沉滯以及使之墮落的原因。雖假借道德之名而給背道德的描寫加以辯護也畢竟是無效的。若按左拉的見解，小說家是社會疾病的根源的探求者，他必需把階級和個人善加解剖，而必需對於「社會以及人類之中所生的亂調詳加說明。」因此他不得不時常去處理那「腐敗的」的題材了，而又必需走下貧民和狂人的境界裏去了。「任何事業也比不上我們那樣的勸誡的教化的工作。因為必要依據法律而存立的基礎是在那里了。這樣看來，我們實在是造成了一種實踐的社會學，而我們的事業對於政治學和經濟學還有着不少的裨益。我真想不出再有這更重要的事業，比這更廣大的應用了。」我們在這裏又可以看到浪漫主義時代的抱負，即所謂改革風俗鼓吹法律那樣的抱負了。文學已不是巫女，而是愛潔的了（給牛馬王以靈感的女神），這就是說像這樣的東西，已經不只是為藝術的藝術了，乃是為立法的藝術了。這正如我們已經觀察了其正常的側面似地，實是狀觀的計劃，然而所謂自然派的小說，在其實行上卻是和這計劃正相背馳的。象現在莫里哀的作品上的那樣，描寫着單純的愚昧的人物，于風教上是給不了多大的害處。我們自己的愚昧的事實往往會變成我們強烈的傾向的突起部分，深深地抓住我們的心靈，給與我們很多的愉快也是有的。在心的內面，我們的愚昧之點有時會變成我們的「生活根據。」有時會變成把我們從倦怠狀態中或是過于均整的單調生活平衡狀態中救出來的手段。對手他人也是同樣地，這種愚昧會變成天真的笑和快活心情的原因。所以，看來這實在是一種精神生活的孽母。我們具有天真的愚昧之點，或是天真地在笑着人類的愚昧，這是毫不所懼的。但是那種關於不道德的事物的描寫，比着描寫愚昧和單純的激情是更有進一步的危險。這和把自己陷入泥

澤之中是一樣的。而且在道德之中，還有種種的類別。從前禁酒會無數次地把左拉的「酒店」上演了，暴露出來如在希臘時那樣泥醉人們的狀態，以作爲矯正飲酒弊風的方法，而企圖復興。那雖然很好，但縱令飲酒之害能夠這樣地被矯正過來，而好色之風。就不能用這同樣的方法來實行了。有人說關於純潔的說教其本身很難是純潔的，這話極有道理。何況那描寫着淫蕩事實的小說，其結果更可想見了。自負「生理學者」的任務的作家，自然沒有不知道暗示這種事的生理效果的道理。若是站在「立法者」的那一方面，爲了研究這種社會的惡德及其救濟的方法，則一點也沒有弄小說的力量之必要，那是應當向着各該專門學者去討論的。

總言之，藝術是以含有社會性的現象爲主的，——因爲那是完全建基於共感作用及感情傳達之法則上的，——那是在其自身中存在着社會的價值的事，是很明顯的了。在實際上，藝術常是把觀念地表現出來的較善的社會或是較惡的社會，通過了想像作用，使其與現實社會共感由此那實行藝術活動的實在的社會或是發生了進步的或是發生了退步的結果。在這裏，對於社會學者，藝術的道德性是成立的，但那種道德性完全是本質的內在的東西，而並不是打算的結果。反到是超越一切打算和目的的追求而自然發生的東西。其藝術的美，一方面自然地成爲教化勸誡之工具，而另一方面就變成了真的社會的表現。概括地講，對於那些在其作品中以刻印着真的社會性的精神而執筆的人們，我們不妨認爲那是知的和道義的健全。而且即使藝術和道德全然是別個東西，我們若讀到一種作品，在其中感不到什麼痛苦和卑屈，反倒經驗着一種優越的感覺和超越自己的心

境的場合，或是使我們的心靈不再回到自己本來的煩惱中，反而對於自我感到一種無意味的場合，這很明顯地可以作為藝術作品的有力的根據的證明。最後我們說，最高的藝術作品，不僅是以刺戟吾人內部較銳敏較強烈的感覺為目的，而且是對於更寬大更社會的感情給以刺戟而創作的東西。福羅貝爾說所謂美的東西，就是不出乎高級正義之外的實際，所謂美的東西就是生之創造的努力，——只要是能刺戟讀者的共感的，——則任何生活都好。可是有時這種生活，只不過是把那包含着一切不正，窮困，苦痛，愚狂，耻辱的我們的固有的生活之強烈地再現而已。在這里是伴着一種萬不可忽略了的道義的私社會的危險。再重復地說，共感這種東西，在某種程度，完全是傳染的。因為共感作用這種東西，主要地不外是所謂感染這種事實被醇化了的形式。因此精神之淪落狀態，通過了文學，便會立刻傳播到全社會去了。在美的方面，如癡狂派那樣，以苦痛的呻吟而在我們心靈上有喚起共感性的力量，因此是非常危險的一派。無論如何，癡狂派的文學對於我們不是一個可以偏愛的對象。在我們現代，正在謳歌着那種東西的時代，像這般的偏重，結果不過更是把時代的缺陷擴大而已。在我們近代文學的最大缺陷之中，如但丁所說的，一生之中「能喜之時也還悲泣」的那些居住在地獄幽裏的人們，我們必需把這些人們的一天天增多着的事實來清算一下。

加克

郭良夫

一

加克的爸爸是夠高興了，在帶着加克從牧師扣倫那里回來的路上。

牧師扣倫用左手撫着加克的頭說：「加克，小信徒，願上帝賜福給他。他是等到早晨的祈禱會做完，還要等着把查經的班下了之後，方肯離開教堂的。當時加克的爸爸羅得先生得意的笑啦。加克的小眉頭打起褶紋來，不像一個聽教訓的孩子，嘴角立刻撇了下來，表示詛咒上帝。」

經過威納爾書店時，加克要求爸爸爲他買了一本鉛筆帖，羅得先生因爲很高興，一點也不遲疑的便答應了。

混開電燈廠把發電機打開，電流一直流到加克家里的燈絲時，他們也不嫌厭煩的又照例做起晚禱來。做禱告的時候，加克還是把日間得到的聖課畫片和鉛筆畫帖，跪在沙發跟前翻看，做完禱告時媽媽瑪瑞是發怒了，責備他怎麼不虔誠的禱告，一直到坐定晚飯桌子前時還不會定止。

「孩子不是在溫習聖課嗎？飯桌上也罵，你知道這是慘酷的刑罰。」羅得先生實在是不能再奈得的囉嗦了。

加克的眉頭又打起摺紋，這種像反抗的樣子，又得要受到媽媽的譴責的；「加克，你不要這樣子，如果年輕的時候額紋顯出來怎麼辦？」

到夜深，加克房子里的燈還不熄，透過百葉窗像魚鱗似的，直鋪到短牆的脊背上。

「孩子睡吧，上帝賜福他！」

爸爸的聲音驟然給他嚇了一跳，他眼睛灑的太狠了，骨碌滾出兩顆淚來。將拿着鉛筆的手從桌上一撈，把鉛筆畫帖撕破了一頁。登時兩顆明珠似的眼球從畫帖一直轉到爸爸的臉上，很很的瞪了一傢伙。眉頭又打起摺紋來。

羅得先生很慚愧，彷彿不該擾亂孩子，但是也

恐怕傷害了孩子的健康。

桌子上的一張鉛筆畫還沒有作完，旁邊放了一塊古銅牌，是兒童美術會的贈獎，羅得先生看見，喜歡得即刻笑起來。

牆上掛滿了一方一方的小圖畫。

「加克，我的好孩子，睡吧，媽媽又要責備的，來，睡吧。」

爸爸張開臂，把椅子上站起來的加克抱到床上去。

這孩子鬧得很，不能再睜開眼睛的時候，隱約還會聽見爸爸在說：「加克，祝福你，上帝賜福給你。」

加克又把眉頭上的摺紋打起來。

二

在學校里，加克偶然受到美術教員和國文教員的稱讚，他們的同班竟會嫉妒。

「測量平台，底乘高的公式都不會用嗎？也是天才！」石匠的兒子約翰更粗糲到罵人的地步。

「畫線草一樣的，是好的成績，哼。」巴得只會跟着人家的屁股後頭扮鬼臉。

他聽懂都是向自己進攻，他并不和他們對壘。不過眉頭是不肯皺起來的。

上算學。加克把玻璃窗子拉起來，看一隻蝴蝶飛到月季花上。正像自己在飛得得意時候，登欽奎先生像野狼一樣的嗥起來；

「加克！來；第十六題。」

當加克在演算板上畫了一隻蝴蝶時，全班同學哄起來吼叫：「天才的小圖畫家呀，用不着現在也表現呀，噯！」

三

牧師扣倫在唱着唱過讚美詩的時候，水一般的人

從大廳里瀉到院子來。

當老牧師在棕櫚樹脚下把兩張極珍貴的聖畫送到加克手裏的時候說：「加克好孩子，這是極珍貴的呀，等一會到你們班上查經的時候，不要被同伴們看見你多了這樣兩張好的畫。好好的拿回去。啊！」

這孩子竟憨直的在上班鐘未打六分鐘之前，經過兩道街把畫片送到自己的屋子里。但是還是拆回教堂來爲得再得到一張聖課畫片。

牧師扣倫走到兒童聖經班的時候，夏嘉女士正把聖課畫片送到每個孩子的前面，他是警異了，怎麼加克這孩子不在這里，我并沒要他離開這里呀。他把腦袋從窗戶框里拔轉出來的時候，正好遇着加克倒在方石磚上。

「加克，孩子，好信心。」

他并不聽牧師的安慰，從牧師的胳膊窩里攆出去

一直往兒童聖經班門里跑。

「夏嘉先生，聖課，」

「聖課，你來這麼晚？」

加克眉頭打起褶紋來。

「加克！你不必聖課，你是不會讀不會聽牠的。兩塊薄得粉皮似的腮肉，打起皺來，像兩張做手工的皺紙。」

「噉！加克，上帝的小叛徒呀，他只要聖課畫片拿去玩的，他還讚上帝呀！夏嘉先生逐他出去呀！」一羣孩子獅子老虎般吼起來，把走下這一帶走廊階的牧師扣倫都震得耳鼓像被那錘般的敲起來。

加克這小反叛，眼睛紅起來額紋皺得更緊了，真的腦怒啦。跳到講堂桌上把一打畫片都抓過來，使勁往天花板上撞，嘩……：……：……打蝶似的飛了起來。

把一羣孩子都嚇呆了。夏嘉女士貼在牆上。這加克

眉頭上的皺紋勻到腮幫上滿意的笑了。

牧師扣倫被孩子們的吼聲吼了回來，一眼看見他的小信徒這瘋樣子，你看牧師的表情該是什麼樣子吧。

「呼這是誰作的事，不是你吧，是你嗎？加克」

四

羅得先生想在加克的桌子上尋找一隻鉛筆時，忽然看見聖課畫片都給打成格爾夫紙樣子啦，他想看這孩子把不崇拜偶像的意思這樣講解嗎，一點也不敬愛聖像。這時女傭進來遞過一封信是加克學校寄來的月考，成績通知，當他把成績書開開來看時，幾乎全身浸在冰窖里了，加克這孩子「自然和算學」不能及格嗎。

女傭又進來告訴他說牧師扣倫在客廳里等着要會

他時，他只能聽到扣倫兩個字，站起來就往門外跑，經過大廳時，把牧師和加克都不會看見。還是加克上去攔住他了，這時他才清醒過來，看見沙發上坐着牧師扣倫。

「扣倫先生，你有什麼事？」

「羅得先生，加克這孩子難道不虔誠的信上帝嗎？」

「是的我已經知道了。」

說罷身子像全失了知覺，往站在樓梯杆旁邊的樓梯上擱，恰巧羅得夫人瑪瑞從樓上下來，一張臂把羅得先生抱在懷里接着向加克發怒的叱叫：「加克，是你這小叛逆！」

加克從心里發出反抗，一直把肩頭上的肉打起褶紋來。

文壇偶語

巴山

太白的編者陳望道先生，大概因為連年僕僕風塵的緣故吧，他連文壇的情形都不熟知。「前年」「高張起什麼文藝之旗」的人，並沒有說過，「羣衆是盲目的」；而他現在亦並沒有說過刊物是「大衆自己的園地」，不過曾經說過一句，「大衆自己的園地」的話而已。「大衆」與「大家」可以說不同的罷？陳先生的修辭學發凡中雖不曾明白引用過，這倒願意請教。

蕾
(外四首)

女孩子有無數的眼睛
她會用一個眼睛看一種顏色
你底心會使她昏眩
這一層先不必顧慮
破了的輕夢是燈花
彈了也就散了
於是身子像蟬翼般的輕
飄入沉重的秋風裏

李象賢

歸期

日子慢得像蝸牛在爬
南歸的心比流水還急
歸期
細數着
天天撕着日曆

依然厚厚地

窗前

風從樹梢上掠過

翻過牆

隔壁酒家的香氣透過來

喉嚨癢癢地

街燈

昏黃的立着

四顧無人聲

有許多話要說

提起筆來

往事如在霧中。

傷逝 (呈端弟)

深山裏的茱萸花

殷勤地自開自落着

冷豔地丰姿儘夠了

何必管山的淺深呢

枯敗的葉子

零落的花

吐着半老的清香

在淒涼的月光下

鳳蝶不來

或許是瘋狂夠了

蜜蜂嫌我不解風情

那是不應該的

午夏小憩

斜臥在石床上

聽隔壁的酒香

鴿笛在頭上輕輕地響

老樹舞弄那千萬柔條

要我閉上聰明的眼睛

佛前香底清烟糾着人寫詩

嘴中不經意的亂哼着——

屢在泥水匠中間談一陣

粗糙的茶香和猛烈的烟艸氣

在風涼的樹蔭下爬過牆去

重新躺下來看疏懶的天

一羣孩子跑來

圍住我要毛桃子

騎士長

林寒流

里蒙諾夫，這位沙皇時代的騎士長，吃過了晚餐後照例用烏黑的脂油塗着那飾着馬刺的長統靴——這長統靴已是十五年不會離開他的雙腳；我說這話的意見，乃指里蒙諾夫在十五年來不曾套過別種式樣的鞋靴，而並不是一定說現在他這飾着馬刺的長統靴已套了十五年之久，因為里蒙諾夫自清晨至夜晚，即是說除了睡眠的時間以外飾着馬刺的長統靴是永不離腳的，那末，一年耗費一對長統靴，不是很平常的事嗎？

自前，里蒙諾夫是「騎士酒吧」的老板；這酒吧

自從由哈爾濱南遷到上海，幾年來便在環龍路上占着一個重要的地位。每天太陽落山以後，像寄生物般生存在「騎士酒吧」附近一帶的羅宋傢伙：沙皇時代的大佐哪，侍衛長哪，子爵哪，子爵夫人哪，……一連串地聚集在這兩丈見方的，四周裱着艷麗的花紙，分三行陳設着精緻的桌椅的酒吧間。

無線電播着「沙皇的光榮」這支名曲時，里蒙諾夫的飾着馬刺的長統靴已經擦得蠻光亮了；他投一個招人愛戀的眼色給那站在一旁微笑着的伊娜——他的妻

子爵，然後把擦靴布，脂油塞進了沙發椅的下邊，吹着輕鬆的動人的口哨，便「嗶，嗶，嗶，嗶……」地响着長統靴，從二層樓上跳躍到下邊兒的酒吧間來。

子爵跟子爵夫人——現在是一名霞飛舞廳的舞女——早坐在那掛着沙皇的肖像的壁爐的邊頭，一邊抽着烟，一邊呷着猛烈的，伏特加酒。

里蒙諾夫的靴聲，驚破了他倆的靜默。子爵用着債務人對債權人一樣畏縮的樣子望着里蒙諾夫；里諾夫却得意洋洋地跑近桌邊來，屈下了前身，吻着子爵夫人。出來的右手伸向晚安，子爵夫人。——他說。

晚安，騎士長——子爵夫人跟子爵同時回答他。

里蒙諾夫用一種似是漠不關心的眼色掠過子爵的臉上而停留在子爵夫人的媚眼邊，問着：——「今晚不是舉行化裝舞會麼？」

是的，要八時半才開始……因為近來的舞客太少

了。——子爵夫人，說話時望着那陷人混沌，狀態中的子爵。

這當兒，那兩扇活動的門扉，呀的開了來出現在門邊的是一個廣長的臉面，微帶瘦削的藝術家型的人物——里蒙諾夫詳細的一瞧：原是「騎士酒吧」的長期顧客羅耶斯基，一位專以優美的韻律來表揚貴族的豪華的詩人，可是詩人現在穿的却是一套不合身段的舊衣袴，並且頭髮也已經兩個月沒有經過修理的了。

哈拉！歡迎我們的詩人！——里蒙諾夫跳前去握着他的雙手。

晚安，騎士長——。詩人踏着滿有節奏的腳步，邁到一張陷在角落的桌子上，坐下：——「喂，一杯濃郁的紅茶，加一片檸檬。」

哈爾濱人的侍役，應了一聲「是」，跑下了廚房去。

人是越來越多了，侍衛長也穿着全套制服，執着手杖推開門進來——這傢伙目前是比利時領事館的汽車夫，但是他同里蒙諾夫一樣，爲紀念過去的榮耀起見，侍衛長的制服是永不離身的。

獨隻眼的大佐也來了；還有埃生夫，都拉，伊凡諾夫……這些沒人曉得他們怎樣生活着的流浪人物。

他們各佔着各的座位，這座位是若干年來都已固定了的。有的要着烈酒，有的要着咖啡，便在輕活的或是悲抑的無線電播送出來的歌曲之中度過了他們的晚上的生活。

八點半鐘將到的時候，子爵夫人照着小鏡子，撲上粉在鼻尖子上；而後離開了座位。里蒙諾夫大獻着殷勤，跑去拉開了門扉，陪一個笑臉送着子爵夫人跨上瓊龍路——這當兒，不多遠的紙烟店里的無線電，

播着：

「My darling 我的愛！」

那種不值錢的流行歌曲；同時里蒙諾夫却發見一個似乎剛剛醒過來的，眼睛還張不大開的傢伙，正朝着他喊着：

「親愛的里蒙諾夫，給我一片麵包；我自從早晨到現在一點什麼都沒有下肚。」

里蒙諾夫驚奇的望着瞧不出這說話的是誰；但從這人的聲音上，他曉得這就是他的堂兄弟奴利，一隻頂有名的頂討人厭的醉貓。

里蒙諾夫對奴利的幫忙，到而今不知已經若干次了。雖然有時是一片麵包皮，有時是一杯攪水的燒酒，但在里蒙諾夫看來，這該是莫大的功德。

里蒙諾夫起初抱着這些的心理：一片麵包，一杯攪水的酒，在自己的損失是極微的，但拯救了一個同

國人或是親戚朋友；不過不合算哩！流浪在上海的羅宋人數目的衆多委實是嚇人，而且……而且親戚也多了着哩，救也救不了這許多，……及後，里蒙諾夫是這樣了。

於是，里蒙諾夫說着：——沒有，沒有，麵包在早晨已吃光了。——說着便把門關了起來。

奴利在衣袋裏掏出一個小瓶子，用左手抹一抹口鼻，把瓶子的木塞拔掉，便提到嘴唇邊來，仰高着頸項，希望從瓶子里滴一滴下燒酒送進喉嚨里，潤一潤枯燥的喉嚨；可是，沒有，沒有，燒酒大概也是在早晨已經喝光了。

沒法奴利只好把木塞塞了進去，瓶子重新裝進衣袋；然後用右手拍一拍前額，扭一扭頭頸，便低下了頭，拖着蹣跚的脚步，向亞爾培路那面走去。

在奴利的前邊兒，一個摩登年青人抽着「吉士」

牌紙烟，烟香送到奴利那的鼻尖邊來；奴利突的像十幾年前在西伯利亞打着赤衛軍一樣，加急了脚步，跟在那年青影子的後邊。

——Sir, Sir!

年青影子以為這傢伙要要錢，連忙搖着手，拉急脚步：

——No copper, no, no, Cigarettes?

謝謝儂！——奴利夾七雜八的喊着。

年青影子扭轉頸項，笑一笑，便把大半截的紙烟塞在奴利的手里；奴利重複說一聲「謝謝儂！」便掣來塞在嘴上，狂抽着。紙烟的烟在被吞下了肚皮里去後只一絲絲的烟霧從鼻腔里透出來吧了。

在亞爾培路的拐角，奴利碰見了白蓀——也是一隻有名的醉貓。這醉貓的身體比奴利的要長得多，可是很瘦很瘦，瘦得有點像西班牙的吉訶德先生；可是

白蘇沒有如吉訶德先生一樣的長矛與駿馬，只有一頂破呢帽跟一套撕碎了的衣服。

——喂，酒可有？

奴利跑近白蘇跟前第一句話使這樣說。

酒麼？有的。可是剛剛喝完了。白蘇笑着。

壞胚！誰跟你開玩笑！——奴利扁着嘴。

哈！哈！哈！——白蘇笑起來！——我曉得你從什

麼地方來的。是不是剛剛在里蒙諾夫那兒碰了一鼻尖灰？

奴利不說話。他又從衣袋摸出那沒有酒的瓶子，

照樣拔開塞子，仰高頸項，把瓶子倒提着，但是沒有

酒滴下他的喉，於是由此又引起白蘇的狂笑。

奴利用火紅的眼望着白蘇，狂喊着：「你究竟

笑什麼？你自己就體面？你不是也沒有酒麼？」

白蘇作着鬼臉，奴利趁勢把小甄子向他跟前捺下

去，非常用勁地。碎良——瓶子碎了！奴利幾乎發狂了的樣子，用手拉住白蘇的衣領，想把他推下地下，用腳來踏，藉以出出一口鳥氣。

幹嗎？這樣做也還是沒得酒喝的！不如一同去向里蒙諾夫強要，他不肯給的話，便推他落地上踏死他——白蘇說着說着，噴着口沫——你不曉得麼？十五年前……

白蘇又說下去了，（這話不知已說過了若干遍）他說里蒙諾夫會借過他父親幾百個盧布，那是在十五年前的事；父親雖然死了，但是錢應該還給父親的兒子。

可是奴利不睬理他。

爲什麼你不作聲？——白蘇問他。

我不管他借不借你父親的錢，但是我是他的堂兄

弟，我也有資格問他要酒喝。——奴利拍着胸膛。

算了，奴利；我又並不是說出來要體面……白
孫哭喪着臉。

奴利嗤的笑出聲來，拍着白孫的肩膀。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別這麼認真！——奴利
然後這麼說——究竟，我們現在去好呢？還是慢些兒
才去？

那……我倒不在乎，先和慢對於我是一個模樣子
的。不過；你不是正等着酒喝麼？——白孫有意跟奴
利打賭。

唔，那麼現在就走吧！——奴利下了一道命令似
地。

兩條醉貓，手着攜手，踏着同一步調，嘴邊哼着
帶有酒臭味兒的小調，得意揚揚地走着。

走不上一刻兒，「騎士酒吧」已經在望了。
「騎士酒吧」雖不是一家上等的酒吧，但從那輝

煌的燈光，艷綠色的布帷等等看來，倒也有點逗人愛
喜的樣子。這時，酒吧的門打開了來。詩人羅耶斯基
踏着搖擺的步子跑了出來；打從門縫透出來一片清激
的歌音。

奴利，放勇敢點，——白孫用肘子撞一撞奴利。
當然啦！——奴利無意間邁快了脚步。

門被推開了，兩條醉貓闖了進去。

正在櫃台邊抽着雪茄的里蒙諾夫最初好似怔了怔
，末後他瞪着眼緊瞋着闖進來的兩個傢伙。

有什麼事？——里蒙諾夫等不及他們開口，先擡
下脚在口里的雪茄迎了上來。

子爵還沒會走，他好似曉得人家會做出了什麼事
來一樣，他用手蒙住臉；侍衛長却正用着手巾在拭去
口邊的酒沫；其餘的人們，也都瞋着那三個正互相跑
貼近的傢伙。

老哥，想想倘若什麼壞壞肚皮！譬如：燒酒香腸，麵包都好！——奴利第一個說話。

是的，里蒙諾夫，看我那死去了，的老子的面，給我一點燒酒喝——白蔭說時，左右兩隻手掌互相摩擦着，作出挺溫和的樣子。

里蒙諾夫冷笑了一下，用鬍的鞭聲轉動着身子。

怎麼樣，里蒙諾夫？——奴利白蔭同聲問他。

怎麼樣？這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我又不是慈善家！……侍衛長你以為我說的對麼？如果要我常常幫人家的忙，那我自己跟老婆只好去跳黃浦。——里蒙諾夫故意拉侍衛長來幫他的忙。

這個……侍衛長話末說完全，奴利已跑近里蒙諾夫去。

里蒙諾夫為防衛起見，把奴利推了一推，這却上了奴利的當；因為奴利便趁勢打了里蒙諾夫一巴掌。

戰爭是開始了。兩個醉貓合起來的力量，只夠一個里蒙諾夫的力量而已；但還好，奴利他們可以順手拿起椅子玻璃杯，花瓶……作為進攻的利器。

侍衛長雖然想主持公道，幫幫里蒙諾夫的起，但他怕弄髒了唯一的制服，只好站在一邊乾喊着；「停，停！」哈爾濱人的侍役們也不敢動手；子爵則早已自動地遷移到原先那詩人羅耶斯基坐過的角落上，說到埃生夫，都拉……那幾個傢伙，却悄悄地溜走了；他們走出了「騎士酒吧」，大家面上都現出得意的笑痕，好似說：「今晚碰上好運道，喝酒不用付酒賬」

「戰爭」經過了約模十分鐘；不光椅子打折了幾隻，就是沙皇的肖像也給他們在混戰中撕裂了。

結果，「騎士酒吧」的門外圍着許多睡熟的人；巡捕也跑來了一個。奴利，白蔭馴服地給帶進了巡捕房。

奴利在等待審問之前，笑對白蓀說：

——喂，白蓀，飯是不愁沒得吃了。

酒哩？——白蓀噉着嘴。

一九三五，七，二八。于上海私寓。

文壇偶語

巴山

如今的作家一替商人編雜誌，就好比女子出了嫁一樣「出嫁從夫」，不惜降低自己的人格，終日在設法子爲老板賺錢；而且亦學上了商人的市儈氣習，嫉忌同業，造謠中傷別的雜誌，企圖自己編的雜誌獨佔市場。

有人說，那是維持飯碗的生意經，不然的話，雜誌的銷路一期比一期的減少，老板不是要將雜誌停辦了麼？

？編輯家的苦衷是應該原諒的。

原諒固然可以原諒，可是損人利己的行爲，不覺得那個麼？

論「所謂雜文問題」

申去疾

在星火七月號讀林希雋先生的雜文問題，又在八月十二日青光，讀了先河先生的所謂雜文問題，在「雜文問題」上而「所謂」了一下，兩方的意見，自然要有「問題」了。

問題是這樣：

林希雋先生的意見，大概是說雜文雖為文學部門之一體裁，却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真想產出像辛克萊克倫敦托爾泰一流的作家，應該制作雜文以外的作品來。

至於先河的意見說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祇有寫雜文，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是自然的事情。但說法就具體得多了。歸納起來，恰成了一理論的公式：

(一) 雜文文體——「原是一種含有戰鬥意義的特殊文體」。

(二) 發生的社會背景——「急劇的劇烈的社會衝突，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銘鑄到創作裏去，表現在具體的形像和典型裏……」。

(三) 實證——「就是在蘇聯內戰時期，也會感到文學藝術的荒蕪，在前線的士兵，雖則幾乎瘋狂似地要求看文學著作，但結果往往都是失望。」——自然不能產出偉大的作品。

(四) 結論——「我並不期待林君能成什麼托爾斯泰，能寫什麼戰爭與和平，倒請林君放大目光，切切實實地寫幾篇比較像樣的雜文。」

這樣的分析，這樣的判斷，這樣的教訓口吻，的確是以「前進」老大哥的身份來指導別人以正途——雜文的了。可是這意見雖是對林君而發，却與林君的意見沒有什麼衝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自相背謬的地方，倒教讀者無所適從了。

先就文體而論，據先河先生的定義，雜文「原是一種含有戰鬥意義的特殊文體，」但雜文以外的作品，像短篇小說，文體雖不算「特殊」，不也同樣的可以「含有戰鬥意義嗎？」

固然，現在的時代，是所謂「急劇的劇烈的社會衝突，」作家們既「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鑄鑄到創作裏去，」於是就不能「表現在具體的形像和典型裏……」那歷言外之意，就是說：祇有表現在非「具體的形像和典型」的「雜文裏」的。雜文縱然不是一種「表現具體的形像和典型」的東西，但既然想「鑄鑄」作家的「思想和情感」恐怕不是用非「從容」的時間所能夠做到的吧！先河先生既然定義說，作家們「不能夠從容地把思想和情感鑄鑄到創作裏去，是產生「雜文」的社會原因；難道作家們的「思想和情感」，就能非「從容地」鑄鑄到「雜文」裏去了麼？能鑄鑄到「雜文」裏，難道就不能鑄鑄到短篇小說或「雜文以外的作品」

裏麼？

所謂作品，作為藝術的東西，決不是粗製濫造所能收效。而「雜文」也是文學中的新體裁。牠和其他文學作品不同，祇是文體上的區分，並不是一個必須「從容」製作，一個不要「從容」製作上的差別。

先河先生誤認這一點，他一方面在說，作家既沒有「從容的鏘鏘思想和情感」的時間，所以要寫「雜文」，是認為雜文適合匆匆粗造不須「從容」；但一方面又在期望林君「放大眼光切切實實地寫幾篇比較像樣的雜文」，雜文寫到「比較像樣」，必需「放大眼光」又要「切切實實」，可見縱有「從容」的時間，也未必能寫得「像樣」了。這種自相矛盾，恐怕祇有先河先生自己曉得吧！

其次談到「產生偉大的作品」，先河先生更犯到極嚴重的錯誤了。

先河先生認為「社會的不安……」影嚮到「我國迄今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乃自然的事情。」既然時代限制作家不應「產生偉大的作品」，自然作家們要產生雜文，而且這產生雜文，就是「偉大作品的潛修時代」，這顯然是陷於主觀的武斷。

假如我們照先河先生的吩咐，「平心靜氣地研究研究這些根本問題」。就發現先河先生的錯認時代了。中國「社會的不安」，是顯然的事實，但「迄今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却並不是「自然的事情」。因為「文學和社會的反映」，而在這「不安的社會」裏，特別應該「產生偉大的作品的」。所以「迄今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乃由於一般作家的忽略時代，不能把握時代的題材，作具體的表現，反而上行下效，甚至於用「不奉命

戮於社」的威勢，來騙作家們向雜文的牛角裏鑽，鑽不出「偉大的作品」，這才當然是「自然的事情」了。

拿先河先生舉的例來說：「蘇聯內戰時期，也會感到文學藝術的荒蕪。在前線的士兵，雖然幾乎瘋狂似地要求着文學著作，但結果往往都是失望。」因為「一部名著的構成，必得經過相當的時間。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急就的。」

「蘇聯內戰時期，也會感覺到文學藝術的荒蕪」是事實；「一部名著的構成，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急就」，也是事實。不過中國現社會的形態，並不同於蘇聯的內戰時期，而同時一般作家的生活環境，更不同於內戰時蘇聯作家的環境。先河先生硬拿「蘇聯內戰時期文學藝術的荒蕪」來證明中國「自然沒有偉大的作品的產生」。驢頭對馬嘴，先河先生自己也會覺得好笑吧！

先河先生又拿革拉特珂夫寫土敏土來作例：「必須在擺脫了政治的重負以後，在比較清閑安定的日子裏，才能從事於著作，而且寫作是很慢很慢地，他只以每月寫二千五百字的速度，從容地慎重的寫了一部小說，可是我們備有這種順利的條件嗎？」照這樣說，每一個作家，都必須具備了革拉特珂夫寫土敏土的條件，才有「產生偉大作品」的可能，那麼中國到何時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呢？如果中國長此不安下去，不就長此沒有產生偉大作品的可能了嗎？如果中國作家們永沒有「每月祇二千五百字」的時間，不就永沒有寫作的條件了嗎？拿一個蘇聯作家特殊而又特殊的寫作情形，作為中國不能產生偉大作品的理由，這種取消「產生偉大作品」的武斷宣傳，我不知作為「前進」理論指導的先河先生，何「昏蛋」而至於此！

照我耳目所聞，現在中國的作家，並不是沒有「產生偉大的品」的可能，茅盾在兩年期間中，曾寫出一部三十萬言的子夜，丁玲曾以一天抽二小時的時間，寫成母親的前部；這兩部作品，在份量，都與士敏土的字數差不多。在本質下雖然不能算「偉大」，但可以說明的，第一中國作家，並不是沒有產生偉大作品的時間；第二這兩部作品，多少總比「不三不四」的雜文要「偉大」點吧！作為中國現代的作家——尤其是前衛的作家，為什麼不作「產生偉大作品」的企圖，又為什麼避重就輕地向「雜文」裏兜圈子呢？難道「急劇的劇烈的社會衝突」的題材，真的必須等到有了「清閑安定的日子」，而再「很慢很慢地，只以每月寫二千五百字的速度從容地慎重的」去表現嗎？——你會等不到「清閑的安定的」時代，時代却會拋開你自己了。

沙皇時代，俄國也產生不少偉大的作品，沙皇鐵網下的高爾基，產生的作品，亦同革命後的作品一樣地偉大。「社會的不安」，並不是限制「偉大作品」的「產生」的。

況且「作品」之所謂偉大，祇是在其本質上的優劣為判斷，並不是以數量字數的多少為依歸。能把握時代尖端的題材，雖萬餘字的短篇，亦可成其偉大；描寫些不三不四的零碎片段的感想，縱聯綴到幾十萬言幾百萬言，也不過成爲一堆垃圾而已。譬如丁玲的水，大家一致認為是一篇劃時代的作品了，但字數不過兩萬餘言，難道我們能因為兩萬餘言的關係，而說牠沒有十萬餘言的母親偉大麼？我們能因為十萬餘言的關係，而說母親沒有三十萬餘言的子夜偉大麼？我們能因為承認三十萬餘言的子夜偉大，而說茅盾萬餘言的春蠶秋收都是渺小的麼？再如高爾基的母親膽怯的人，認為是偉大的了，但高爾基的一些短篇小說也不能說是渺小吧！

我承認中國文壇上的一般作家，沒有革拉特珂夫那麼清閑安靜的日子，我也承認一般作家也處在不「安靜」的時代。但我不相信這種「不安靜」的程度，已達到像「蘇聯內戰時期」作家無暇執筆的地步。我更不相信作家們「不安」到僅僅有寫雜文的時間，而沒有寫短篇小說或雜文以外的作品的時間。我不敢承認作家們必須用「每月寫二千五百字的速度」才有「產生偉大的作品的可能；我更不願承認中國必須等到「國泰民安」作家們有了革拉特珂夫那麼「清閑的安靜的日子」，以後才有「偉大作品」的「產生」。

「前進」的作家們呵！我們的時代，已在劃時代的進展了，空前的外侮，空前的災荒，空前的社會急遽劇烈的衝突。偉大的題材，已展開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迎頭趕上，作具體的表現吧！要等到有了革拉特珂夫的環境才執筆寫「偉大的作品」，在理論上為不可能的妄想，而在事實上也祇有錯誤時代歪曲事實的理論家，才出此喪心病狂的囁語罷了。

縱然「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先河先生既然站在「先鋒」的地位，指示作家們的時代背景，與應努力的方向——雜文；為着擁護「雜文」的生長，便不惜一筆斷定中國的文壇，「自然」不應「產生偉大的作品」，並且指出林希雋就是努力寫「什麼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之類的東西亦不應該。而必須「放大眼光切切實實地寫幾篇像樣的雜文」才是正路。保陳倉而失街亭，先河先生縱不為自己一輩的理論路線計，獨不為中國整個文壇計耶？我奉勸先河先生再向孔明軍師——自己的前輩——切實領教以後，再來登壇指揮罷。背熟「錦囊妙計」，庶免「失律喪師」，先河先生以為如何？

長春老叔

林 希 雋

長春老叔那面紅潤潤發着光的而又圓胖的嘴臉，一眼望過去誰就會馬上覺出他是個有着很深的酒癖的酒饌子。他的聲帶常給在喉嚨里抽送着的痰塊攪得失去明亮的音韻，說起話來老是濃濁到只賸下一串夾纏不清的重音，不細心的聽就不易弄出他到底在說些什麼。酒對於長春老叔可以說是等於第二生命，每天三頓飯，若短少了一盅五加皮下喉，便幾乎顆粒吃不下，一定要先低低地斟過酒，才能舒服用飯，如果不，

就吃着也彷彿同在吞藥一般苦悶。而當酒裝進肚子裏的時候，長春老叔的興緻即勃發起來，一邊徐徐地喝着，一邊張開那發沙的遲鈍的嗓子，格外聒絮的說個不休，說着那一套背爛了的他自己前輩子的少年故事，不管傍聽者表示厭膩，也不管有沒有人在聽，他總是笑微微的咕囔咕囔着。過一回兒，嚥了口酒，停停或是捋捋嘴角上邊兩撇黑密鬚子，或是乾嗽一陣，又或是拿過水煙抽抽，之後再唧唧下去，臨到末尾也許竟常常巴巴的吐出一句可笑的話來：

——誰的家里都有兩件寶貝，老人和小孩。

長春老叔說着的時候雖照樣微微地笑着，但跟在那笑的後邊却藏着一幅陰鬱的影子。至於聽着的會禁不住掩住嘴巴裏笑，以為他發老昏，像他活到那麼老淨吃死米快揆進棺材裏去的人倒將自己比做寶貝，不發老昏怎說得？

然而長春老叔所以老說着那句話，原來是有一段傷心的心事的。

長春老叔是清朝秀才的出身，享受着祖上際賜的一份不薄的書田，他一生便靠着這安閑過日，全用不着去愁衣愁食，況且他一家兒僅僅是他自己連同妻子的孤單兩口子，除了日常需要的用度而外，其間也還可以存下一些積蓄。祇是直直到如今，迎着七十歲的高齡了，始終不會養過個把兒子，仍然老夫妻倆零仃地生活着，看見別家子討了媳兒進門，不消兩三年光

景，便乖乖地一個個滾出來了，自己却眼睜睜的一年望過又一年，等了又等，終成泡影。長春太太如今也已是五十開外衰老的黃瓜似的了，還有得養孩子的可能麼？不。於是長春老叔由希望而至失望，由失望而至滑倒在絕望的深淵里了。

觸到這上面，彷彿觸到身上的傷疤心疼起來，鼻樑亦不由地酸溜溜的，感到無限的悲感，這樣老夫妻倆都同時嘆息着。

——不知前輩子種下什麼仇障，才注定今世來受這不該受的苦楚！

妻子帶着怨恨的口吻唸出來了，她不怨艾別人，只怨艾自己命舛，但怨到無可怨的時候，她也會將一口悶氣把長春老叔來發洩：

——我知道我自己沒什麼缺德，都是你……
她咽住說不下去了，以着悠長的嘆氣代替。

長春老叔靜靜地聽，靜靜地看妻子那種陰沉的表情，自己的臉色也被傳染似的很快陰沉着。他不想開聲，實在也想不到適合的話來說，儘吸着水煙，吞吐着煙霧，間或亦略略嘆幾下，爲因他明瞭書寫在妻的神色上的憂愁也正是書寫在自己眉眼間的憂愁，而這憂愁是無法加以遺除的，惟有任憑它繼續繁殖着。世上可担念的事太多了，有的人家人口太擠擁倒將兒子把旁人，而長春老叔夫妻倆却偏偏叫這件事永遠煩腦着，人生的興味幾乎因此消落了一大半，過着乏趣的孤寂的日子。

爲了這原故，長春老叔特別喜歡人家的小孩子，他一瞥見那個小孩子，便笑嘻嘻地走過去牽着孩子的手，婆娑着孩子的頭髮，帶回自己的家來，把東西吃。

不過瞧見了別人家蹦蹦跳跳的活潑的小孩子，不留

神又去觸着了心頭上的瘡疤，於是長春老叔終不免感到一陣難言的悲哀。長春太太呢？可就不止悲哀而已，她甚至差不多下意識地怕見人家的孩子，而無端加以憎惡，夫妻倆不時又因這點兒拌嘴：

——又帶着孩子來吵鬧了，真是，無事自討苦吃。

長春太太邊說，邊閃着一隻凶猛的眼睛盯着小孩子的臉，小孩子給盯得有點發顫，於是一跨腿跑掉了。

長春老叔苦笑了一陣，接着又吁氣了一陣。

所以每當長春老叔說道：

「家里有兩件寶貝，孩子和老人。」

這句話的時候是有原因的，而且含着幾許荒涼的

調子。

二

長春太太因過分的憂愁以及孱弱的身體，不幸於前年一病死去了。

膽下長春老叔孤零丁地度着暮年寂寞的日子，在本已是苦難多過於歡悞的心情上，再加之喪妻的創痛，由此他的心情越慘淡，越爲無邊的愁雲瀰漫着。也由此長春老叔更是沉於酒中，每天自早及晚酒簡直成爲他唯一的伴侶，因爲此外他的老邁淒涼的心境實在不易得到一種寄托。

還有一套心事使長春老叔怎麼都撇開不了，怎麼也沒法解決的，就是傳後的問題，妻子活着的時候，彼此商量過不知幾次，長春老叔也曾出主意從外面抱進來個孩子，或則跟多子的親戚人家討過來，但是每次妻子老是這樣：不是自己的骨肉，總是不好的，等等再看吧——意思便是說也許能自己養下倒保不定。給那麼一出，長春老叔覺得妻子的話亦十分有

理，便往往將事情沉下去不提了。可是現在妻子已經死了，自己的生命又是像風里的燭火那樣飄飄，還等什麼呢，等自己悄悄地死個無人知沒人理麼？

決不能這樣的。

決不能這樣又怎麼辦呢？長春老叔爲這件事糾纏得差點連飯都吃不了，便躺着病了。

屋子裏添黑得很，而且夠寬闊，她一個人睡在靠裏牆的床上，也沒誰知道他從什麼時候病着，床的地位離窗很遠，窗格子又小，陽光映照在窗外邊一面高壁上折回來走進屋子裏，就變成稀淡的一線線了。於是顯出了一股陰沉沉的冷氣撲人的氣息來。

長春老叔輕輕呼着氣，覺得腦袋重重地有點痛，咽子渴得要命，此外沒別樣别扭，因此他曉得沒要緊，讓他躺一躺就會好的。但病在這樣一種毫無人顧管的像被人們忘記似的死寂的情景中，想着不禁引起了

無限的凄慘的感覺。雖然他明知是一場小病，可是也難料定……他的確是不甘願的。

他睜開眼睛在暗淡的屋子內掠一個圈，不再想下去了。

——福生嫂……福生……嫂。倒杯水給我。

喝到不能忍耐的喉嚨使他叫出來了。

隔了半天，外邊無聲無息的不見一點動靜，於是

長春老叔又嚷着：

——福生嫂……福生嫂……倒杯水給我，謝謝你，聲調比前回高了些，却有點作顫。

叫過後，他側着耳朵仔細聽着，隱約聽見福生嫂分明在後屋和誰談話，他相信他的叫聲準可以聽到的。却始終沒有人走動的脚步。

是的，長春老叔的猜想並不錯，福生嫂是聽見他的聲音，不過她反而裝做聽不見的跑向別人家去了。

任由叫到嘴皮發涼，再不會有呼應的。

長春老叔累極了，唉了長長的一聲，不復叫了。心想着有些憤然，但轉念間却釋然——人家不理睬你，犯着動閑氣。

這愈使長春老叔焦急地覺着非有一個人來伴陪自己不可，一方面可以承受他將來遺留的財物，一方面可以侍候他，尤其是病着的這種時候。

晚上，長春老叔似乎比較舒貼，自己撐起身子來坐在床沿上，抽着旱水煙，一支不大明亮的豆油燈蹲在桌上，散布着薄薄的闇微的光芒，投映着長春老叔半截修長的影子在地上。病了幾天，飯吃不下，最要的是斷了酒，因此他顯出瘦削得多了。

有一陣足步聲朝門外走近來，長春老叔問着：

——是誰？

——我，長春叔。

隨着那應聲兩扇虛掩的門推開了，福生一步一步向裏走，他的衰頹模樣亦近五十開外的了。長春老叔因此常喚他老福生。福生是長春老叔挺親房的姪子，他們一向同住在一間屋子里，而福生是較能投合的過往最親密的一個。

——長春叔好了點吧。

——好得多了。

看見了福生便想起前回所談的事，於是長春老叔沉思着：

（老福生的兒子也養着幾個兒子了，行頭的一個叫阿平快近廿十近邊，他們一家子七八口嘴，而能夠掙錢的祇是兩個人：兒子和孫子，其餘的都是坐着吃，連福生自己在內，生計真是不易支持。同時福生眼見得長春老叔一人獨來獨往，孤零地，什麼都沒人照管，因此他會對長春老叔提起把阿平過繼給他做會

孫，早晚可供他指使，而使他有了這樣的動機自然是在於將來可領受到長春老叔一份不小的家財。在長春老叔呢，也認爲很快意，橫豎是憂煩不了，不絕後算了，況且是如一家似的福生的孫子，比着到外面抱進來的總來得親暖些吧。）

想到這裏長春老叔向着福生說道：

——老福生，阿平的事我可以答應了，反正我們都是自家人，這樣更好，我們得更款密些。

——是的，長春叔，我們都是自家人，你亦不必樣樣自己動手了。

長春老叔病好了以後，清瘦了很多。現在合着福生成爲一家子，在一塊兒吃飯，熱鬧得多，也清閑得多了。

三

福生全家子沒個不歡悅着。特別是福生嫂，她那

很少笑開的陰黯的臉孔常掛上一種笑容來了。在福生的前面老頻頻催促着：

——該給阿平定門親事了。

——你去託媒人進行好了，這難道又要我辦？

福生同意的回答。

福生嫂隨在心里透一古腦盤算着：長春老叔究竟是不久的了，他目下住的一間房子將來重新改造一下正是頂適當沒有的新媳房，兜配一門中意的人家也不難的，媒婆總不至於又嫌自己寒酸沒人要吧，因為長春老叔的豐厚的家產人們是知道的，承繼者呢，是屬於阿平無疑了。

不待他們去找，媒人得到了福生的孫子阿平過繼給長春秀才做會孫的消息，已經自己巴巴跑上福生的家來搭攬了。

——福生娘，阿平爹的婚事可還要我幫忙。

媒人的語調忽然變成十分謙懇而誠懇，不像以前那樣小覷他們了。

——自然還托你！但要多挑幾家！

福生嫂也驕傲地，用着叮囑的態度。

——是的，長春秀才的會孫誰不願意。

媒人讚揚着，便走了。

以後媒人的足跡時常出現於福生嫂的家，一肚子裝滿了許多娘兒們的生辰名字，一個個背給福生嫂揀選，福生嫂却異樣苛刻起來，往往不是挑剔那個是小戶子不要，就是挑剔着這個生辰不吉也不要，她自己呢，似乎全沒可疵的地方。

媒人又落空，告空地再去跑腿了。

恰好阿平正攆外邊回來，一眼撞見媒婆走出去，不消說他是明瞭爲自己的那個了。

阿平雖不是怎樣新的人物，但他倒有着自己的見

她，認爲一個人的婚姻需要自己來處置，任何人不能過問。蹣跚到屋裏，他瞥見婆婆手里正放着幾張紅字紙片寫着一些生辰年月，這更是明白的了，於是盤問着：

——媽，你又在做什麼？

——沒有的，你別管。

福生嫂忙着把字紙片藏過去。

——你別再哄着，我剛才聽見媒人走出去哩。

——阿平，你不要多嘴，你曉得什麼，媽自然替你做得滿意。

福生嫂祇好實說了。

——這不能的，這個不得我的同意，決不行。

阿平堅執的反對着，說完啣了一下嘴巴車轉身子走出來了。

「阿平阿平，」福生嫂連呼着阿平却頭也不回

一直走開去。福生嫂繃着眉，低低嘆口氣。

阿平爲什麼那樣堅執地不滿意福生嫂替自己撮婚事，一方面是因爲他不願人家代做着應由自己做的事，另一方則是這些日子他常常隱約地聽到鄰居們在譏議着什麼將別人的光榮當做自己的光榮，其實是並不體面的這一類閒言。

越尋思着越有些覺得忿怒和受枉屈似的，忿怒的是於自己過繼給長春老叔做會孫，難道竟不是種磊落的事，可是週遭的一般人爲什麼好像因此而看輕他呢？而枉屈的是不能不理怨到福生嫂過於急性兒了，人們本來已就尋不到話題來亂嚼爛舌，這會子可不更加使他們有了取笑的把柄子。因此阿平私下里愈深固了反對的意念。

然而那福生嫂可壓根兒不會計較着這一切，倒以人們的取笑簡直是由於羨慕而妬忌起來；至於阿平的

反對，她却解說爲一種善腺的掩護，心底準是沒有不可的。這樣她不把阿平的話放在心上，繼續進行着。

而使阿平感到可氣的是：一家子從福生到福生嫂到自己的爹娘都是一鼻孔出氣，全是沒出息的傢伙，個個都主張阿平應早些兒完婚，而沒一人說句中聽的話。雖說他們這種用意也是出於爲自己着想的好心眼，但却因此忘記了身外許多利害的打算。其實他們各人各亦自有不同的想頭的，福生嫂夫妻所以那未堅決地做，折穿了說就是要多看一代的兒孫；阿平的爹娘呢！多一個人手進來，自己可以卸輕半肩理家務的負擔，而且實在地做起人家的上輩來誰不樂意。

每當阿平在家的時候，他們便似暗中連成一條線的擁集在一屋子裏包圍着：

——阿平，你不要學乖，我們的主意準是沒錯

兒的。

福生嫂先將開那老槍嘍囉打頭炮，跟着便是福生出來說話：

——阿平，你自己想想，你的年紀不輕了，老是打單像句話？趕早成家成窠不是好麼？

——不錯，阿平，公公的話是對的，你看你的娘天天從早磨碌到底，多一個媳婦幫手也可叫她鬆鬆氣，你爲什麼這樣固執呢？」

爹在一傍慫恿着。

阿平無言地聽着他們嘮叨這嘮叨那，他自己半天默然不作聲，他心里明白他們的想思全不知彎歪到什麼地方去了，費口舌跟他們分辯也等於白掉勁。同時還有兩種不同的心理在他腦子里矛盾地沖擊着：一直開到底他自然可以做到；但他們畢竟過是自己的上輩，成心違拂他們似乎說不過去。

能緩一點再說就好，何用那麼迫切。

沉思一下後，阿平簡短地回答。

——自然不是現在就成親啊，不過先定下而已，

阿平。

他們以為阿平是默認都笑嘻嘻了。

阿平却充滿一肚子的高興退出來。

四

在表外上看長春老叔合福生成爲親親密密的一家
人了，但內心上總還覺得隔一層膜似的，雖然再不會
有像往昔他叫着誰誰就躲避或不睬他的那樣的事，
自福生嫂以及她的媳婦兒子都對自己表示相當的伏貼
和敬重，長春老叔仍時時感到那並不是出於真誠的流
露，倒是一種不自然的勉強的敷衍，甚至他想到與其
說福生一家人的看重他，不如說是因爲有他的一份財
產而看重的。在用飯的時候，長春老叔慣習地喝着酒

邊緩地咀嚼，而且一邊嚙哩嚙嘛着，因此每一餐總是
別人很快就吃完了事，他還是悠悠地一個佔着桌子，
用一頓飯多少要花費個把鐘頭，而在村里間的規矩娘
兒們不能跟男人一塊兒同桌，必須等男人吃過後才
可以動手。

最感受不快最等得不耐煩的是福生嫂的媳婦，她
站在一傍睜着壓惡的眼光，不愉快地瞧着長春老叔那
付尷尬的神情，但祇氣在肚子里，嘴上無論如何說不
得，沒法，於是時常粗厲地叱罵着自己那個幾歲的小
孩子：

——吃快些，誰叫你吃得這樣慢。

這話簡直就是針刺着長春老叔。

長春老叔是愛惜小孩子的，他看了小孩子的娘那
股子蠻勁，歇了歇氣說道：

——小孩子吃飯那怎好催迫，由他吃吧。

——誰有那麼閒工夫等他。我的事務多着呢！洗理盤碗，還有一大堆髒衣衫要淘洗呢，老叔爺！誰有那麼多的閒工夫？

福生嫂的媳婦冷冷的回答。

長春老叔却微微的笑了笑，又管自結巴結巴的喝下去。

福生嫂的媳婦扭着屁股拐向屋後去了。

中午後，長春老叔帶着水烟斗往外邊散散步。

——那糊塗老囚攙滾出去了，真是……

福生嫂一頭吃一頭像釋了口氣地說。

——吃飯已經是蝸牛爬路那麼遲緩，偏又要哆哩哆嗦，有是有可稀見。

媳婦低着聲音應和着。

那種種迂闊的性子和悠閒的動作當然不是長春老叔他故意裝扮，而是因爲自年輕時候到年老的現在一

向就是過慣了悠閒的生活的，每天除了吃飯，抽水烟，喝酒三件事外，旁沒一點事兒，他自己也不自覺他有些使不得的壞習氣。福生嫂和媳婦的特別討厭長春老叔是不待說的，他們從心里暗地把長春老叔當成礙頭礙腦的多餘的東西，有時便不免在舉措上說話上不知不覺擺出一種難看的嘴眼來，日子一久，神經雖有些不大敏捷的長春老叔也多分能夠觀察到，不過他往往自解慰着：後生的人不醇厚，自己是看透了，祇教他們不來當面鬧荒唐，也就算了。

而實在上，長春老叔在這村里上他却這個享着極高的美名的老秀才，不管小的老的差不多沒人不尊敬他，更是長春老叔是會經獲得「加冠」的功名給這村里添飾不少的榮耀，爲了這個小小的村落讀書人的確有如珍珠那麼稀貴，那種光榮是常爲長春老叔同等年紀的老輩人用來傳誦或誇示的。而長春老叔自己呢

，他的性情是頂溫柔頂隨便也頂沒拘謹，他從不會因為自己那點被人所極端讚慕的榮耀而自高貴的在人們的前面搭架子，在路上逢着任何人他總是滿臉笑跟你打招呼，忙點着頭。前些時長春老叔還做了村里人的義務書記哩，什麼女兒下聘寫庚帖囉；遠在異地的兒子來了信寫回音囉；凡是挪動筆桿兒的什麼瑣碎的撈什子，那一個不去央求長春老叔代來一手，而長春老叔對於你所有的需求都是滿口應承，決不會回拒你，叫人失望的。再說，逢着誰結婚做生辰等喜慶日子，誰也準得致請長春老叔坐第一把交柯，紮紮場面，當有了這樣的人來到長春老叔的跟前時，他老是笑微微的婉言答：

——自然是好的，不過我是沒有什麼可做榜樣的。

——哈哈，老叔爺別套客氣話，祇活像你那麼

高壽便多了。

現在，長春老叔垂垂老了，眼睛發滑花，抓起筆桿子來手腕即頻頻顫抖，人們自動不敢央求他那些事了，便是他想做再也做不來，

——老了，不中用了！

長春老叔每每在人們之前懷着悵惘的回憶慨說着

——老叔爺，你正是可享消福了。

人們仍舊是如從先一樣不變的敬重着他。

長春老叔合福生合夥，他挨月把自己份內應得的食費交娘兒們去管理，在日常之間的零食或零用，也大多是長春老叔掏荷包，所以全是他們叨長春老叔的油水，況且長春老叔是衰老了，兩行牙齒脫得零落落，不大吃得下硬期的東西。逢着節候年關的降臨的時候，照例有許多人車着豐饒的「關節」的禮品送上

長春老叔的門來，長春老叔自己那能消受，自然祇好讀福生全家子太小去肥腸脹胃了。

福生全家子不是仗着長春老叔的賜蔭打從那兒去揩着油膩膩的嚼着鮮魚大肉的嘴巴，除非癩着肚子，乾巴巴瞧人家抹油嘴。

五

阿平的婚事終究不由他作主并停當了。

福生爹福生嫂，恭喜恭喜。阿平哥定了門好親事。

定聘禮的那日子，從早上起屋子裏便流水似的人穿穿出出，在向着主人祝賀着，主人的福生老夫妻倆披上了特地新造的簇新的衣服，笑着臉，忙着這樣那樣，匆遽得像穿花的蝴蝶似的，腦袋搖着點着，差點沒動的墮了下來。

福生嫂阿平什麼時候成親呢？又有人追着福生

嫂上前去問。

早着呢，早着呢？

說不盡的得意的調子充滿了福生嫂的腦子上，也充分地表現在她那面熱烘烘沁着汗水的縐面龐上。這時候她寔在沒餘暇去細察那些問前問後的人，有的是用的諛諧的語氣打諢，亦有的當福生嫂一板轉身子，便在她背後裝鬼臉。

闊淡淡的福生的家有這樣繁華的排場是使人想不到的。

福生呢，他向來是專管瞎閉扯不管做事的。他一面在招應客人，一面時不時用手去捫捫嘴止的稀疏的鬚鬚根，也像一個來客似的在屋子裏踱來踱去。

——哼，福生爹，你快做人家的老祖宗了，請客，請客？

來客人調侃到福生來了。

——這不干我的，你們去找阿平。

——怎說是不干你的，

福生嫂一顛一拐地走出來了，她瞥見福生一勁兒合着人們胡鬧，即刻綁着臉：

——你到在這里落得乾淨，派你跟媳婦他們幫忙弄包裹子去。

隨着這滑稽的說話過後，接着一陣笑聲飛騰起來。

——福生嫂，福生嫂，怎不見新郎子？

正有人發見阿平不在在問着福生嫂的時候，忽然從旁不知是那個叫着：

——新郎子來了，新郎子來了。

大家一同將視線扔向門口：阿平踏着迂緩的步子走進來，臉上浮着很不自然的笑。

——阿平哥，你來了，正好正好，幾時吃喜酒。

他還沒有踏牢，一夥人便繞着他紛紛說着。

外面嘈雜的叫嚷聲說笑聲一串一串沖向進長春老叔的屋子裏去了，恰巧他起得遲，不是嘈雜聲攪得他醒了過來，也許他還翹着。究竟是什麼事，人那樣多，他心里有點含忽，溜下來，走到窗口稍稍望一望外邊的情形，一望他馬上就明白了，又退回來，躺在一隻籐條凳子上，咳嗽了幾聲，另後端過水煙斗抽着。

怎的他一望就明白過來，為因前幾時常常有幾個入問他阿平的親事可定了沒有，他到弄得茫然起來，阿平現在總歸是自己的曾孫了，曾孫的親事自然要等待自己的張羅。就說福生他們有這種念心，至少亦要登求自己的意見，再不然亦要通告一聲，總不會並這都瞞住着悄悄做下去吧。

可是，他們果真瞞住長春老叔悄悄做出來了，這件事他們自始到底守得嚴，像守住不可告人祕密一樣

，長春老板一絲兒也沒知道，到了此刻……

這簡直太不把自己擱在暗底了，這樣做法，叫自己的面子藏到什麼地方去。

長春老叔感到非常的愴然，也可以說憤然！

一連好幾天，因不滿於福生他們儂妄的行徑，在吃飯的時候，長春老叔突然變得沉默到使人可怕，老是无聲無息的喝他的酒，祇喀喀嗽，完全消失了往日那絮絮不休的濃勁兒。

——長春叔，你怎麼不說話，你好像在想什麼呢？

福生在一邊懇切地問道！

——沒想旁的，我覺得阿平這回的事你做得過於隨意，連我都不知道。

長春老叔本是不多發一言，忍不住一時沖出來了。但說完他就緘住口絕不再漏出一聲。

——這是……這是……。

似乎尚有幾分感到自己的不是，福生的舌根像給什麼東西結着，踟躕着身子，答不出話。

六

——家里有兩種寶貝，老人和小孩子。

這句經常响在長春老叔的嘴巴上的話是再也無從聽到了。長春老叔雖上了年紀，可不至於老得糊塗顛倒，他清楚自己在福生一家子的眼中是等於不值半文錢的破爛籃子，於是在人面前他常似是成心的自咒自着：

——像我這樣淨吃淨睡，不早回去，活該叫人嫌厭的。

是的，正如長春老叔所說那樣，他在福生他們心目中就如無異眼中釘，已不得立刻拔出來，好讓他們如心如意宰割地那份財產，早些兒替阿平完了婚，了結

心頭上一宗大事。長春老叔若是一輩子健存着，他自己的財產自有自己的管理，全不用旁人操心的，那麼你們就得一輩子乾急煞。

長春老叔究竟有幾多財產呢，他們摸不着底的互相猜設着，也許不少吧。

他們甚至暗地里盼望長春老叔趕快完了蛋。

說也奇怪，咒儘是咒着，長春老叔還是一天天的活躍地活下去，一年比一年的越發壯個子。不過不同的地方是：他的酒癖較從前更加厲害，酒量愈增，好像整個兒全浸到酒裏邊去了。酒一喝得多，他的臉子便紅暈暈像爛葡萄色一樣，射着燦爛光彩。同時喉嚨里的痰塊越擠塞，越抽送得起勁，剛說着話，痰便上來，乾嗽了一陣，嗓子被痰攪得完全失掉明晰的清音，長日里長春老叔站着也是，坐着也是的儘在吐着沉重的痰，咳着嗽。

有經驗的人都曉得這徵象不對勁：

——長春老叔你少喝點酒吧，老年人不好多喝酒的。

愛護而又敬重長春老叔的人提醒着他。

——是的，你的美意我很感激，但是怎麼着我也戒不了你，除了它你教我用什麼法兒來消磨長長的日子呢！

長春老叔一面喘一面氣吁吁的答道。

在悒鬱的淒苦的交流着人生粗糙的網中的長春老叔真惟有酒排遣他的殘年了。

瞧見了那景况，福生嫂倒私下毒咒着：

——酒會要了那老不死的狗命的。

不知是那個節日的而是一個春天的下午，長春老叔應了城里友人的邀約，他穿着一身古式的新衣服，

大團花的黑色長袍，黑色的縐紗馬褂，也還是黑色的狐皮緞子馬褂，一手提着隻水煙斗，他是很久不走遠路的了，因此覺得很費勁，走了一會子，就喘了不一會子，額上吊着汗珠，臉却是通赤的。

——長春秀才，上城去麼？爲什麼不雇頂轎子拾往，自己用腿子不是太辛苦了，歇一歇吧！

走到一家店舖那兒，熟識的店家招搭着他。

——自己走走倒有趣，也省錢。

說着，他便進店子去停息了一回，可是一不動，氣漸漸往上升，心跟着發了虛。出來繼續走，走不了幾步，猛的一陣痰沖上咽子裏，眼底一派昏暗，兩腿一鬆軟，蹶了幾蹶，長春老叔終於撐不住地栽倒在路邊了。

臉色馬上變得銀灰那麼慘白，嘴角上湧了一大堆涎沫，鼻孔里冷冷的，已經落了氣了。

——長春秀才死得真乾脆，也真冤屈啊！圍觀着的人都不禁嘆息。

孤寂的悲抑的長春老叔的一生便這樣輕輕地結束了。

福生他們自是暗暗地歡幸着，在作假的哀怨中娘兒們哭了幾聲，草草地替長春老叔完了喪禮。一方就是懷着探尋寶藏的心去搜括長春老叔留下來的財物，一方再挑好日子準備給阿平迎親！

「死了一個人，倒教福生他們發跡了，」也許有些人們在遠遠刺諷着。

囚

忘記了細月亮的窗，
我是在另一個的窗裏。

紅紅拖紫的春天
到別的地方去了，
酒，寒凝在
一個旅客的罇前。
許多人點亮了希望

侯汝華

却又熄滅了，
浮在熱燄之端的心
已被曠息帶到北方去。

我的家族的眼望天，
而我的眼却向着波動的海。

幻像

幻像是一個難忘的
天長地久的情婦——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路易士

黃昏時分，她來了

我看見他蒙了一層

灰綠色的面紗

而那一雙紅唇的曲度

遂益覺其魅人了

她悄悄地坐下，在我身旁

撫弄我長披的髮

以她多情的手

而我底頸際，則感到了

她的呼吸的許多溫存

我懂得他底話語

而他也體會我的凝眸

她喜歡把一粒種子

播在我心裏

而讓花在筆尖上開

結通紅的葉子在紙上

他驚怯如一小鹿——

常有庸俗的脚步

闖入我幽靜的書齋

她乃迅速地奔避了

她以不可見的耕器

耘一塊奇異的田

——失去了她時

我底心便荒蕪了

匯山碼頭所見

沈保正

太陽旗飛揚招估的巨輪上，
已洒遍了攝魂勾胆的鑼聲。

從喧擾紛亂中各懷着緊張情緒，
驚慌得彷彿似作戰時期的士兵。

離不開年輕的愛人，
捨不開年老的母親：

也有始離懷抱的小孩，
也有感情深厚的友朋。

各各人的勉強歡笑中
都含蓄着離別的悲憤。

拋滿了眩耀眼花的紙條，
是表示着不忘最後深情；

雖可以牽住了同心人的衣襟，
不能夠解散百結愁腸的傷心。

時間已不肯爲人們留停，
俄獸已吃飽了東西逃遁。

不見人的面貌祇看見高下搖動，
不見船的形狀往渺茫黃浦消沉。

一九三五，五，十三，作。

湖邊夜景

厂民

下弦月攝住湖上的夜靜，
迷濛的煙霧正好輕吻樹頂
湖邊上泊一舢尖尾的蘆葉船，
船艙裏隱約有豆火在搖顫。

網眼裏的水珠映著月光閃爍，

空讓魚兒向波面作歡狂的跳躍；
船頭船的竹排停止引誘的「滴冬」，
年輕的主人却走失了行踪。

沙岸邊挺著一叢茂森的蘆葦，
蘆中的鳥雀早已靜靜安睡；
可奇怪，這時湖上沒一絲風，
爲什麼有一攤蘆葦在輕擺動。

二四，三，於蒲溪

都市之野

尹麗

內的呼氣暈黑着半天，

每日有期徒刑的罪犯！工人！擁出了囚欄。

污的雙手挽着飯具，

支撐着整個倦體的脚步……蹣跚……。

獨輪車的哼咕

逗起她幻覺的舒適

但，這代價該還是幾個守候者的晚飯。

暮靄壓上了茅屋頂，

——那裏飄着垂危的炊煙。

泥糊了姥姥的雙手，

——它們，奮力的發掘富源。

這未來的生活的甘泉——蔬菜，

將笑紋佈滿了張乾橘臉，

一九三五，六於姑蘇

本 刊 第 三 期 目 錄

| | | | |
|---------------|--------------|-------------------|--------------|
| 論 言 | | 散 文 | |
| 批評家的「眼處」黎錦明 | 答一柯先生……蘇汶 | 海……番草 | 或年春之……伊仃 |
| 再談批評與罵……拓人 | 「投機」「巧騙」……西蒙 | 沒有什麼天才（論文） 黎錦明 | |
| 與「賣野人頭」……西蒙 | | | |
| 小 說 | | 詩 歌 | |
| 都市裏的鄉下人王余杞 | 窮教師……萍草 | 風雀……侯汝華 | 水車……穆珊 |
| 祖父……流冰 | 團聚……倪倪 | 海涅詩鈔……番草譯 | |
| 生活線上……劍冰 | 山谷間的一夜……劉貝汶 | | |
| 瑪蘭諾斯麗達拉斯……海沫譯 | 雜文問題……林希雋 | | |
| | | 創作問題討論……孤鶴·蘇汶 | 文壇偶語（七則）……巴山 |
| | | 文壇漫畫（一幅）……羅士 | 編輯室談話 |
| | | 木刻一幀（馬達作） | |

住宅

魏竹同

不論晴和雨，總得穿起膠皮鞋，走過這麼一條街弄：兩邊的瓦檐是幾乎銜接着，上面晒滿了零零碎碎的衣服：有時天陰，懸掛下來的衣角，便不時地滴下水點。這街弄是小孫們的小便處，也就是兩旁人家傾倒髒水的地方。

低着頭，穿過了街弄，便是一條不知名的浜。浜裏的水，像早已停止了流動，或者是前段後段已經填成了馬路和畦畦的菜圃了。也不知它經過了若干年代的曝曬與昇華？只贖下中間一流綠色的液體，和兩旁

深黑河底的；不斷地吐出像腐爛的死屍的氣息。使人觸感到昔日底魚蝦貝甲的靈魂的哀訴。

浜上架有一座古舊的橋樑。通過了橋，又是像上端那樣一條街弄。可是，走過了這條街弄，便會使你輕鬆舒適！你可以舉起頭來望一望遼闊的曠野，挺起胸來吸幾口新鮮的空氣；腳底下，也竟可以任意地踐踏着柔軟的阡陌泥路；決沒有車輛來和你碰頭，也沒有人來同你撞個滿懷，只要當心着溼泥的溜滑，以至躓跌；那麼你要大搖大擺起來，對靜穆的空曠，擺一

擺架子，發一發怨憤，也隨你的自由的。

這樣搖搖擺擺，踩着舊路影轉灣抹角；那一堆矮塌塌的，像春筍翻蓋在地上似的茅蓬，便會呈現在人們的眼前。

但這裏的房子是這樣沒規則！東一座，西一座；橫一座，豎一座的。自然更談不上什麼市政計劃；營造時，也只分租一點點地皮，兩三家合湊個三四十塊錢；買幾根竹，幾把草，叫個泥匠，自家帶帮忙，便落成一間或兩間的茅蓬了。

這大堆茅蓬裏，因着先後參差的建造，橫豎的錯踪；狹窄留的不少，轉灣也多得麻煩！如果生疏的客人走進去，沒有人帶他出來的話，便會東撞西碰的摸不出門來。想問，也沒有人好問。因為這兒的人，男的女的都得做工去。即使有做夜工的在家裏，但需鑽在破被窩中，求一歇休息，恢復他過度的疲勞，好爬

起來，晚上再得去做。

轉過了幾個灣，向西一拐，就是我自己的住宅了。門首有一塊破爛的木板，從門檻邊搭過小溝的，還有一張花班班的符咒貼在門上；這些便是特別的標記，此外更沒有便於記憶的門牌。當真，左前方還有一眼井；這井裏的水，雖然鹹得夠味，但這裏五六十家的人口，全靠它維持飲用過活。

進門去的左邊，是一架鑼竈；現在倒了半壁，一不當心，斷磚就會攪碰腳尖。右邊呢，是按着欄板牀；一架是我同爸爸的，一架是母親和弟妹三個人。現在一家五口，便靠弟妹兩人做工維持着。我只能輪到有臨時工時做點添湊。根本就找不着一個正規工作。牀的那頭，原來籬是籬的泥壁。前幾天又給颶風吹了！現在朝着天空，光亮亮的，好倒好！

只是下雨便真要命！白晝裏還可把破被頭和墳

鬆起來，讓它去。若在晚上下雨，便會潮不成覺啦！然而偶爾不小心，一濕透了被頭，再也沒第二條好調換，四五個坐在一團，打盹兒挨過夜，這風味，前天晚上，我纔領教過了。

要是下大雨，滿地便會變成水塘！這時唯一處置的辦法是拿爛刀，把地下挖個洞，用破碗呼它出去。

「劈！劈！」地浮它半天，浮在地面上的水，雖然呼乾了。但濕潤的濘泥腳踏去還是唧唧地發響。連晴幾日乾燥去一點，到下雨又是那樣。所以一年裏，不論又和雨，不論在家裏或上工去，我們總得穿起又破爛又濕臭的膠皮鞋！

這，就是我的住宅區和住宅，

小 文 章
參 差 集

侍桁著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發行

七十二峯齋隨筆

李象賢

如果說北平是灰的，那末青島應該是青的了。

聽說六哥又搬家，立刻覺得有點頭痛，終於惟燕寫信來說：「新屋子有涼台，地勢很高，可以看見小青島一帶的山光與海色，並且後面就是觀象山公園；至於還有什麼：「只是飲水不很方便」的話，那却不是我所注意的。

能夠再回到山裏來，那當然是一件令人神往的事，「山居」有一種纏綿盡緻的味兒，對於寫詩我不期然的想到一定有很大的幫助；雖些這次回來主要的目的是爲了看望麟，可是對於風景的誘惑，也是使人不

能忘懷的事。

在濃綠的山坳中，有一間灰白色的小樓，灰樓中的一角，有一間小屋子就成了我底臥室和起坐間，屋子是有兩扇門和兩面窗的，後窗裏可以看見高高地觀象台，各色各樣的樹，晨風中，有親切的陽光從窗口踱進來，這時候有許多山喜鵲在一疊聲的叫，有更多的乳燕，那小得幾乎使我不相信能飛的也在樹梢前掠來掠去，還有一些怪鳥在密枝裏「咕咕咕」的叫着；微風從後窗裏偷偷地爬進來，又從前窗輕輕地溜出去；眼光不期然地隨着它了。

前窗外，綠的樹頭和紅的屋頂，使我如置身於雲端，幽藍色深深的海中，飄着白羽般的飛蓬，這時青色的天空有白雲，青色的心中却没有詩可寫了。

我常常想到「山雨欲來風滿樓」那句詩是爲我面寫的；每當朝霧迷漫的時候，一種輕涼的風夾着霧絲

在每間屋裏串着，這時我有一顆像長風槎的心。

在朦朧的烟霞中，雨霧中，雲海裏……我陶醉在整箇詩的環境裏了，然而半個月過去了，翻看一詩稿，只有短短地十二首小詩，我不曉得爲什麼在詩情最濃厚的時候却寫不出詩來，常常空持着筆半天還是一張白紙，更有時稿紙寫了一大堆并沒有一句可用，我永不相信這時詩思已經枯澀了，可是也並不能否認爲了麟有點小小的緣故。

再過半月我又該回到那漠漠飛沙的北平了，那裏

有我親手種的花和樹；更有頭上熟悉的星子，和牆上用鉛筆寫着零碎的詩句也許還能到杭州去上學，假若這些都能如願的話，那在我一生中將不會成爲虛妄的事，至少我可以多寫詩，多畫，多雕刻。

然而我聞慣了，這裏的氣息，還有捨不得離開麟和山光海色，可是也沒有更好留戀的法子。

文藝綫

第二期要目

捐班文人與豢養文人 鄉下人……梅 林
……申去疾 款步……傅尙呆
專吃瘧疾鬼……龍 成 中國的煤油燈……洪啓華
閒話銀壇……冷眼等 文壇近訊
劇壇阿Q歪傳……維 我 編輯者言
文壇散步……巴山等

編輯：人輯編
發行：人平耳

總經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通訊處：
上海北四川路
○橫濱橋八
路轉交

物極篇

辛爾

上 絕

豐成舖面的櫃台內，懶懶的坐着赤露上身的老潘和守德，顯得焦灼困頓的額頭流着汗，鬚子偏斜，眼皮半垂；但忽然給自己防備打盹的戒心發覺，兩個都猛的像嚇了一跳，抬起頭來，吐出：

「嗯……」有點像嘆息。

可是，只互相望望，又各自垂下頭去。

舖面冷冷靜靜，午飯後一直沒有個顧客。

老潘是豐成二十多年的老夥計，他知道再坐下去，一定要打盹的，立起來伸伸懶腰，隨意的打開舖面

的錢櫃，用手向裏面一擦，搖搖頭。

守德亦振一振神氣，把目光向四面慢慢掃過，街前臉孔赤黑的洋車夫在火熱的太陽下喘息着。舖門邊小棧上，長生哥的手指頭抵着牙齒，頭俯伏着，瘦黑的身上，披着條破浴巾，肩上沾着些茶末，看去就知道今天他頂過箱茶的。才三十來歲；但鬍子多得像堆亂草，額角上面倒已脫了髮，焦黑的臉色，那條不是南洋綢的黑舊布袴反褶垂着，一個十足的老「番客」。

註：身稅字，譬如安南，華僑每人每年要繳三十多元的身稅字給當地政府，如不能繳者，只好終年藏在店內，因一出店外，給查到即捉去坐牢。

年青的守德好像有所感觸，微蹙着眉：

「長生哥，進去洗洗涼吧！」

「唔——」點點頭，又仍舊沉沉的坐着。

長生哥的腦筋像在燒。他每一起想起他滿腹的心事，便只好用手揸着自己的頭。

他老還是一個「浪幫」（註）客；而且，死路一條，這第二次的來番邦。五年是四年沒錢繳「身稅字」，只好整月整年關在店子內悶窒，這怎麼了得！

「長生哥，長生哥，不要氣壞了！」

什麼都使他受氣。但每當他用力揸着自己的頭或胸部時，夥計守德總是這樣喊叫着使他感到同情的慰

緒。然而，長生自今年起，他的頭腦顯然更壞了。

——我只有搥死我自己！他日夜探想求生的方法，但結果他又不得不搥着自己。

一切都使他難堪，絕望。

夥計們沒有看見他哭過，但前年的過年夜，悄悄的滴着淚，他在喚着他的老婆的小名：

「阿蘭，阿蘭，」她同着小孩住在家鄉。

註：「浪幫」，這是南洋特有的名詞，凡到南洋的華僑，得不到職業時暫歇在同鄉或親友的店內，沒有工資，幫幫店內的忙，吃飯混過日子，叫做「浪幫」客。

老潘低低問他，他大哭起來：

「老潘，老潘我完了，我完了！我一定苦死在番邦！」

那是因為他那一絲希望都斷絕了。

豐成茶莊原算是他的堂哥的外甥開的，當他第二次再來時，他總以為豐成一定可以容納他一位工作的，薪水多少倒不十分要緊，但不知道行情一年不如一年；而別家店更沒有一絲希望。

「這可要靠大爺做靠山了。」

豐成大爺沉鬱了好久，很難過似的。他說要不是行情冷淡到這地步，那是不消掛心的；但現在照現狀已維持不下去，再加夥計更做不到了。只好慢慢設法吧。

但商情一落千丈。跌下去便翻不起身來，他來的第一個過年，這素稱最繁盛的大市內便倒了大小將近一千間商店，大家都嚇得心驚肉跳。

店內總共九個夥計今年病死了一個，給辭退回去一個，長生滿以為這回是希望了，對店內的工作不息的拼命幫忙。但是直到三十下午，大爺還迫得像油鍋

上的蟲，坐立不安，親自乘汽車往鄉下收賬，直到八九點鐘才回來。他也跟着急得很難過。

「沒法，沒法，不是我刻薄，不然只好關門，大家沒得幹」，大爺說今年連福腰錢也無着。大家墜落在冰窖中，大爺又慢慢翻開賬簿：「唉，我比你們當夥計的更痛苦。」

於是，全體夥計減薪七折，還多辭退一位，大家要幹也好，不幹聽便。長生哥聽了像天地在打轉，渾身在燒，拖着酸軟的腿，悄悄倒下牀去，年夜飯都吃不下，還說什麼呢？再也沒有希望了！現成的都減薪辭退，而且看去店裏情形亦萬分困難，再加夥計是不會有的事了。

從此以後，長生哥無論做什麼事情，總沒勁，好像一個重病的人。也時常咳嗽，彷彿喉嚨裏有什麼東西塞住着，必得吐出來。

他簡直沒有一刻安心過，最使他焦急的是第一年的身稅字算是從萬分困苦中，硬向大爺和夥計及其他親友們設法借來應付的，人家亦都是像割肉似的借給的，已經在被迫傷中，更沒處找到那麼多的錢再繼續繳，一年，兩年，三年，四年，積下來，便壓得他窒息了！這是致命傷，等于坐阿牢。而且，還有以後的生活問題，家鄉裏那最令他惦念痛心的妻子。他就像個廢人，患病者，呻吟，輾轉在漆黑的牀上，束手待斃，掙扎不起來。什麼地方都是說沒行情，連店也關門，那裏還要用夥計呢？

近年長生哥更憔悴下去，沉默像老人一般坐下去就是老半天，捏着他那條破浴巾，鬍亦不鬚，目光亦懶得看人，他怕想及這慘絕的生活。不過，他却更焦心的追憶着故鄉那唯一的親人，妻和兒子，那他的心肝，可是他覺得他的心肝像有人在扯他，使他失

魂少魄。於是，他有時便想回去，有點懊悔這第二次的重來，悔不早點回去。怕什麼人家笑呢！縱餓死在家鄉，總比這慘死在番邦好些。家鄉，至少可以和妻兒一道，苦死也有點慰藉。可是，而今是太遲了，身稅字沒出，又沒路費，歸去也不得了！因此，痛念妻子的心是日益熱切，去年說妻是在當苦力挑担子過活，又有人，說他嫁了，這怎不使長生哥流淚呢！他就是站在死線上了！自己無顏寫信回去，妻的音訊也渺茫。他望着浩曠遙迢的天空，他迎着陣陣飄來的南洋的柔風，他只更傷心，憤怒，他有時竟羨慕綠綠的海水，他想跳下去；但是，站到西貢港岸去看看海水，都失了資格呵。

現在，他雖更像獅子，坐下去人家叫他，他都不大理，但那濃霧的額頭，顯出他的憂慮更深，深重得使他發瘋。而近日傳到許多關於家鄉的匪呀，劫呀，

妻呀，鄉人的走亡呀，種種驚人的訊息，使他更焦急着的妻子。憂恨自己的絕路。

他正正又突然立起來，用力把拳頭捶着自己的胸部，流下淚來，沒有聲，只聽見滾滾聲。守德又是：

「長生哥，長生哥不要氣壞了。」

大爺從庫房出來，滿臉的懊喪，但沒有發作，探頭。恰好舖前來了郵差，老板問他，今天是不是「正期」(註)到了？沒錯，郵差丟下兩封信，還說聲船到是中午，新客衙手續今天辦不完，新客們大約須在新客衙過夜。大爺老是那麼繃着眉頭，看看信封，折開了看，嘴角和眼皮不住抖動，噴了口長氣，把信丟在枱上，一肚子火氣：

「註：即是通常准期到岸的輪船，叫「正期」

「又是催命符！要滙錢就是上萬，救急！……」

然後睜睜眼睛，現着奇怪的神色：

「長生，信——」

長生嚇了一跳，接過信，腿子便酸軟軟。好像發了瘋，臉皮像青蛙的大肚皮，在顫漲，看了把信翻轉了幾下，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他的身上。突然，用手按住額，快要倒下去似的，挨近站着沉思的大爺，把信請大爺替他看清，他以為自己也許讀不了幾個字，看不大明白。大爺不耐煩的看了把信丟在地上：

「咳——」連連搖頭。

長生是在極力忍住酸軟得要灣下去的腳，把重而搖幌着的身子支持着。兩個拳頭在顫跳，看不出他目光是在看什麼東西。

「長生，你是昏了！你想你要死！你的老婆來了吃什麼？我都快逃了！這市面……！咳！咳……」

像拋下一顆炸彈長生抱頭倒下竹睡椅上。夥計的

臉色都十分難看。——這還得了，老婆要來吃土，要來尋死，自己都靠不住。

「你難道不明白？我的老婆都送回家去了！」

長生聽大爺這麼一說，翻起身來：

「誰知道那死娼要來死——」

長生真給迫得恨不能立刻把咽喉斷割。這更不得了，乾來出醜，來挨餓，來扯斷命根就是了！

大爺顧不得這些，險沉的眼睛一瞪，手指一屈，便像觸動了什麼心事，拾起自己的信，進庫房去。全店內靜悄悄的，只聽見長生不安的聲音。守德和老潘他們都在替他着急。大家在担着長生哥怎麼去應付。

長生全失了主意，這是迫他上絕路了。渾身只燒着難堪的急迫，痛苦，大粒汗不住迸出來。幾陣昏亂過後，殘存的理智又在鞭擊他，得想法子，可是，自

己像做了虧心事，難以見人，遲遲不敢把頭拾上。直挨度至再無法不掙起來時，才像懊喪的孩子爬起來；遍身的血還在跳，不曉曉怎樣安置自己，怎樣度過這不得了的難關。這麼一想，又仍陷在紛亂中。自己沒錢；又不能跳出店門，借債顯然是無從借；大爺不騙逐自己算萬分僥倖，再有什麼要求，看大爺這種整日月憂愁這衰落的生意，調轉不靈的情形，總是不成的吧。自己亦不能開口。

幸好反正得在新舊衙過夜，臨急關頭還在明天，長生哥便只管在迫亂中輾轉，還未把頭腦裂碎她。夥計們那默默偷看的眼色，更加迫切，大爺在爲生意事而坐立不安，倒似把長生這難關忘了。這使長生的心更跳得快噴出來。

對夥計們提起，都是搖頭，誰也方法幫助他，再沒人敢向大爺開口支薪。只有用着憐憫的嘆息聲陪

伴着他。一夜不會合眼，大清早，店內的空氣便那麼緊張，沒有方法，他只好用哭求來度這難關：

「大爺。我真沒命，大爺……」說都說不出。

「我自己更沒命，你真累死人！」大爺的手重重的拍着桌子，顯得十分冒火。

大家真有些怕長生哥會發瘋。夥計和大爺湊了入口紙的錢，叫守德替他到西貢去接他妻：

「看你接來了又怎樣！咳咳，我這店都靠不住了！」「大爺連連頓足，「咳，咳，我真管不了！」

等了大半天，長生的呼吸急得在喘。

店門口的車聲響。一會兒，全店內都在驚訝中。長生和長生嫂面對面駭人的呆住着。兩人互相遞着怪異的眼色，好像不胡識的可怕的人。

天阿！怎麼變成這樣子？他兩的心裏都這麼暗叫着。五年前是個潔潔淨淨的少婦，多清緻，現在黑瘦

，憔悴，枯萎，就像燒火炭的老婆子，全然兩樣。

「站着擺場是吧？」大爺看得生氣了。

長生嫂進後面去，長生目送着她的背影，淚直掉下來，一肚子怨憤悲酸湧上，猛的想起他最痛念的事。忙趕上喝叫：

「孩子呢——」聲調是分外悲痛。

長生嫂的肉念跳，腳顛顛的站住，聲音淒顛，不敢把頭抬上：

「孩……孩……」

長生趕上去像要打：

「咳，來累死——咳——孩子……」

「要孩子我怎麼能來？」迫得吃吃的說。

講沒多久，便乒乒乓乓的打起來，長生哥扯着長生嫂的頭髮，哭着，發狂的用拳頭敲着她，她雙手扶住頭髮拚命哭叫。

大爺喝着，給夥計拉開，長生還想撲上去：

「你是人？你這死娼把孩子賣了！」

「不賣，讓我母子活活一齊餓死？」

長生跳着，搥着自己的胸膛，哭着：

「你，你要我的命！你這死娼？」

長生嫂頭髮散亂，青白灰黑的枯乾的土似臉的孔，滾着許多淚。念着：

「你良心好，你這幾年……不來要死，來也死！」

你良心好！你……」長生嫂像做了一場惡夢。

長生給拉開，又倒下去大哭：

「追死我，追死我！」

後面長生嫂的滾泣聲應和着。老板敲着桌子，嘆

氣——咳咳！夥計們暗暗念着：

「還是賣兒子做路費的呵！苦……難怪，長生五

年一個銅板也沒寄……」

一直到晚飯長生嫂的滾泣聲還淒微的蓋着。他腦

內那個壯健溫和的壯年人，變成一隻落在陷阱的野獸。由今天這一肚子委曲，再想起五年來的孤苦磨折的生活，她的心像殘了的花瓣，片片碎落，她不敢想下去，只抱住漲落的胸膛嗚咽。

而長生哥又是沒心沒顏的只迷迷糊糊，更不好意思爬上來喫飯；——怎麼見人呢！

大爺忙亂的把飯喫了便出店門去，臨行還叫賬房結賬，明天去催收賬目，他那有心緒顧到長生的事！店夥們都用着失望的目光看他倆——這真是要尋死，這裏不是自家裏，看他，……

沉默的挨過了黃昏；夜，又慢慢地垂下。

長生嫂既無心喫飯，又沒梳洗。幸好老潘呀

守德，領他上三樓從前是大爺的奶奶住的那空房去暫睡；雖然骯髒，也只好馬馬虎虎。又同長生哥說：

「領她上三樓睡了，你亦太……」

長生沒做聲，他感到羞愧，痛苦，但總算有地方暫給她睡着，不由心頭輕鬆了些。

夜漸漸寂靜，氣憤痛恨昏迫稍為消散，可是却襲來無限淒涼悲絕的氣氛，使他心裏感到更難堪的痛楚，愈劇的刺着他。

已好久沒聽到妻的淺泣聲，偶然的想起，渾身不覺湧上恐怖的酸淚，使他難以挨度下去。他像又突然陷在一種比剛才和以前的深重的痛苦，更可怕的驚人的深淵去。這是因為他的腦筋漸漸清醒了，剛才的狂亂，是痛苦恨迫的發洩，倒是好受點。

在昏沉中，一張沒有掛帳子的床板上，覆着長生哥，兩手屈壓在胸膛下面，雙眼睛睜向着黯黑的角落

望，不時從眼角滴下淚珠，閃着凝呆而又顫抖着的失神的眼色。滿是繃痕的焦額頭，縮成一團。頭上像隱隱有誰在用尖刀刺着。緊咬着牙齒。

那真是太久遠的事情了，像是另外一個人間。

「長生哥你真是……」年青的一些同鄉的農民，逢到她總要這麼裝鬼臉，搖搖大姆指，那麼羨慕他：

「聽說你和她兩個青天白日裏都躲在房間裏呢！」

「瞎說，」長生這麼回答後，心裏禁不住要想起——她身體整齊，雖是農家女兒，粗布衣服總穿得適身，乾乾淨淨，肉色也豐嫩，人溫和聽話，又很乖巧，這倒是真的。哦，不錯，還有那張老是欲笑不笑的臉，實在也討人愛……

娘又是很喜歡她，家內全是他倆的小天地啦，那時長生的走路，簡直像在跳，背着那張父親遺留下來的老犁，飛也似的便跑，後面拉牛的妻乾急叫着緩點

，緩點，……長生停止回頭，哈哈的大笑。心裏說，我抱你呀……妻跟上了，兩個紅頰熱紅紅的，上面點着一些小汗珠，真活像小石榴或小白珠子，撅着紅嘴，唇對着長生微笑，便充滿着歡樂走進自家的田裏去。

田裏的工作做了一會，便停息一會，兩人坐在田埂上，長生吸着黃烟，她倒着茶喝，兩張密密脈脈而甜息的臉容，互相吸引着，南方的夏天的柔風，不息的吹過去，簡直是舒服透骨髓裏去。

而且，長生嫂倒又這麼聰明呢，談起時，她要這麼說：

「要是自己有田地就好了，不用穀子一担担挑到人家裏去還租，自家接不到一半……要是……那就……」

但母親可就不這麼想：

「不，阿蘭你不懂，怕什麼！長生這麼好，今年

才廿三，你也這麼年青，才十八，這麼和順，你們好好活下去，怕餓麼？……」回過頭去：「長生，是不是，媽的話對不對？」

長生哥滿愉快的笑了，母親和妻也都同着微笑。

長生想，有工力，肯做，我長生怕什麼？

不過，快樂的心神，把忍苦的痕迹掩着。長生家裏雖還勉強可過；但還欠些債，逢年情不大好又是要差，平時多半也少了點。買肥料等等的借款利息又怪重。一年年過去，看去長生仍是愉快的種着田地；可是窮困是時時要露出來，使長生不免私嘆氣。到了母親一死，一筆喪費又再壓上。

母親死後的第二年自己又生病，秋收很壞，長生對種田便也灰心，不要這麼重的租稅……倒還勉強可以種，想起妻的話，但是，這是空話。

而另一方面從番邦發財，和每月寄那麼二十三十

，至少也有十元八元的洋錢回來的，當然打動了長生年青人的心。他終在子一兩年的打算下，認定種田沒出息，於是賣了耕牛，決到南洋去謀生，有那麼多的同鄉到那兒去呢。肯喫苦，隨便什麼都幹，怕什麼？

長生回想到這些，他彷彿又喜又驚……他迷惘的，極力繼續追憶着。追憶的要捉住那個快掉下深淵裏去的影子——年青而可愛的甜密的影子。……

他所殘存的一絲不清楚的理智。在極力排開可怕的情景的回憶，於是，那近來他在給迫得無可奈何的境地裏，所常沉思着的事情，又佔領了他的腦內。

捏住那條破浴巾，又像要把她丟掉，嘴唇抖動着，似乎在同自己說話。心裏暗暗想：「回去吧！安安靜靜的家裏，兩個密密的坐着，喝碗稀飯也行，也心清……她那溫和，那仍舊是欲笑不笑的神情，那雙

白淨的手抱着已經會搖着小頭顱叫爸爸的小孩，對着自己挨近來。輕詆的說：叫爸爸，爸爸……

「哦，回去吧！回去吧！……蘭蘭……寶貝……」

哦回，去吧！再來幹嗎！……」

在這異地，縹緲茫茫，孤淒淒的，誰來理你？誰來安慰你呢！長生想想——就是死，有那想起心裏便充盈着甜密的妻陪伴着，死也瞑目……

爲什麼要離開她呢？她多麼好，世界上就只有她足以慰貼自己！其餘什麼都是冷酷的……

頓然，好像一張溫熱的胸膛貼着自己痛楚難堪的胸部。他幾乎驚叫起來，感到歡欣，但更感到悲痛！他的頭在搖幌，眼前昏黑。

北山宮面前那叢巨大濃蔭的大榕樹下，幽靜甜適的並肩坐着，她替長生拿着的包袱，緊緊抱在懷裏，眼睛包着淚。像滾着露珠的花蕊！顫聲地：

「長生！……這回去……」喉嚨裏咽淚似的。息了
一回：「長生哥，我死也等着你……哦……不，哦，長生，你不要擔心孩子，不要擔心我……自己要保持重，在外面。」

長生急去拉她的手，她的淚像下雨般滾下來流在他的手上：

「出外步步難，有病痛我又不能在你身邊，你自己別保重，……信，家信要寄……不要想念我母子……」

她，把頭伏在他手上，顫聲的：

「你知道，你身體沒從前好，這次回來還是帶病回來的……你，現在要去就只好去了，我怎樣說……只要你記住我這條心，我死也甘……」

現在，覆在床上呆住的長生，突然翻起身。雙手向前撲個空，嘴裏不住吐出：

「哦哦……」帶着淚聲。

他向黑暗的四週一望，向樓梯那面射着猛烈的目光，想一想，臉孔上像在燒的火！天，是我對不住她呀！她，她多好，多苦，多……我信她……

他急狂的，而胆怯的，悄悄爬上樓梯去，腳像千斤重。

那上面的長生嫂，她覺得自己是掉落在鬼域，地獄裏。同時，他又有點不相信，情景會變到這樣子，長生簡直成惡魔了。想到這，她就覺得像立在利刃下待斃，他狠命的捶着自己的胸膛，喘着急氣，懊悔她錯了主意，抱道這樣，不如子着孩子死抱在一道，也不至於到這地方來受辱，長生，竟這樣沒良心……心頭的苦怨，隨着奔湧的淚陣陣迸上來。

她痛心她爲長生，想得患了重病，爲他喫盡了苦

屏，替他養孩子又爲他割掉了我的心肝——我的孩子！總以爲只要等着見了他的面，至少得點親熱的安慰，倒也甘心，訴說心裏的苦楚給他知道，做鬼也吧！

「長生，長生！」日夜抱着兒低叫，竊老隨着叫聲滴下；但是淚流乾了，人苦得衰老了，精力和青春一齊爲他磨盡了，他却這樣。

明知道這次來是冒險；但不來夕有什麼辦法呢？還是當叫化子和孩子一齊餓死！

「哦，哦，……自己在做夢……」

「……總以爲長生是一樣的在想念她，……總以爲見到他可以抱着他痛哭一場，……但……」

長生嫂恐怖的張目狂掃着四週，人有些昏了，有點支持不住，不自禁伸出雙手啞聲叫：

「長生……」

恰好在這時，暗沉中一個陰影闖進去，長生哥。

像兩個瘋子，猛的抱在一起，慢慢倒下床去，四週死寂的，只聽見他倆的喘氣，痛哭的哀聲，不斷的抽搐着。

那倆個渾身跳動着的男女：緊緊抱住着不放。漸漸的，互相傳遞着暗暗同感的一種熱烈的情緒，好像兩種東西混合的熔在一起。回復了他們舊有情感，而更加痛愛，跳着盪互相哀苦羞愧的情緒。

抽搐聲漸漸低下去，他倆那兩雙枯瘦的手，慢慢的蠕動着，長生粗暴的手輕輕着撫妻的散亂的頭髮；但手一觸着這散亂的頭髮，他的心顫得幾乎裂開來，淚止不住又滴着妻的臉孔。妻的手，比長生還要枯縐的手，抓住長生突起的背骨，頭顱伏在長生的懷裏，遲緩的蠕動着，淚滴着長生冷熱交集的滿是骨頭的

胸膛。

真到不知是深夜的幾更了。

低低的聽到凄聲嗚咽的說話聲，起初有許多聽不清，像夢裏的呢喃，但漸漸漸漸可聽：

「你想我爲什麼要賣孩子？……不怕死活來找你，不這樣，……我和孩子不是餓死，便是流落，你便再見不到我；……我死也要跟着你，我死也要來……我知道你一定沒有忘了我……你，你以爲我狠心賣孩子……」

「你這回來後，一直沒點兒訊息……我怎過活？還有個孩子……家裏的東西賣光，我便忍住一切。和遠伯他們挑火炭上城裏賣，回來挑貨物換腳力錢，當苦力。你不是說過，那是頂苦的，越山過嶺，連走了兩日夜的山路！我又是一個女的，氣力不夠，又擔心家裏無人看管的孩子，那時孩子才三歲……你……」

悉悉索索的不安的聲音淒涼着。

「……直過了兩年，我不完了麼？慢慢的，家鄉又不平安，富人多搬到城裏去，番客又不見個鬼回來，種田人種不夠喫就亂起來了，沒事體做回來的番客又多，什麼生意都清淡，担挑也沒東西挑，後來又有公路，有貨車，遠伯他們都揀不到東西挑，我又只好抱着孩子在家裏哭叫你……」

「……後來只好回娘家找哥哥，……哥哥是好；但怎麼養得起我們母子呢？……他們都沒飯喫……你曉得？……你……後來大哥不見了……聽說，」說到這裏突然而止。

「……聽說，聽說怎麼？」長生聲音顫抖。

「有人說，看見過他和土匪在一處……」

「咳，媽的，當土匪……」突然地。

「你——咳——」難言地書調。

「咳——」淚又隨嘆息滴下……

……

「後來二哥給鄉里族長趕走了……後來，有人說我也靠不住：你想，我怎麼活下去！我又是個女人！」

潑泣聲又起，帶淚的聲音。長生嫂仰起頭：

「……你這次來了爲什麼？第一次來時有事情做！怎麼這次就沒……以前……」

這些話簡直是在扯斷長生哥的腸，他緊緊抱住妻，眼眶迸出大淚珠，妻在他的緊抱中也有所思的默默對着長生。長生的淚珠裏閃着許多影子。

「……以前……以前……爲什麼……」

「……以前，第一次，時候不同呀！……是呢，當第一次

快要回鄉時。便聽見說什麼市面經濟恐慌，但他決沒有想到會弄成這樣子可怕。

當他給老闆辭退時，他是以爲自己身體壞了，精力不夠，所以給人家不要。

他初到番邦，那是遠在十年前的事。那時滿肚子雄心，頭皮頂硬，渾身是勁。開始是在發盛茶莊學當印紙，包茶，幫背箱茶，氣力有，肯苦幹，店主很看重，至第一年便打十二元一月薪水，這更加起勁，拚命背箱茶，一背便兩件，是一百斤。背慣了，有時偶爾氣力不夠，只背一件，老闆便說：

「你氣力好啦，平常不是一次背兩件？」

那時候生意正熱鬧，就不好意思不勉強背兩件。沒曉得久了便出毛病，第三年背有點壓灣了，腰不時發酸。可是，每月領了二十塊，寄十元，或十二元回家，三塊多，「身稅字」，做衣服，零用，規規短短

，倒也安然過去！不過，想起久別的妻，自然心頭難過，但只好吞忍着。

到了第四年不對了，竟病起來，人瘦；也沒有氣力，醫生說是過度勞動的積傷發出來的毛病。雖然好了却大不如前，勉強工作下去，更是有點忍不住。老闆勸他不要幹了，爲了身體；但這怎麼行！又不是少爺，不幹便失業，還是咬着牙根做下去。終於在這年底得了重病，又吐血。那是多危險！後來老闆看着病勢不好，便送到公家醫院去。大家和自己總以爲一定死了，到了公家醫院還不是等于入屍室？自己是初次流淚了。那進醫院後冷清清地獨自呻吟流淚那情形，到現在都記得清楚。

倒又死不了；但病了兩月多，老闆已經把他的位子換了一位和自己從前那時強健的年青人。不過，還好，他勸我回鄉去息息，看看妻。還賞了二十元，和

未領的對折薪二十元，再給病時那三月的薪水，算是特別加恩。夥計們再每人送了二塊「順風」（註），湊上有了八十元，便勉強回鄉去。

這次倒還像樣，穿着套新黑綢衣服，兩隻箱子，也有番餅，洋雨傘，安南綢，到了家，妻雖然驚訝着丈夫瘦了多，老的多，但倒底歡歡喜喜，給人家叫番客。而且，歷年寄回家的錢，妻竟還貯蓄着五十塊。于是，便在家鄉住下去，隔年又生了男孩子，更是歡喜了。

但這長遠不是路道，家雖溫柔，却無法享這福，生活又在鞭擊着。再種田不行，當苦力更不是辦法。打算了許多，不能不又是流着淚背鄉離井的再到番那去求生。以爲自己身體當心着我替老闆工作，總可以過去。就沒有想到隔了兩年多，尋事情就像登天難

註：「送順風。」即是回鄉時友人送的儀禮。

「到處是生意關門，是失業！」

「爲什麼第二次便沒了事情做。……真是天曉得？」

他想着，痛楚的追問着。

長生嫂用手替他揩去滴下去的那麼大滴的淚珠，打斷了他的追思。

「咳！蘭……我上那裏去，上那裏求生！」

長生捧着他妻的頭失神的問：兩個恐怖的抱着，遍身顫跳。

忘記夜快完了：

「一次不如一次，現在……」

下海

天色還沒變白，長生哥已偷偷的，像小竊賊似的，踏着樓梯下來，心裏感受到無限的壓迫和不安，面

前是一片恐怖的氣氛。

喫早飯，他的心是卜卜的跳着，幾乎不敢上去，目光只是低垂，不敢逢着大爺。

大爺大清早便起來，彷彿迷迷失失的在店內打轉的走着，顯出特別難過。

大爺的稀飯剛拿上手，又放下來，對着寫賬的：

「唉——」呆住一會；「唉——」起張電稿，茶止付，……這裏那來的稅錢？三百件茶便要快一萬的稅！……上次的又要到期了，……急死人……」

目光又落在長生面前，突然把肚子的氣悶傾倒下來：

「長生，你怎麼打算？怎麼講？你老婆……？我店子……」

長生的臉孔急迫得如同糞土，手上的碗握不穩，頭在搖幌。大家把目光都集向他，使他覺得臉孔沒處

鑽進去。

「你自己惡良心說，你自己打算……」

這日子，長生真忍不住。白天，沒一刻不感受到刺迫；跑上去看看妻，更怕別人譏笑。

他拚命尋思，腦筋在發脹，在刺痛，仍舊是想不到方法，——唉，死命一條，三四年的，「身稅字」都沒出……跑出去使得坐牢……這世界……

過十多天，他像度了十多年，妻一見他那少魂失魄的樣子便流淚，眼睛已紅腫。

一天，大爺和寫賬的，收賬的，全出去，半夜才回來二人，都在頓足嘆氣，着急；

「大爺怎還不回來？……賬收不起怎辦？」

大爺終於回來了，滿臉脹着浮筋，一見兩個去收賬的，吃吃的問：

「怎麼，收多少？」

「唉，糟，糟，……大爺……」

「我，我問原太揭一千，利息三分，向『錫蘭』啦揭了三千，也是三分利，差差……」

兩個收賬的把收回的鈔票大洋一齊拿出：

「總共只有二千多……」

「咳——」大爺頓足，幾乎倒下去，「怎麼收不到……？」忽然，老潘忙的爬上來：

「大爺，香成少爺來過五六次……說不得了！」

「什麼？」大爺跳起來：「生命交關……」說着

像含着淚：「怎麼得了，少三千，……明天便到期……

……海關的錢緩不得一刻，少不了一文……而且，香成……」

豐成店內亂了一夜，夥計們都沒睡，長生哥也下樓來，渾身像有萬把箭頭在刺。

「清早便有人來報告，香成倒閉了。大爺登時倒……」

下來去呻吟着——哎……哎……因爲豐成的稅是合香成一道，自己無法單獨向海關「做期」所以只好附在香港，有時可以進退點；但香成倒了，香成所欠的幾萬元的稅，便要豐成負責。

大爺爬上來，顛顛倒倒；

「沒想到下場如此……」

他看到身邊的長生，他的腳幾乎要踢去；但却踢着地下：

「立刻倒閉了，你……咳！」搖搖頭。

大爺沉思了許久，帶着錢偷偷地逃了，臨行還瞞着夥計們：

「你們安靜的閉着店門，我出去想法子，就回來……」

第二天帶槍的人，來封閉店門了。
叫夥計們，收拾自己東西，等下查搜好便要趕

走。

首先，急急亂亂中，夥計們便向長生追債：

「我們自己也沒法……錢……不還麼？」

老潘討得冒火了：

「叫你老婆賣也要賣還我們！長生，你不要臉，

你借錢不還？你枉做人……」

簡直迫得長生發狂，他跳着，叫着：

「天，天，天老爺，我長生做過什麼壞事……」

幸好守德這小夥子倒很同情長生，拉着他：

「你還呆什麼？到了這地步，先把你的老婆找地方安頓了再講，你還呆什麼！……」

亂了好一會，恰好長生那個平常大家最瞧不起他的，在這郊外鄉下種菜的同鄉張園子，算是有一面之識，他正上市來，要順便進豐成買包茶葉帶回去。他是獨身漢，來了將近十年，臉孔就黑得活像土人，他

是給看爲下等番客。

守德年輕，倒臨事不慌，他看着將要發狂的長生哥的可憐的情形，和他的妻，他腦筋縮成一團，在尋思着，很快，他猛的拉着長生的手，還沒說出便又回頭對站着驚訝的張園子：

「張園子，等一等，我有話同你商量。」

恰好長生也正有所悟的樣子，忽然凝凝地，然後

張開口：

「唔——」

「長生哥，沒法，求求老張吧！你老婆暫寄託到他那地方，再想方法……也可以幫他種菜……」

長生心內紛亂得話說不出，只雙眼瞪住張園子和守德。而從後面拿着行李出來的老潘和另兩個夥計又討起錢來。

「快快！還不還！媽的，老婆賣得也要賣還呀！」

守德忙扯着臉色在急變，鼻孔喘着急氣的長生頓足叫：

「還呆什麼？咳，我真也管不了，快……」

於是，長生只好一面手搓着自己的，一面苦

喊：

「天！要我死！天要我死！我……」然後答應。

問張園子商量，張園子那陰沉的臉孔縐了一下，

經他倆的哀求，也就說聲：

「沒法，……」搖搖頭。但他想：是女人，倒勉強，媽的，沒地方給她睡，便只好兩個……

頓然，守德望着張園子和長生，又感到一種恐怖，這也不是辦法呀！他是單身漢……可是……便禁不住釘住長生：

「長生哥，可是……」

「守德哥，沒法，死只好讓她……守德哥，真感謝你不盡，你真好……」長生好像懂得守德的話意，可是他知道除此別無辦法可施，只好忍不住帶淚這麼說。

長生嫂給長生哥拉下來，她見到這情形，嚇得像受驚的小孩，緊緊釘住可怕的長生

張園子釘住長生嫂，長生嫂走近長生身邊：

「長生我跟你走……我不……我……你……」

「沒法呀！長生嫂！不然稅活不了。」守德說。

長生哥直挺挺的，眼珠遲呆的翻着，笑哭不得似的，看看他妻，心裏像有刀在割着。

紛亂的店內，不容他們多商量的。終於，長生嫂狂似的啣號大哭，不住叫着：

「長生，長生，……」跟着張園子踏出店門。

但剛跨上門檻，長生嫂又回過頭來：

「長生，長生，……」她重進來，忽掏出了一個小紙包，塞給長生。這是她唯一的私蓄，她媽媽遺留給她的，可以換約莫十元的金耳鉤

長生捏住她的手，臉孔痛楚的翻開去；

「……蘭……蘭……蘭……」說不出話。

守德頓是叫快呀！快走呀！她才拖着千斤重的脚步又踉張園子出去，對長生射着絕望中的掙扎的目

光：

「長生，不要忘掉……我……要快來接我……我

死也等着你，你，長生你怎辦：你，你怎辦……」

長生給守德拖進去，還聽見長生嫂的哀呀：

「長生，你怎辦！你……」

守德緊拉着長生：

「咳——你怎辦？」搖頭凝住。

長生在極力壓制痛楚難當的心情，他在打算怎樣活下去；但事實給他的回答是——「有力賣不出，這還叫我怎樣辦；除非當匪！忽然，他覺得錯了，感到羞恥，對剛才心頭泛上當匪這兩個字。

「我們走吧！沒法，只有走！」守德堅決的說。

長生在擦着他的額，想使她清醒一點。可是，走

那裏去呢？沒有身稅字；但終于是要走的。

他倉惶的跟守德要走。守德說：

「只有冒險到『田內』去找找看，有什麼路道？

我們總還有些同鄉在……只要你逃得過查身稅的。」

說了搖頭：「咳……」

正要走出店門，來搜查的人把守着店門，她要查查看，搜身透和：

註「內因」即華僑對小城市及鄉鎮之總稱

「拿『身稅字』來看！」他怕老板會假裝在內，

一看『身稅字』便明白。

這話簡直把長生驚倒嚇昏了，他的心頭落下一顆爆炸的巨彈——完了！我長生完了！

他失色的，幾乎想把眼皮閉下，立着待死。痛

苦的蛇一時把他的心咬碎了。他只絲微的感着他的裂碎的心在流血，在毀滅他的生命。

「哈……哈……」查身稅的人緊緊把長生抓住。

守德給查後推店出門檻去。他驚痛的望着像不頭似的長生。他的暗忖：兩條生命將完結了：可怕的人生呵！……

店門還沒封，長生先給押上牢監去關着：四年不會繳『身稅字』，不遵守皇家規矩的壞蛋呵！別的不說，堅硬的鞭子，是在長生哥那摧磨得枯瘦的內上

飛揚了。

誰亦沒知道長生哥如何下落，一入牢門，便不見天日了。而長生嫂呢？張園子當然會把長生坐牢的訊息告訴她。可是，長生嫂怎樣却無人提起。

只是，十多天後，他們同鄉問起了一種傳說：

「長生老婆不要臉，和張園子那個……」同鄉們都認為十分辱沒了他們鄉里的名譽。

然而，一個多月後，這市內傳說有個瘋女人，到處亂跑，哭着，笑着，口裏叫喊着：

「常省，常省……」和大堆瘋話。是唐山人。

再過一個月，港岸出口的元利船上，將要開行時，當地官衙押送一批送回唐山的番客，大都是沒有能力繳「身稅字」而捉去坐牢，然後就逐出境的華僑，一些可怕的囚徒，只一身蓬頭垢面，像個廢人，別的什麼也沒有，怪可憐的。送上來，都像貨物一樣塞進

骯髒的下艙裏。

最後，還押上一個女瘋子。船上客大家在圍看着瘋子。瘋子送來時是用鐵錐扣住手的。船開了用繩子綁在船尾，猴子似的。

海港水碧綠的，靜平無波，真是平靜如池水呵！南洋清朗朗的天空，老是飄着的輕飄飄的南風，掠過兩岸青青的原野。

輪船像長蛇似的，爬出灣灣曲曲的九十九灣，盪着，盪着，轉入深黑色的海洋去。

女瘋子，她仍舊穿着三個月前來時穿的那套黑色衣服，衫很長，是個鄉下女人的樣子。但衣衫是破了許多洞，露出青白，焦黑，枯瘦，和點綴些紅腫的傷痕，沒洞地方，盡塗上許多難聞，難看的髒東西。不知那個，把她的乳房上面的衣衫撕破兩個洞，露出兩隻像枯槁的黑紅葡萄。臉孔炭黑，間着些蒼白色，眉

老是纏着，牙齒却像怪物張咬着。頭髮散亂，把面部遮掩了一部份；但從她的姿勢看去，隱約可見她是一個很素樸莊重的影子；可是，現在，大家只把她當可怕的瘋子。

兩手給縛住了，但她拼命掙扎，要把手合手出來。她忽而大聲嚷：忽而默默望着浩渺無際的海，忽而驚叫起那聽不清的：

「常省，常省！」

她的慘痛的哀鳴，仍可從神經錯亂的瘋狂中噴射出來，使人看了心顫。

船到了七洲洋，風浪極大，風浪一個個的打着船壁，水波濺進船尾，瘋女便日夜給澆着冷水滴，使她的神色更萎靡得像重病的人。

在隔天的早上？風浪止湧得客人們嘔吐，瘋女却瀟脫了草繩？突然像鬼午般，兇猛的亂拳東西打人，

像是憤恨週遭的一切，而想毀滅牠似的。

正鬧得紛亂時，瘋女鬧着叫着，用盡所有的氣力高叫；

「常省！常省！」像深夜裏刺痛人心的慘呼！大約沒有人能料到女人有這麼大的聲音。

沒人敢近那瘋女的身邊，因為她手裏拿着了一支棍子。所以盡她慘呼：

「常省，常省！……」

忽然，這聲音刺痛了悶在艙底，憂鬱的躺着一個比瘋子稍為干淨點的囚徒，那便是給送回唐山的那批囚徒間的一個。他兇狼的爬上船面來。他的目光恰好接觸到瘋女的正面，那瘋女便忽然倒回頭，向船邊跑，掉了棍子，哈哈的大笑，笑聲刺人，大家正在驚駭，女瘋子突的舉起兩手像要拖什麼似的，同時高呼：

「常省，常省！」

便一躍投進船底的黑白交迭的波濤中。

從船底槍狼走上的那個，猛奔上前，像要去拖住跳下海的瘋女，但已來不及，撲了一個空，跌下去，嘴跌破了，流着血。他慘痛的哀叫一聲：

「蘭——」

這原來是長生哥。他給抓去坐了兩個月牢後，便給番人送回唐山，他想也吧。牢是坐過了，回去也好，但他痛心着他的妻，而想不出辦法來，因為他是沒自由，不，已幾年，已不知多久遠沒有自由了！

他沒想到這結果，他昏過去。

當他慢慢清醒來，爬下去仍舊躺在船底時，他雖然痛不欲生，但却漸漸沉定下來。他從這麼久的困迫的生活中體驗到，徒然悲痛，憤恨，是沒有用，四週是硬冰冷的鐵，你便只能有辦法拿出火，同鐵燒着，

使鐵條開來，破了洞，你才能衝過這難關。而這二月的沉靜靜的坐牢生活，教他更好默默靜下來想，氣恨對着緊緊關住的鐵門，堅壁，只有自己沉靜下去。那些冷冷的東西，他不會來理你的氣恨。於是，他學得了多少教訓，不活也得活！死麼？怎麼牢坐過了不死，現在又不死，總要活的，要活就必得忍住一切苦幹。

輪船在海中盪着，在巨大的波浪的衝擊中前進，他靜聽着這種似交戰的壯美的聲音，他的心在跳躍。他自己已莫名其妙的。只覺渾身酸痛漸漸在減輕，他像沉在新的一種難言的境界中。妻死去了，可痛心的死，一想起雖刺痛得他感到辛酸萬狀，但死去了，倒也像釋去了重負，緊壓在他心頭上的巨石，是突然去掉了，使他悲歡交集。

日夜的，船在風浪越加巨大中猛衝，破過一波又

一波的前進。長生捏住瘦的，酸的手臂，拳頭，沉在無盡的思索中，粗人有粗人的想法，他得想以後他將怎麼活下去。

在半夜裏，他計算起，船快過完七洲洋，汕島將到，他怎麼上岸呢？沒錢！他猛想起他妻給他的金耳鈎，他急用手在身邊摸；但立刻又悟到了，覺得有點好笑，自己這麼糊塗，金耳鈎早已給人家拿去了，當他給抓去坐牢時。他沉靜好一會，他約束自己說——該想辦法呀！我才三十多歲，得把人生幹一幹，好好活下去，吃盡苦頭，才更明白要好好幹着，活下去！他緊緊的苦思着。

無可奈何時，他睜着沉着的眼色，在黑暗中張望，四週的客人們正在熟睡在難堪的嘔吐疲倦中，再也管不到其他一切了。長生想，沒有辦法，只好暫時，只好……不然，就只好當叫化子去……並且必須乘這

風浪正大中下手；但他遲遲疑疑，他覺得最好避免不要做這事；然而，他籌想到快天光了，他眼痛腦筋，想不出辦法，他的心在跳，手足酸顫，呼吸急迫。

可是，最後長生是只好做。

天剛要亮，船上又在騷動。

長生遇到一位像個老世故的紳士的，一點不干休，一定要做他一個，才行。那還了得，險些兒把那小提箱子偷走，好幾百塊的洋錢就完了！這不是開玩笑的。他和船上的買辦是相識的；而據他自己說，長生非常可惡。非常大胆，看那樣子斷不是好傢伙，不凌治他一下，怎麼行呢！他亦頗有點氣力，他一手親自攔住長生的頸子。喝叫許多人拿繩子縛住他。

終於，和縛瘋女的船尾，相反的另一端的船頭上，又縛住一個男子漢，偷東西的。讓他吃吃風浪。吃他風浪到汕島再放他！那被偷的主人說：

「不給苦頭他吃吃那還成世界！……」

長生給捉到時心裏實在慌，但這時事已如此，他倒鎮定咬緊牙根。他聽那失主說這不是好東西，他的牙齒不覺咬得更緊。這點苦頭算什麼，吃吃點心吧！長生却這麼回答，在心裏。他沒有打理眼前那些譚笑鄙視的目光，他沉在思索中，顯得惡狠狠的。怕了又怎麼呢！還是不怕好。

「你看，你們看，這是好東西！縛他他都不怕呢？」

「長生想，給你們可憐也是吃苦……」

長生覺得反正沒法，總得……他沒有後悔。到油島便放他，那更不在乎，單槍匹馬，到處衝，怕他媽的。他更加安心的，把臉孔朝向依舊在洶湧衝擊的濃黑的海中去，他在看着偉壯猛烈的海濤的奔迸，而使他更加胆壯起來。

風浪一點也不退，而且加上了大雨。風雨雷鳴中，他給淋得冷涼涼，有些打顫，向前衝的船頭顯得更兇，他像鍋子上的魚在跳；但他忘記了這些痛苦。他給這種偉壯的海的波動劇盪的聲色所吸引，他朝着這浩曠無邊的海，憬懂着他的前途：

「媽的，怎樣活下去？這樣的。……」

黑壓壓的水遍漫大海；但向上沖擊奔迸的白色浪濤，在翻騰，在飛躍在奔馳，給壓下去，又衝上來，這樣不斷的在前奔……

船，前奔的船，在這不息奔騰的浪濤中像巨獸怒吼着向前走……

長生看着，有時不覺興奮，有時又不覺駭怕，頭很昏；但他在抑制自己；咬着牙根忍受。

客人們靜悄悄的都在躺着。看着，凌治着長生的人也疲倦了，統統下去，只剩長生一個人給縛着。海

上的天色漸暗，他轉回疲倦的頭，望着面前矗立的大
煙囪，一個人冷冷靜，又感到有些辛酸。

他爲了要突破難堪，他只好仍落在沉思中。

他極力在追想他的人生的一切……

突然，他腦海映進一幕使他興奮悲酸的情景：

「那是長生嫂，在低低的替他解釋：

「你不能這樣說，你想哥哥是壞人麼？人家說他

……是不是，還不能證實呢！」

長生嫂說了低頭，忽又仰起，用特異的眼光望着

長生：

「……不過，……他們說得多活呢！多神氣呢

！說哥哥很威武，兩手握著兩支匣子礮，同着一大隊

匪……哦……不，我不敢相信，他不會的吧！……他

不是壞人……他們瞎講……」

長生嫂說着，現出驚喜的神色……

長生凝住了，沉吟的自語——哦……他不是壞人
，他，兩支……他們瞎講……過一會，不覺吐出——
哦，匪！但說出後覺得羨慕而又羞愧似的。……」

……

風雨浪濤，正對準在前行的船襲擊，悲壯的聲色
浩浩盪盪的，船身搖得更兇，打斷長生的沉思，他猛
然醒過來，像做了場幻夢……但滿懷是充溢着悲壯
的氣調，像做了一個偉壯而夾點神秘的夢！他的妻
舅那雄武的姿態。在他的腦海裏搖晃。緊咬着牙根，
睜開雙眼，望着浩壯的，衝擊的，暗沉的，壯美的大
海面。……

編輯室談話

杜 衡
侍 衡
楊 邨
人

這一期的外稿，特別應該說的，如張一樸先生的創作稿。張先生是在本刊第二期「讀者園地」登過投稿人的私願一文的，從那文章看來，他是向文學投稿而被將稿件打入「禁地」的新進作家。不知道他投星火這篇創作稿，是不是就是從文學的「禁地」釋放出來的稿子。我們對於他這篇創作稿，認為技巧相當純熟，體材亦頗新穎，描寫兒童的心理很是活現；而且在思想上亦有他自己的立場；假如真是被文學編者打入「禁地」的稿子，那是文學編者根本因為并非名家的名作不看即打入「禁地」的緣故了。因了張先生這一篇創作，更使我們對於新進作家的同情。

本期創作又刊三位新名字的新進作家的作品，張一樸先生的稿已如上述不用再介紹；郭良夫先生的加克；定描寫兒童的天真藉以表現反宗教的一篇新題材作品；林寒流先生的騎士長是描寫白俄貴族在上海流落以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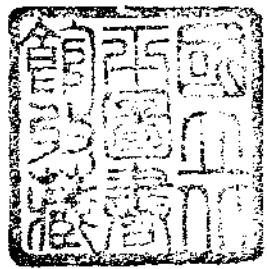
可笑行爲，這一篇作品都帶有幽默的諷刺的意味，與本刊以前所登諸作家的作風另有不同。

耶草的相對論，內容可以說與馬店有密切的關係，馬店表現着士兵因老家的變化而變化的，這相對論就是表現着士兵的老家爲什麼要變化的情況。他在這相對論中，又表現着父子的思想的對立，但環境是使兒子勝利了。辛爾的極物篇的取材已不是牢獄，而是南洋的經濟破產，華僑的惡劣際遇，筆調亦已由單線條作風，變爲細膩完美的描寫。希萬的長者老叔以緊密的結構，精細的描寫，表現着一個伶仃的老人暮境的淒涼，技巧是頗爲純熟了的。

李象賢先生初以詩篇投寄本刊，後又寫隨筆，看了本刊第三期黎錦明先生沒有的什麼天才以後又以天才的有無問題送來，而且賜木刻漫畫等，對於本刊極爲熱心，我們十分心感；本期先發表他的七十二峯齋隨筆與詩篇（外四首）。

本期詩選全爲外稿，以後亦儘力多選外稿刊載；但應聲明者，詩篇的投來實在太多了，本刊篇幅有限，先登緩登以及登多登少都請原諒。

「論言」一欄亦屬歡迎投稿者，但讀者似乎誤會了，以爲星火的「論言」是與別的雜誌一樣屬於社論的，特爲聲明，歡迎投稿。



本刊徵稿規約

一 本刊內容大概分(1)文藝短論(即論評) (2)創作小說(3)詩歌,散文,小品(4)劇本(5)論文(6)翻譯,介紹諸欄,除第六項暫時不徵外稿外,其餘各欄均歡迎投稿。來稿最好在稿端註明性質,投寄稿件請即在稿末填註姓名及通訊處,切勿另紙繕寫,以免遺失。至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二 投寄稿件均請自留底本,倘非附有郵票,如不登載,恕不寄還。

三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其著作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刊得有編選入本社刊行書籍之優先權。

四 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如不願增刪者,希先聲明。

五 投寄稿件,請貼足郵資。如有欠資等情,以致退回,來稿本社不負責任。

六 來稿請寄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八一〇號星火文藝社編輯部。

本刊廣告價目

| 等級 | 地位 | 全 | 面 | 半 | 面 |
|----|----------|-----|---|------|---|
| 特等 | 底封面外 | 六十元 | | 四十元 | |
| 優等 | 封面內及底封面內 | 五十元 | | 三十元 | |
| 頭等 | 正文前後 | 四十元 | | 二十五元 |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彩色或色紙者,價目另議。長期刊登,折扣從豐。

本刊執行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字第一九八三號



文藝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八一〇號

星火文藝社

上海福州路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崑崙路六十四號

均益聯合印刷公司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編輯及發行者

代理總發行者

印刷者

本刊定價

| 訂購辦法 | 冊數 | | 價格 | | 郵費 |
|------|-------|------|-------|----|----|
| | 國內及日本 | 香港澳門 | 國內及日本 | 國外 | |
| 零售 | 一 | 二 | 二角 | 二角 | |
| 預定半年 | 六 | 六 | 一元 | 一元 | |
| 預定全年 | 十二 | 十二 | 二元 | 二元 | |

本刊每月二十日出版,歡迎直接預定,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但以一分者為限。

本刊向國民政府內政部呈請登記
 註冊商標在案特此聲明

華生風扇

老牌國貨

標商冊註

永熱不費極保十年修理免費

上海華生電器廠事務所福建路五
 一七一號 電話九七五〇

1 Cents